宋賢范石湖先生原本

吳郡志

後學汪虞輯校修

吳郡志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甲卓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葢益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

汲古閣

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寘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俶譌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没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間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譣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

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顧滕歲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爲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甚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覩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趙汝談序

吳郡志門類總目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風俗　城郭
學校　營寨　官宇
倉庫　場務附　坊市　古蹟
封爵　牧守　題名
官吏　祠廟　園亭
山　虎丘　橋梁
川　水利　人物　烈女附

進士題名 武舉題名 土物 宮觀
府郭寺 郭外寺 縣記
塚墓 仙事 浮屠
方技 奇事 異聞
攷證 雜詠 雜志

吳郡志目錄
吳郡范 成大 撰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　場務附　坊市
第七卷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丘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 烈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 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攷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志
校勘進士何漳府學學論劉 九思
校勘廸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李 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汪 泰亨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李 宏
吳郡志目錄 終

吳郡 范 成大 撰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大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爲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即封其後爲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

汲古閣 毛氏正本

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譙周云又名諸樊遏）伐楚爲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側界反）立餘祭卒弟餘昧（莫葛反）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爲闔廬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檇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群臣祖於浙江上勾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三年也勾踐卒傳六世至王無疆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

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爲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鄣

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一本作周喜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爲會稽郡會稽還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爲是年歲在巳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又割吳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

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爲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爲名大業六年復爲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爲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鉞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楊行密將臺濛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昇蘇州爲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爲

秀州　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爲平江軍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國志吳越備史及舊圖經等參修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爲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墜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墜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

丑初起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大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七百八半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之流殷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洎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舊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二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爲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

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甚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纊爲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爲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攷孫覿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掃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土貢攷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鞾大小香杭柑橘藕鰡皮魰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偏巾蛇床子圖經及九域志圖敘唐貢絲

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
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鰛魚
條鮆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卽鰛皮鮆腊
春子疑卽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
絲絹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皁布柑子
橘子菱角三書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攷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蔴柑橘
鹹酸果子海味鱑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
戶部薰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皇祐
勑罷花蓆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
逐年進奉土産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
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床子各十斤蓆二
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
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一 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二

吳郡 范成大 撰

風俗

吳之土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餧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竝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鬭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

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竝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隋志華

誼論云吳有發劒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劒輕死又六朝時多鬬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　本朝文教漸摩之久如五月鬬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尚禮淳厖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闔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竝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謳謳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

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興運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佯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爲此歌樂府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唐會要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當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紵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古今樂錄

吳歈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

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鏡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墜鑱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撥撥猶塊也起其撥者鑱也覆其撥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撥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其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墜鑱背有二乳係于墜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貤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

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楔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敕果切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墜鑱二尺策減墜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墾去芟者焉爬而有礰呼格礫宅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礰礫皆有齒磟碡礪孤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卽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違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牲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

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夫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爲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罾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罣（側交反）圓而縱捨曰罩挾而昇降曰罔（女滅切）緡而竿者摠謂之

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筍（音卑）編而沈之曰箄（音冊）尋而卓之曰措（音予）也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根（以薄板置瓦器上擊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鯉魚三百六十歲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龜也）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讀是也）錯薪於水中曰籔（音參）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

者曰網曰罩曰罛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桹曰滬曰籗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笭箵（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爲一斗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漉車螯（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巖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石林避暑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弼曰害我者諸傖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戲云僕雖吳人幾作傖鬼蓋輕易之詞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歲首卽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弔紛然議姻親覘婚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

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糰春蟹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遊虎丘靈巖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饉七夕有乞巧會

令兒女輩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菜黃嘗新酒食栗粽花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舂一歲糧藏之土瓦龕中經歲不蛀壞謂之冬舂米十六日婦女祭厠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儺田間

燃高炬名照田蚕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蓍术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餳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蓋彭鑫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略也

吳語謂來爲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弃田復來皆音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釐音耶吳謂罷必綴一休字曰罷休

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蓋亦古有此語

慶曆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敘敘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閭丘

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人合七百四十

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迺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動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映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于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冲襟爽激淑質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竝道韻虛曠內德淳耀或中臺耆彥或四方膚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修里閈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頌頌德天錫難老貌若遼鶴言爲龜鑑於時羽觴屢酬雅章迭作敘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徽薰如大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

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敝倦游
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傳屬爲序引嗚呼樂
道人善君子有之顧敝
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淳祐巳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

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
說參持志諭存心節性吳門顏岩世光應天滕
長服膺學諭養正天台周公明元德養正吳門孔燁明
嘉景初觀化學諭吳門盛文韶景聲率履吳門詹次駸平
仲持志吳門滕照德明養正會稽揚珍庭玉允蹈三
衢滕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邃囷仲誠意吳門張
經德常節性過存心服膺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果行吳
門錢振祖季玉篤言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立愛過懷
德三山趙綰夫景揚宗學懷德學錄吳門趙震亨子
東果行過時中吳門朱杲晦叔務本興化陳壽翁仁
父篤信過果行學諭三山陳夢圓宗震務本嚴陵諸葛
克念師聖循理三山陳桂巖省持志三山林應炎
光遠習是吳門陳伯章煥文誠意吳門呂直之道
夫持志三山陳龍炎剛伯誠意毗陵李煓子明存心
吳門范爽邦景哲守約三山鄭宏洪甫率履吳門

干天麟仁仲（習是）合陽侯爟季立（持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立禮）吳門陳由之子是（誠意）吳門趙時璠德玉（明賢懷德）過通川高仁洽君澤（立禮）吳門張應高仰之（貫通）天台范應時鰊甫（習是）金華范士表仲端（服膺）南劒陳洧有之（率履）臨安章昌朝文叔（經德）三山陳鉞伯堅（養正）通川陸應霆伯聲（服膺）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讌于郡之春雨堂有執爵而祝者三始酌曰侯自製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無負豐芭於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廬之舊習歡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見志庶幾乎○（又春雨堂即事詩）曰十年隨牒訪三高不覺星上鬢毛尚憶蘆鹽形夜夢聊因椒柏薦春醪文明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曹總是虞庠舊培植致君當不愧夔皐

吳郡志卷二　終

凰隴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三

吳郡范成大撰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

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卽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

制東面婁匠二門西面閶胥二門南面盤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遷東有鑄劒殘水西有舞鶴故壘榮具區

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悲億恨況復荆棘蕭森叢羅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薰唯聞秋蟬冬蝶水魅晨定山鬼夜驚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杜牧吳城詩）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姓女逐誰回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閶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望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　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

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繼詩）耕夫占

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韋應物）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白居易）閶門四壁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閶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舫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姓宮水故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蘇舜欽）年華苒苒催人去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直又謂之暨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禦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禦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微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傍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皮日休詩）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裹當時醒酒鯖（陸龜蒙）細槳輕撏下白蘋故城花榭綠陰新豈無今日逃名士試問南塘著履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榮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注）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迕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攷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劒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葑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爲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嘗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赤門栗門魴鮒門葑赤已見上魴鮒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
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
傳江西地里新法出於舜申　紹興間自
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
爲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
乾亥山爲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
高爲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
纍如群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
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秖自城中
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
疑乾爲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
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
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
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
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
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
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爲大郡
國今爲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

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泒常自閶
盤二門入卽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
出卽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
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
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
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
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
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
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尚由閶盤二門委曲

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
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
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
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者比承平時
寖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
能存數百千年未之有也按地里法生旺二
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
安强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
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

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貪狼王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爲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襲府圖之誤以蛇門爲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説爲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清蹕暫

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啓閉舊矣昔年葢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門陸衢葢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能遠迹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説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爲請度卽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户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彦古起復爲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彦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彦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吳郡志卷三 終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四

吳郡 范成大 撰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吳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曄繪雨廡像創謹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宗造直廬淳熙二

年韓彥古朔采芹印高二亭十六年趙彥操

建　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從玉從爰朱長文也（朱長文記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爲先務內則王世子群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爲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爲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爲之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所以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爲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爲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罔兔而不忘敬敦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因舊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濶而不用習大亂汔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鑾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爲大夫文翁者爲守吏皆尚儒術迺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爲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

典六學寖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廋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　神宗受命遑亂興治乘輿常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竝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祔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　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　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之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

邦執未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囘乃割其舆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繇景祐訖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陊褊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

以廣齋廬屢諗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時使者節過鄉上冢迺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而齋室不芘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爲請有詔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琨迺官治役度用賦工會汪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不哉築填汗立基如講之素益以闢賦之材助以亡命之卒嬴嫩瘝舊朔新累工逾萬葺歲而告成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庵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爲屋摠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庵廚湢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

也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曰此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而隱沒者爲之括而實之傚於市而已壞者爲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飼所以敎也且吳爲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敎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蹤科等哉必也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立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爲哉君子爲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敎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暮月吏民威其

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閤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　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牙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圯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養高堂遂庶環闕群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就居是堂勿尸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賚丕平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時釋奠蒞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橅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於荊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於齋廬已則置不問始爲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爲不肖俾再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敎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庳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輒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逾千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功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於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縱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理緝廚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側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就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縱廣屋起夏六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八楹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窯桷圬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鄉史西鄉子集東鄉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畎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

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
鄉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絃誦
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
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
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
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思道
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
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
宜刊樂石庶
幾永永無
忽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
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
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政欲
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爲郡庠壯觀焉洪邁
記若

稽古
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
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
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
棁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頴心不舍食息淵妙
沈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高
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羲獻
諸庾固已望洋斂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
臺輿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
幾書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肆筆而成翥
鳳翔鸞震盪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
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徧以石本侈
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若[illegible]萬世
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爲旦莫之遇
況乎親見帝王以爲之師恩斯勤斯士宜如
何報也安奉當在類宮蘇爲吳盛府故有六
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曉
始改建學室宇宏備奔雄它邦閣獨未克立
而庋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蘚火

之敬弗答弗涓揆於祇瞻殊甚不稱寥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意然畫不堅定會其凡輒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爲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彦操至平易中和敏絜莅業用善教得民蘇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問塗者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爲先務樸遬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尚安以敎化勸功爲哉彦操纔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邈郛邈郛如仙晨道院於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卽舊址度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願市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貪錢二十之一毫氂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疑立如植彦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臣恭惟西箱清穆敞閑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先追孝方勤宙煥章建官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彦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息匱輔藩首能邈尊親上然後興學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詩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爲畿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爛其天光照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方國是儲岩嶢干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彦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寔主張是時節來朝敬于萬禩

補注

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

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修學記潛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有田爲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聞于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爲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學宮日頹月圮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楠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眡繼金粟財益行用不匱仆興僵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爲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遊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未備迺別敞一齋曰小學 ■ 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粤已丑秋七月既功於是吳學益奐然甲東南矣夫物固於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詰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爲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爲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辯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
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

復田記

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爲宮又擇沃壤爲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連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爲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爲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爲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畝又歸其閒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迺竝祠三公于學而請記于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卽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翠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

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貢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爲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

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梁肅崑山縣學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釐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聲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於設教嚮其末不墜其本易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荆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爲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大曆九年月日梁肅撰

王禹偁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爲一時也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爲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爲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謂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爲典謨形乎簡册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爲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爲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爲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卽眞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替月而治以爲人者敎之本儒者敎之先苟非師嚴而道

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爲蓁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悦隨群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楬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巧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器洗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悦禮無違者道不虚行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俾幸忝德鄰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張九成崑山縣重修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所聞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暇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太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

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

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以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爲博物洽聞締章繢句高自標致視四海爲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腶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嘉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

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于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乃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幾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于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于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媕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陽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熹記

吳郡志卷四 終

汲古閣 毛氏正本

鳳儀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五

吳郡范成大撰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省劄平江李知府申壽朋猥以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十人而已壽朋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爲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竝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爲可用之兵壽朋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共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併令閱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誤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壽朋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以一歲計之爲數約十萬餘緡竝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朝廷併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爲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訓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横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開江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曆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

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開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没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 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潚辭兩潚擬斟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塡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與中興小曆合今存者百不一二〔補注〕假疑至一貫賭妹者雧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省劄〕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汪應辰劄子奏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繼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爲良便乞

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
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
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
委常熟縣丞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
逐寨地間今據所差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
差到將官等遷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竝
係人戶居止八十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
積年墳葬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
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竝係膏
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踐及種
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
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
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
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
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爲便臣以上件
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利害如此切以水
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托海道其許浦去
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
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徙使一一方百姓麻
麥秧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
特降
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
奉
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
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
五月
元額管官兵一萬二阡分爲四軍八
將六
十二隊於內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
乾道七年十月奉
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
人爲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一
千人
奉
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友
奏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仗刺充勝捷均撥
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
聖旨發到福州寄
招梢可水手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
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吐渾請給嘉泰四
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
聖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
全分劾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船百隻

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　聖旨竝依嘉定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梢矴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吐渾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爲額顧逕水軍省劄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英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濶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顧逕最是緊要葢緣坐落楊子大江末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窖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埭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逕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況海湖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窖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爲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小專一駐劄顧逕防托海道如或上流江面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幾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補注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差統兵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寺西按中興小曆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毀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葢牧馬屋詔所費竝

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年春正月令

平江府改造瓦屋上諭宰執據間架支錢

付逐軍自葢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補注）

吳郡志卷五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官宇

吳都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燼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館之類皆中興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攷故事併異時名額識之以備攷古

譙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

汲古閣 毛氏正本

擢成之二十年郡守徐兢篆平江府額然止能立正門之樓兩傍挾樓至今未復遺基歸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爲記敘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名晉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

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

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差雄（蔣堂）

重修大廳記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

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便閣煩鞅沉迷其於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年祀寖遠棟將撓焉予昔兩綰蘇印班錄餘閒每浚池隍縱蓺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追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之遺縱蓺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憮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雲樓城下甚廣袤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基正在郡圃之西其前隙地今爲教場俗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之地郡治舊有齊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西二亭北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齋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東樓唐有之今廢（獨孤及重陽陪李蘇州東樓宴詩）是菊花開日當君

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解留
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秫奉萬年詶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旣曰初陽宜古東城今
廢（皮日休）登初陽樓（危樓新製號初陽白）
粉青蕤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舸艦下碁
曾覺睡鴛鴦投鈎列坐圍華燭格簫分明
古靚粧莫怪重登頻有恨二年曾侍舊吳
王（陸龜蒙）遠窻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
畫筵日暖煙花曾撲地氣和星象却歸天
閒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無
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漣（艦作艦疑）

東亭唐有之今更它名（白居易）温温土爐火
耿耿紗籠燭獨抱一
張琴夜入東齋宿窻聲度殘漏簾影浮初
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
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
侯芜溝白草遶墻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

常幽
獨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白居易詩）（常愛
私塵事不能侵芜閒作伴無如鶴與老相
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
爲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有修行功用深
（又題西亭）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
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方歲晚復嗟塵
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濺容
與橋柳高扶疎烟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藻
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
屋羅蜘蛛直廊桓曲房窻窅深且虛脩竹
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
笙竽荒淫卽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
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

西園今以作教場（白居易立園誰共上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惠死莊杜口鍾殳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今日鈴齋一欹枕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軒在郡宅之後（梅摯北軒欹枕苦無勤瘁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檜葢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

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

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蔣堂北池賦并序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即其池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詫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安道爲邑昆山亦留風仆傳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涉一紀予復佩蘇

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澤國秀壤句吳
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
曉漲浮光畫渟幹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
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
人一去擱三年魂春草羅生賦詠幾廢消
縈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
與景會神將喜并是時霽色疎淨羣動紛
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象
盈魚在藻以性遂龜游蓮而體輕禽巢枝
孕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垣疊蘇以衣
青新蒲鏘鏘挺水心之劒綠竹整整矗羽
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
操冰霜薦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
獨行吁可異也噫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
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

岸野幘踞風亭觴賓友奏竽笙或獨繭靜
釣或扁舟醉乘惟蕪有漿用以析朝酲惟
菊有華可以制頹齡而況庭無留事身若
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平粹於心靈姑徜
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皮日休木蘭後
池重臺蓮花〕欹紅嫋嫋力難任每葉頭邊
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
心〔浮萍〕嫩似金脂颺似煙多情渾欲擁紅
蓮明朝擬附南風便寄與湘妃作翠鈿〔白
蓮〕但恐醍醐難並潔祇應薝蔔可齊香半
垂金粉知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陸龜蒙
和重臺蓮〕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
難過風情爲與吳王近紅蘭常教一倍多
〔浮萍〕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罰成
不用臨池重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白蓮〕
素藕多蒙別艷欺此花眞合在瑤池還應
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皮日休重
題後池〕細雨闌珊眼鷺覺鈿波悠漾竝鴛

賞處野步岸東西池上有時釣間忘侍從
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映魴魚尾
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蓁池
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
月和燈席客詠持蟹女娼歌采菱醉來忘
萬事風靜水波澄池上有鷁鶴來從淮水
壖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峭翹霜月
翎疎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池
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
兔罝驚遙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
靈囿可使
遂微生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濟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

〔楊備〕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葢搖風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

嬌適來會得荊王意稱爲蓮莖重折疊〔陸龜蒙〕曉煙清露暗相和浴鳧浮鷗意趣多却是陳王詞賦錯枉將心事託微波〔蔣堂〕和梅擊北池十詠池上有虛閣翬簷迅若翔百壺多盛集四坐仰惟良蘇印文綦綠蓮衣桂楫香何由陪嘯詠敷衽納微涼池上有奇檜青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殖時亦欠清吟夕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遇眞賞風什播瑤音池上有孤島影搖波底天蓬壺欣髣髴仙客得留連岸草覩丹轂灘蘆隰畫船羨君休澣日寄傲一罇前池上有修竹遙聞手自栽幾因風韻響時感隼旟來粉籜經梅脫虬根遇石回嬋娟綠陰下小宴爲誰開池上有垂柳煙籠濯濯枝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歎羈離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弁誰同插香牋手自題遙思清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滋重建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坻郡守蔣粲建飛白書其額西有檜郡守洪遵訪故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不存淳熙六年郡守司馬伋以亭名犯曾祖及祖諱暫以木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彊執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二年郡守陳經所刻　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閣上今不復存范仲淹木蘭堂上列歌

鍾多憇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柏蝶欹鵝蠊䎬（楊備）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及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以識嘉祥（范成大雙瑞堂記）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爲政之再閱月也長洲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歧已堅栗可刈歧間復出新苗玉枝青葱且秀且實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拔瑞圖麥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稊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芙蔕異花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産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祲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直瞬息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杜後患文繩郡縣弗虔官吏桼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祕書就牧此邦吳人憺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爲余言曏吾以衣繡持斧爲藏知飭法鋤姦而已令爲郡守號稱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惸鰥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願用況於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

神者其知之矣閱時亡幾而叶氣薰翔被于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曩之勸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醻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匝宴汗邪無不滿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璨立自書扁牓淳熙五年郡守單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更今名自書扁牓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仲并撰三賢堂記）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繼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

次復焉
欲興三賢堂
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
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自
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
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
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垂三十年邦人
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
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傜
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
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
于堂南向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
其爲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
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
當處一焉廼獨不爲立傳亦史冊之遺恨
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
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
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
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
遊宴爲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
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
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
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饒
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
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
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其生大曆壬
子歲眞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
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
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大和
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
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
南猶以詩爲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
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
俱爲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
民幸矣迺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
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
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
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

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曉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扃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脩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爲之贊敘公令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蓋知公之心眞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　廣平程紹祖書

范成大撰思賢堂記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燼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蓋以唐王常侍　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　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鰲背負而涌以出也暝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釃通堧蕪滌涂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藹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爲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寂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弦者不知幾也文爲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正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爲無窮之思此堂之所

爲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爲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迹其惠來昭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歲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願詵斯堂以奉鄰邦以爲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庠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爲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舊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范成大瞻儀堂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爲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粤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寔繁井邑如雲煙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言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

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儐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就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十二千石不以畀之數去名德士若已至大官者以畀之數年長老猶以爲記至臧去繪像畏愛之百年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爲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廟像頌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以寄舊風土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爲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府相輝凜凜多顯如者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媺舊矣洪公葢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紀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候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爲動無留行姦人幸騷搖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閉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有軍典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嬰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春容頤指不斂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容心醉叵測相率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爲功若此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

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肯以行能益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事郎范成大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晛重建兩挾循城爲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庳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宓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唐白居易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潦倒官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閙半長安插霧峰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外北面半日凭欄干〔又和公權登齊雲樓〕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樂今逢四海清〔九日宴集〕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穗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

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曰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灩灩菡萏葉舞鬢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閭碁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鏤十里一片青菰菰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占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棨戟署有章盛時儻來合慙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眞實非虛狂五句已過不爲天七十爲期益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章憲登齊雲〕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窗雲細薄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爲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喚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爲最〔白居易西樓雪〕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麵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縞素萬竇飐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謹城上夜〔宴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徒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劉禹錫登西樓

見樂天題詩湖上牧宿雨城中無晝塵樓
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
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玩月〕半
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
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輝猶
可翫移宴上西樓〔楊脩觀風樓觀風危堞
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
沸卷簾晴黛遠山低〔范仲淹觀風樓〕高壓
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
家聲碧寺煙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
白滿目見詩情〔章造西樓懷感〕高花古柳
傍城闉游目江城欠第新百感中來倚惆
悵滿城煙雨滿城春〔耿元鼎〕西樓一曲舊
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
闌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
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
晚爲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
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臨池紹熙三年遷太
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
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益取韋應物逍遙池
閣涼之句此閣舊觀復堂也逍遙額郡守
蔣璨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
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凝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仁宗皇帝賜陳經御書飛白端敏寶文閣佛字石刻及奬諭陳經敕賜丁謂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紹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書額

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渚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

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二十一年郡守徐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酴釄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且書其榜

頒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晫建知信州吳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介菴慶曆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解多失其舊也（介菴銘并序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騈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通其塞而菴之惜乎子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履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眞契鳴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霈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從享小從建介菴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菴亦廢廳西有琵琶泉小丘嵌巖曰西施洞皆傳爲往跡泉清冽可釀酒淳熙十一年通判魏仲恭葺洞門作捧心亭今更名舞雪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竝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鈐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鈐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鈐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初錢氏國除田重稅尚仍舊畝稅三斗太宗命王贊爲轉運使來均雜稅贊悉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市樓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閶門裏開禧三年拗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補注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
專儲年計竝存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竝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爲一
故名曰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景德寺東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閶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拗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密建雄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拘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 東憩橋巷 通闌坊 金母橋西

繡錦坊 大市

旌義坊 蔡匯頭 玉淵坊 南星橋 裘繡坊 烏鵲橋北 吳會坊 府治東

和令坊 楊郡王府前 孔聖坊 南倉橋南 阜通坊 夏侯橋西

樂橋東北

儒教坊 飲馬橋南 孝友坊 南園東巷 儒學坊 烏鵲橋南 狀元坊 醋庫巷黃魁所居 晉寧坊 濠股口

繡衣坊 南倉橋北 積善坊 府治西

干將坊 東市門
眞慶坊 天慶觀巷
布德坊 顧家橋
富仁坊 魚行橋東
崇義坊 禪興寺橋南
閭丘坊 張馬步橋北
碧鳳坊 天慶觀前
天宮坊 迎春巷
樂橋西南

建善坊 干將巷
遷善坊 草橋
豪冠坊 仁王寺前
聞德坊 周太尉橋東
乘鯉坊 張馬步橋南
大雲坊 天慶觀西
慶源坊 大郎橋東
迎春坊 百口橋

武狀元坊 樂橋南紙廊巷林甥所居
平權坊 跨街樓南
和豐坊 米行
通波坊 吉利橋南
賓興坊 貢院南
義和坊 杉濱橋東
畫錦坊 南營西
坤維坊 瑞光寺東
南宮坊 南薗巷

吳 西憩橋巷
館娃坊 果子行
麗澤坊 吉利橋北
孫君坊 孫老橋
好禮坊 富郎中巷
靈芝坊 侍其巷
載邦坊 開元寺東
同仁坊 金獅巷

樂橋西北

西市坊 鐵瓶巷 太平坊 太平橋

嘉魚坊 魚行橋西 流化坊 吳縣東

武狀元坊 雍熙寺東周魁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 范家園

盍簪坊 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 禪興寺橋西

甘節坊 承天寺東 樂圃坊 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 北寺西 清嘉坊 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 十九勝巷 至德坊 泰伯廟前

吳趨坊 皐橋西

補注 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竝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 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縣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與弟旦嘉祐二年同第進士次舉弟邵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袁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

浦亦立狀元坊○豕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貫之所居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處所居處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嶸爲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爲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爲諸生時嘗受學於蔣

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爲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卽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

乃謂揭坊名爲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益未嘗爲兵部其爲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益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因芝草生謝兵部〕〔黃茵誕丘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廛時髦秉筆君爲我列詳編○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爲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畫錦坊以光祿大夫程師孟所居得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

吳郡　范成大　撰

官宇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掷逮父文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藏

吳郡志卷七

吳郡　范　成大　撰

官宇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剙逮父文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蕆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曾幾留客亭詩

亭）　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
殆千竿餘名其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
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行到竹窮處有
亭佳可遊境因吾子勝客爲此君留娟淨
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
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閒與客遊清自應攜手
入安用閑門留靜可過僧夏清宦對奕秋
寢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沈度）汨汨多塵
事長懷鳩杖遊每因門可欵豈爲醉相留
靜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者艾砥
柱屹中流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遊深藏
事幽討長轡詎淹留已見山無盜欣同歲
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浙西提刑
題名）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繇浙東常
平使者按刑西道領刺史韓公繇浙東刑
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
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諸志合風績倶茂
瑕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

司也獨鈌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
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
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
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鑱石龕置壁間
俾賈爲之記惟案刑遣使　國家令典也
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
唐顏眞卿爲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寃獄
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爲刑獄遺著之令甲
者　本朝　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
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諸路刑獄
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
省或置汗靑所載可攷而知
聖上龍飛惟
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
廼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　制詔諸路各
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其治惟時兩
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
後復析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爲畿甸異

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爲之皇華得人於斯爲盛恭聞

眞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陞其等級以示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

旌

眞宗則奏最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忘屬吏之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

施坰 左朝奉大夫建炎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除江東提刑

邵昂 左朝請郎紹興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一月罷

向宗厚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五年正月宮觀

朱緯 左朝奉大夫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七年三月改差知信州

陳楠 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七年三月初三日到任八年七月改差知台州

曾幾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九年六月宮觀

向宗厚 右朝散大夫紹興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四月改差知婺州

張叔獻 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王鈇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八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轉運副使

万俟止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四年三月宮觀

符行中 左朝奉郎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五年二月罷

徐琛 右朝散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軍器監

高世定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紹興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六月罷

吳傳 左奉議郎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到任十八年十二月宮觀

趙令詪 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九年十一月宮觀

謝邦彥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到任二十六年三月罷

趙渙 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十七年二月宮觀

金安節 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到任當年九月改除大理少卿

陳朴 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八年正月宮觀

徐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十月罷

邵大受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到任二十九年閏六月除左司

呂廣問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到任三十年四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黃應南 左朝散郎紹興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致仕

王趯 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罷

王傳 左朝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二年正月初二日轉左中奉大夫當年六月十一日改知信州

葉謙亨 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五日致仕

曾逮 右承議郎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初六日到任乾道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丁父憂

王淪 左朝散郎乾道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八月初七日改除吏部郎官

姚憲 右朝奉郎乾道二年九月初六日到任三年五月十一日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陳良翰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盜賊肅靜特轉左朝請郎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

李簡能 左朝奉郎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磨勘轉左朝散郎六年六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任文薦 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祕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王淮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七年十月一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太常少卿

梁俊彥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乾道九年閏正月初五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除福建提刑續改差提舉佑神觀

呂企中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日改除江東提刑續召赴行在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承議郎直龍圖閣淳熙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六月初八日罷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侯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奉祠除淳熙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六日改知盧州

呂正已 以降授朝散大夫直顯謨閣知鎮江府除淳熙五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九月初一日罷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卿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伯驌 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七年八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梁總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江東提刑續准省劄因兼知嚴州捄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年六月除直龍圖閣十月十六日再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頴 以降授朝散郎浙西提舉除淳熙十四年四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十月初十日罷

勾昌泰 以降授宣教郎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轉奉議郎當月敘承議郎四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七月初十日罷

王尚之 以朝奉郎大理少卿除直寶文閣浙西提刑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湖廣總領

趙子濛 以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揚州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除祕閣修撰致仕

潘景珪 以朝議大夫知池州除淳熙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改除大理卿

王師愈 以朝議大夫直祕閣福建運判除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初十日除直煥章閣宮觀

袁說友 以朝議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紹熙元年三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王正已 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改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准敕以陳乞宮祠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應孟明 以朝奉郎直祕閣知靜江府除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年九

月除尚
左郎官

陳公亮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福建提刑除紹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黃適 以朝奉大夫浙西提舉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傅伯壽 以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江東運副除紹熙五年[redacted]月到任慶元元年除將作監

何異 以朝請郎新江東提刑改除慶元元年八月到任三年除直敷文閣八月除太常少卿

韓邈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浙西提舉改除慶元三年八月到任當年除金部郎官

虞儔 以朝請大夫新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副權知平江府除慶元四年正月到任依舊兼知平江府六月任兼九月除直寶文閣知廬州

朱致知 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奉祠除慶元五年四月到任當年除樞密院檢詳公事除慶元五年六月到任當年除戶部郎官淮東總領

辟紹 以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嘉泰元年除直祕閣宮觀

任洙 以朝散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嘉泰元年除直祕閣宮觀

陳研 以朝散大夫直祕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除嘉泰元年六月到任二年除樞密院檢詳

孟綸 以朝請大夫尚書倉部除嘉泰二年六月到任三年五月罷

曾棗 以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除嘉泰三年八月到任十七日除直煥章閣當年除太府少卿

方銓 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除嘉泰三年十二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改除江西運判填見闕

葉簣 以朝議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除開禧元年五月到任二年四月召赴行在除右司

胡元衡 承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除直寶謨閣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除檢正

汪文振 朝散大夫司農少卿兼玉牒所檢討官除直寶謨閣嘉定元年正月到任八月准省劄權鎮江府并權淮東總領九月正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

李孟傳 朝請大夫除倉部郎官改除嘉定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除直祕閣江東提刑

王居安 朝奉郎知太平州除直龍圖閣嘉定二年九月到任當年赴詔行在除權工部侍郎

留恭 朝奉大夫浙西提舉嘉定三年正月兼權提刑四月就除五月改除直寶謨閣知紹興府

劉爚 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司業

章棆 朝奉郎浙西提舉嘉定四年正月兼權提刑閏二月正除

陳芾 朝散郎新除大理寺丞嘉定五年正月到任兼權平江府七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金嶸 以朝請郎守軍器監除嘉定五年到任七年八月除大理少卿

柴中行 承議郎直祕閣除江東運判未赴嘉定七年八月改除十一月到任九年

王洊 朝奉郎新福建提刑改除嘉定九年五月到任九月宮觀

王棐 承議郎浙西提舉兼權嘉定十年十二月正除十一年八月除金部郎官得旨兼權平江府

喬行簡 朝散郎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除嘉定十二年正月到任閏二月節制許浦水軍三月兼權平江府十一月除直祕閣依舊浙西提刑兼知鎮江府當月除軍器監十二月除直煥章閣知鎮江府兼權提刑十四年除司業

趙崇夫 朝散郎兵部郎官除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到任十六年除直祕閣再任寶慶元年罷

林介 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寶慶元年直祕閣正除三年兼權平江府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平江府紹定元年十一月改除大理少卿

王與權 朝請郎紹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

檢法官廳在提刑司東
幹辦公事廳在東廳後
提舉常平茶鹽司在子城之東廳事東有小池
上有假山旁曰壺中林壑米友仁書池南
北有亭南曰揚清北曰草堂廳事之西有
寶翰閣亦友仁書額廳東北曰宣惠堂廳
後曰皇華堂廳之東側曰頤齋齋後圃中
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倓持節
時作爲思親也池旁曰繡春堂淳熙十五

年史彌正建徐康記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荊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爲西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無記焉之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爲之修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問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網羅闕遺訪問大備請于朝而下詔于王晉明而下議郎王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爲次其未得承故老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裒而刻諸石以備永擇焉惟政事之

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爲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畴之賦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爲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兼四體也巒譏之曰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有羣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巒譏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夷衡之官捐利子民安在其爲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爲不失重輕之術哉爲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居貴封護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爲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所及而欲虞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五之四並海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斛計者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人之中農爲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熟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使輸貨於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息則抵冒少汙獄簡不但公家利息盜販息則抵冒少汙獄簡不但公家利鹽公事徐康記

承議郎王晉明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朝奉郎李堯俞 政和四年到任

宣教郎曾纁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罷任

奉直大夫吳林

奉議郎魏志崇

承事郎何志修政和七年添差

宣教郎曾纁宣和元年九月二十日到任

朝奉郎陳隆壽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五月十五日改添差於越州置司三年二月就除兩浙提舉常平

朝奉大夫劉敏才宣和二年到任三年五月罷

通直郎王韙宣和三年到任六月物故

奉議郎李與權宣和三年到任五年丁憂

通直郎李弼孺宣和五年到任六年丁憂

奉議郎王據宣和七年四月到任當年七月丁憂

通直郎王暘宣和七年到任建炎二年五月任滿

奉直大夫陳述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罷任

承議郎直祕閣梁汝嘉建炎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就除兩浙轉運判官

左宣教郎夏之文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罷任

右通直郎張愿紹興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九日罷任

右通直郎侯憲紹興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二日罷任

左宣教郎錢堪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滿

左朝請大夫石彥和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右承議郎徐康紹興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滿替除權發遣嚴州續改知常州

右朝散郎米友仁紹興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除將作少監

右朝散大夫万俟卨紹興十一年五月內到任紹興十三年八月內就除浙西提刑

右通直郎吳坰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朝散大夫韋壽成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當年七月二日改除倉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鄭僑年紹興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八月十九日與浙東提舉高顯謨兩易

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高世定紹興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

左朝奉郎孫汝翼紹興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除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右朝請大夫黃仁榮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罷任

右奉直大夫王晌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至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就除知平江府

右朝散大夫王珏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任滿

右朝散大夫李琛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改除知婺州

左朝奉大夫孟處義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改除淮南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李流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到任六月初六日改差知刱州

左朝議郎杜師旦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月二十六日罷

右通直郎司馬倬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初十日罷

左朝請大夫趙子砥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八月二

十二日致仕

右朝奉大夫陳抃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請郎朱倬未到任間改除右正言

左朝奉郎謝伋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自權知處州准告授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任

右朝請郎呂廣問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到任當年閏六月二十一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楊倓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三十年除直顯謨閣三十一年二月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請郎洪适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大夫徐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改除戶部郎官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章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到任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改除吏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曾惜隆興二年九月初七日到任乾道元年三月初六日除尚書度支郎官

右朝奉郎姚憲乾道元年三月初十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七日改除本路提刑

右朝奉大夫劉敏士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乾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改除兩浙轉運判官

石朝請郎錢建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承議郎芮煇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八月內除江西運判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乾道七年正月初二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奉議郎李結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罷

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初一日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峴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告除直祕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祕閣辭元鼎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時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五年六月兩易江東提舉

朝散郎顏師魯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除直祕

閣七年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承議郎趙伯渙淳熙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一月丁母憂

奉議郎張杓淳熙九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九月內除直祕閣於當月二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尚之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淳熙十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石起宗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除

奉議郎羅點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赴召

朝奉郎史彌正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九月初五日除直祕閣十

朝奉郎張體仁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十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三年五月初二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已上補注

朝奉大夫黃適紹熙三年七月到任五年正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鄭公顯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九月改除湖南提舉

朝請郎黃瀕紹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追兩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年九月兩易江東提舉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慶元六年十月到任二年復朝請大夫當月致仕

朝散大夫韓邈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直祕閣八月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俞豐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年五月除浙東提刑

朝散大夫薛紹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六月除浙西提刑

朝散郎任洙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十二月除浙西提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慶元六年正月到任至嘉泰元年宮觀

朝請大夫趙善閭嘉泰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召赴行在

朝請郎直祕閣任清叟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宮觀

朝奉大夫趙不憊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除直祕閣四年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史彌遠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

承議郎黃榦開禧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六月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耆壽開禧二年六月到任嘉定元年除直祕閣當年除右曹郎官

朝奉郎林棋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權東運判

朝奉大夫留恭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章棟 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閏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 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月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燁 嘉定五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兼權提刑當月除左曹郎官

朝散郎吳格 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棐 嘉定九年八月到任九月兼權提刑十年正除

奉議郎魏豹文 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月除軍器少監

[redacted]程玭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祕書丞權右司郎官

承議郎朱在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到任十四年除右曹郎官十二月時暫兼權嘉興府

朝奉郎趙希齊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屋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宮觀

朝散大夫林介 嘉定十七年十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祕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 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栻 紹定元年十月到任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檢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體勢宏麗爲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爲二曰南館北館紹興間始與虜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檥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顧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瑰特爲吳中偉觀此臺正據古胥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暎所建并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升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沿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匯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梵門橋南
賓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閶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閶門外一在盤門外舊高麗
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盤門內

吳郡志卷七 終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八

吳郡范成大撰

古蹟

吳城事具城郭門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

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西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吳地志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

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

號令威井

射臺華池南城宮姑蘇臺俎山鷗陂游臺石城長洲林園石龍以上悉吳闔廬故跡吳越春秋云闔廬既立夫差爲太子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平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旦食俎山晝游蘇臺夜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焉越絶書云石城者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城又云林園在華林里石龍在[redacted]壇里里在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今基隍猶存吳地記

秦餘杭山即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晝馳夜

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餧甚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北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夷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之（吳地記）

酒城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焉城中有石子

走狗塘吳王作

干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在吳縣西北史記正義干隧出葉安山西南一里（戰國

策史記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楯婁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廬造九曲路以

遊姑胥之臺柵楯之義未詳此楯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遊館娃宮與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浚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

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盡畫游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叔登姑蘇臺賦〕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宇之基爲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抑主中無霸王黜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强楚爲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麟而視人是以疆埸日駭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上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之水悉人之力以爲美觀厚人之澤以爲侈靡斯實累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擁則潰月盈而仄善敗由已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劒若涉川兮無梁以爲棲越以求霸卒見豢吳而受殃客自南鄂觀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於廖廓曾是囂然而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爲群高天放曠平湖決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旱鴈於海風嘯高鴟於江雨況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亂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爲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菟國之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崔鶚姑蘇臺賦〕崔子勤學少間與客游於橫山之下有臺巍然出於群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荊棘爲之徊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

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
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
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
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佩茂苑
於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爲天下之觀
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
楹白璧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
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抵其上之絶嶺快四
面之遐睹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
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
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
九曲之達至於興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
塘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復斯臺
以爲娛嬉嗚呼雕楹鏤檻者丘墟之幾九
層百仞者汗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
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
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

酌綠酈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丘其
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膽方
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
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
街枚什鼓忽潛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
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勾踐
之城已距於只赤矣越在臺溪之越在城詞未竟
客悵然已矣乎古往今來遒矣悠哉蒼煙
今滿目舊事今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
人當有鑑於遺臺陳羽憶昔吳王爭霸日歌
舞笑中聞鼓聲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
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宴姑蘇臺美人
盡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釵李紳雜
句序臺今遺跡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

皆在寺內越王獻吳王黃金鏤槨吳王所造姑蘇臺因獻槨遂以黃金盡飾以破其國（詩云）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艷傾妒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鋪開樓槨盡化黃金臺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快目看吳滅范蠡全身霸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墟蕭條雨地皆明月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涼徧落暉江浦迴看鷗鳥沒碧峰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髮星星滿却作閑官不閑散野寺經過懶悔尤公程迫壁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草樹煙霞昔徧游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羅）隱讓高太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棚爲西施（劉）禹錫句踐飲膽日吳酒香滿杯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待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妒自比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朝盡草中棠梨開劉

（禹）錫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占時多築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彫輦路唯有採樵歌（楊）備山花野草一荒丘雲裏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遊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 並見上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閶闔城西有山

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唐殷堯藩吳宮詩）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李嘉祐傷吳中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賣眼看花發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猒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李紳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煙飄雪荻花鋪漲渚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皮日休懷古）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遲泥銷露玉釵硯沼秖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眞閑事須爲當時一愴懷（皮日休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秖把西施賺得吳（陸龜蒙）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屧猶有美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山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徐夤勾踐進西施賦）以紅顏艷態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當勾踐之密謀進西施而吳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固存尊則謂明而反昏烏啄年年誓啄夫差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亟臣以夙夜而

計機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已以亡

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蘿之山越水之灣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鬢顰翠黛兮慘難妓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死殷可以變柳惠於嚴莊之際

悅荊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王乃豁若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蓋神假卿之頑畫人雪越之前恥乃命寶馬騰龍香車輾風迎織女於銀漢娉婷於月宮炫耀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翦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窺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并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催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胷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爲鬼鳳

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殺忠賢而受佞寵欲不敗而難哉

吳王郊臺在橫山東麓下臨石湖壇壝之形儼然相傳吳僭王時或曾祀帝也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爲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條（楊備詩石甃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人照面金釵落曾見越溪紅粉來）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屧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

爲之白樂天亦名鳴屧廊（王禹偁廊壞空留響屧名爲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履聲）（楊備）步步香翻羅韤塵粉紅花艷滿宮春傾城一笑無遺跡不見長廊響屧人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云梧宮秋吳王愁

採香逕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涇（楊備）館娃南面即香山画舸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芙蓉一路照波間

香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

耶吳地記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尚如此（孫逖長洲苑吳苑校獵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遶村回劒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噫山靜吟猨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闊亦三丈而幅員不甚廣史記正義吳東門解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據此文卽今越城正是舊蹟詳見石湖門

越來溪在越城東南與石湖通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以入橫塘淸澈可鑒越兵自此溪來入吳故以名史記正義越自松江北開渠

至橫山東北入吳卽此溪來讀曰躭吳音也

魚城在越來溪西吳王游姑蘇築此城以養魚（吳地記）

苦酒城在魚城之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爲苦酒城（吳地記）

鴨城在匠門外吳王築以養鴨（吳地記）

雞陂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又名雞陂墟（吳地記）

南武城在海渚闔閭所築以禦見伐之師（吳地記）

吳小城白門闔閭所作秦始皇帝時守宮吏燭

燕窟失火燒宮而門樓尚存（虞氏家記）

美女宮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進美女西施鄭旦之宮室也（越絕書）

吳宮鄉在吳江縣甫里之地在今長洲東南五十里相傳吳王別宮然舉無舊跡矣陸龜蒙嘗作問吳宮辭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楊備霸越勳名間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

地復招文種冏

角音祿頭卽漢角里在洞庭山村漢角里先生所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村卽此角里今有巡檢司號角頭巡檢俗或作角字史記正義

黃堂事具官舍門

吳郡志卷八終

吳郡范成大撰

古蹟

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毛公壇卽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傍猶漢物也白居易詩毛公壇上片雲閑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萬重山皮日休却上南山路松竹儼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如麻松根礙幽逕孱顏不能斧擺屢跨亂雲側巾蹲怪樹三休日半日始到毛公塢兩水合一澗深崖却爲浦相敵百千戟共擂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絶地脉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髮竪次到鍊丹井幹翳宿莽下有藥剛丹勺之百疾愈疑於白獺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醍醐牙碧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怪枯疎互撐拄乾蛟一百丈髑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苔蘚古符令劉先生壇時

陸龜蒙

仙禽來忽祥煙聚我愛周息元忽忽起應明主徵君三諫却歸來廻頭唾珪組伊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待奪娥以肉投獫玁猶斂坐侵桂陰不知已與午茲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於一絲縷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先生盛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唯鞭群靈飄颻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煙蘿屏遠懷步罡夕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迴眸眄七烝運足馳疎星象外眞既感區中道俄成爾來向千祀雲嶠空崢嶸石上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時白鹿下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今君安死窅君魂魄猶羶腥有笈皆緣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蕩凌滄溟

石射堋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鳴卽有兵山有石馬望如人騎

東城崑山古圖經云縣故有城在縣東三百步今縣東猶謂之東城頭近歲耕者於東寺之後多得古城磚及銅箭鏃

神運殿基卽崑山慧聚寺殿事具慧聚寺門
龍柱崑山慧聚寺殿柱也梁張僧繇画龍其上
其後數出在江湖中僧繇又画鏁鏁之唐會
昌中廢佛寺柱留入郡中寺復郡以柱還寺
橫閣於殿東間楣上余猶及見之淳熙中寺
火柱亦隨燼
烏夜村晉穆帝后何淮女寓居縣南產后於此
將產之夕有群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
衆共異之及明大赦

北禪院晉戴顒舊宅後爲唐司勳陸郎中宅皮
陸北禪聯句云歙蒸何處避來入戴顒宅竈
蒙又有遊北禪詩云居士秖今開梵處先生
曾是草從云從厶堂
支遁菴在南峰古號支硎山晉高僧支遁嘗居
此剏山爲龕甚寬敞相傳有村婦生子於中
菴頂遂中裂道林又嘗放鶴於此今有亭基
道林喜養駿馬今有白馬磵云飲馬處也菴
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也

放鶴亭 見上

白馬磵 見上

馬跡石 見上

般若臺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朱明寺橋是也 吳地記

金昌亭在昌門宋少帝景平二年廢爲營陽王幽于吳郡徐羡之等使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此云走出昌門則亭尚在城中陸龜蒙又謂梁鴻墓在金昌亭下一里又似在城外恐在今城有少遷徙耳

梁雙殿在虎丘寺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爲古跡淳熙中有僧庸凡而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爲恨錢氏廣陵王在姑蘇不喜追遊不事園苑惟每遊虎丘山寺前路引望則喜動顏色比至山必規畫修繕今寺多其經意處也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石欄如屏繞之上有刻字多不可辨又有唐廣明元年僧茂乳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吳誌坐當橫山艮位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卽是楊素井蓋素既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新郭茂乳修井記題首乃云吳朝大井蓋傳襲之誤僧輩不能辨也楞伽寺今名寶積寺與治平爲鄰又知古只一寺井正在楞伽殿後也井記又云寺朔於乾元元年白公檜唐白樂天手植在州宅後池光亭前水中政和初已槁瘁高不滿二丈後爲朱冲取獻京師死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知也今池中復植一株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爲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画皮日休稱其死奇

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王氏別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舊爲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郭郭曠若郊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皮日休一方蕭灑地之子獨深居遠屋親栽竹堆牀手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籬疎從綠槿簷亂任黃茅墅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靜窓懸雨笠閑壁挂煙匏支遁今無骨誰爲世外交○繭稀初上簇醅盡未乾牀盡日雷蠶母移時祭蜘蛛王趁泉澆竹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貧壞壓生魚沫頹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往寄閑詩○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筒簟人不典蕉衣鶴靜共眠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向夕約譚微○經歲岍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想凝鶴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閉門無一事安穩臥涼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杉閑把易燒术靜論○壯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病起扶靈壽脩然強到門與杉除敗葉爲石整危根薛蔓狂遮壁蓮莖臥枕盆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大薄俗意就中憎雲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徹畫臣誰奉詔來

此寫姜肱陸龜蒙近來唯樂靜移傍故城居閑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停江上鳥晴曬篋中魚出亦曷何事無勞置棧車○倚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間坐煙藉僅欲交○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牀懶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池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菱絲一畝强○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秪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深憐炎客炊晚信樵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福地能容塵邇竝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閑洗鐵笻衣鳥破涼煙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水影沈魚器鄰聲動緯車燕輕梢墜葉蜂懶臥燋花說史評諸劍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禹穴奇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篆檢歸興削杭竿白石堪爲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强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

階來鬬雀移樹去驚蟬莫問鹽車駿誰看宦從仌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皮日休雨篠煙鋤傴僂賣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閑洗種花泥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香蔓蒙籠覆若邪檜煙杉

重從仌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

階來鬬雀移樹去驚蟬莫問鹽車駿誰看宦從仌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皮日休雨篠煙鋤傴僂賣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閑洗種花泥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香蔓蒙籠覆若邪檜煙杉

露濕架裝石盆換水撈松葉竹徑遷牀避筍
牙藜杖移時挑細藥銅餅盡日灌幽花支公
謾道憐神駿不
及今朝種一麻

忠國師庵基在穹窿山絶頂疊石宛然唐顧在
鎔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跡尚存（詩云蒼島孤生白浪中倚
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
墜碎紅溪渚式樓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
編傍葦叢驚釣翁

虞山今爲海巫山山卽巫咸山所出

李後主題額在崑山惠聚寺大殿前二樓曰經
臺鍾臺淳熙中寺焚無遺跡矣

柳毅井在洞庭東山道側按小說載毅傳書事
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說有橘社故議
者又以爲卽此洞庭山爾

蔡經宅在朱明寺西（事具神仙門吳地記）

吳國古館三曰昇月曰烏鵲曰江風昇月在帶
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爲營寨江風在渴
烏巷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全吳（吳地記）又續圖
經載舊傳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烏
鵲昇羽江風夷亭云昇月疑卽昇羽今此亭

尚存

洗馬池在府學之南（楊備）一一牽來種是龍臨深欲下更嘶風金鞍玉勒拋何處騰踏渥洼寒影中

吳郡志卷九 終

吳郡范成大撰

封爵

吳孫策漢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爵烏程侯既破陳瑀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吳書）

晉吳敬王晏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皇弟岳爲吳王

慕容垂毓第五子隽僭位封垂吳王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後周尉遲綱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歷位少傅大司空

陳後主第十子蕃封吳郡王

唐武德三年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

唐太宗正觀十年子恪封吳王

唐天祐元年詔錢鏐落起復進封吳王 吳越備史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爲榮

眞宗皇帝賜以 御製詩尤爲盛事詳具謂跋中 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序 卿黃閣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幢臨鎮方屬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今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丁謂四韻詩一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丁謂依韻和進詩云懿辭頒畫播朝中造膝詢謀禮遇豐文石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疇庸書生仗鉞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畫錦買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謂次韻和進云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驟陟將壇知運偶久塵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別旌戟猶疑夢裏逢已是都城聳榮觀更頒天唱耀戎容 又賜御詩序 卿名藩出莅雖極

於倚毗文陛言辭
多於眷注特示寵行之
什用增方面之榮
今成五言十韻詩一首賜
蘇州節度使丁謂
著諮詢務必成懿
展經綸業旋陞輔
純誠均逸明恩洽
叨榮嘉亭忻盛遇盡瘁馨
程想卿懷感意常
叨竊逢嘉會孤單
辭帝闕頓轡望都
紅旆九衢平雖輟
凝嚴任尤增倚注情擁旄
城風景高秋月煙波幾舍
恩心易感戀聖意
錦情搖搖千里棹
瓊章耀去程子牟
牽望處金闕玉爲京謂跋
云臣謂材用無取
聲猷不揚徒以
遭遇盛明
忝昌榮寵掌邦計
參國政一紀于
兹贊皇儀
相盛則百禮斯舉
位重逾量恩
深積憂蓋早

負官箴久妨賢路或驟授物論則大辜聖知
優退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奉
制命遙登將壇進崇秩於上公建高牙於故
里君親奇遇臣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
天語撫勞睿旨溫密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
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
御製入謝日七言
四韻詩一首十九
日朝辭於長春殿賜
御製
製寵行五言十韻詩
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綠字親奉於紫清雲篆
徵觀油素騰芳璧日崇秩於上公建高牙於故
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
天語撫勞睿旨溫密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
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
御製入謝日七言
四韻詩一首十九
日朝辭於長春殿賜
御製
製寵行五言十韻詩
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綠字親奉於紫清雲篆
徵觀油素騰芳璧日
弦六變罄方輿而
刊於金字蘇臺粵
悅心期大播於玉音敢盡
壤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
昭盛美
大宋天
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
十六日推
誠保德
翊戴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太尉使持節
平江軍節度蘇州
管內觀察處置堰橋道
等使知昇州軍州
陽郡開
國公食
邑
三千
五百戶
食實封
一千

牧守

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晉吳郡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爲眞二千石嘗欲以黃門侍郎郗愔爲吳郡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爲吳郡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蕭子範爲蔡令撰辭吳郡表略云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頴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言白樂天少時嘗言異日首獲蘇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豈始望及此吳郡太守爲古今貴重於此可以槩見漢末分吳會時但稱會稽太守後漢始有吳郡太守晉時有吳國則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守唐號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採訪使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摭諸史及他記載中顯有名稱者立牧守條　本朝稱知蘇州今稱知平江府事具題名記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爲會稽太守治

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南徙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爲太守衣故衣懷

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等群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焉

後漢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有與名

陳瑀以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受詔與孫策同討袁術將併圖策屯於海西爲策所破

許貢爲吳郡太守時孫策方起貢上表漢帝謂策驍雄類項籍宜以貴寵召還若寘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表以示策策遂殺

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貢客
擊傷策策病創死
盛憲器量雄偉遷吳郡太守以病去官孫策
憂憲不免與曹公
書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爲權所害（會稽典錄）
僮和後漢爲吳郡太守
吳太史亨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吳書一名高）
謝勗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從丁從亂）有節操自丹陽徙吳郡太守每聽訟
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
內史
司馬允之恬之子爲吳國內史拒庾揩斬其
將段方爲亘元所害
沈充車騎將軍吳國內史（見沈演之傳）
傅咸爲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傳
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爲後將

軍轉吳國內史
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爲吳國內史召拜領
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有清裁之稱
王珣洽之子爲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
王劭導之子有風操爲吳國內史子默亦繼
父官
王薈導之子爲吳國內史年饑人多餓死薈
以倉米作饘粥以啗餓者所濟活甚衆召
爲中領軍復爲吳國內史

王謐劭之子少有美譽自侍中拜吳國內史
未至郡留爲中書令
袁山松博學有文章爲吳郡太守時孫恩作
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魏詠之好學不倦亘元篡位協贊義謀義熙
初進征虜將軍爲吳國內史
顏含有操行以孝聞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
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動
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

執事之憂且當悉化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奏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紈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郗鑒討賊帥劉徵加都督吳郡諸軍事刁彝協之子斬讎人黨以祭父墓由是知名

歷吳國內史

殷祐爲吳郡內史上牋論顧榮功高贈典不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江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逌自尚書中護軍爲
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劉牢之當孫恩之亂吳郡內史亘謙棄郡走
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恩破吳國殺內史
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平之
張茂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補吳國內史沈
充之亂遇害少嘗夢得大象以問占夢曰
君當得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獸守也故
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果如其言
賀循字彥先操尚高厲童齔不群言行進止
必以禮讓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
史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
內史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强宗輕之
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
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
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
逋亡悉以事言上罹罪者衆陸托時爲江

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出世說

顧祕吳國內史唱義傳檄以討李辰石冰之亂

應詹性質素弘雅以學藝文章稱由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

庾冰亮之弟以雅素垂風自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蘇峻反遣兵攻冰冰不能禦奔會稽率衆進擊峻兵乘勝赴京都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庾羲亮之子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頗存諷諫

庾希冰之子自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後死於亘溫之刑

蔡謨當蘇峻反時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

亘檀詳正有望補吳國內史

王愷爲侍中多所獻替出爲吳國內史

荀粲山松之子有儀操風望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荀羨粲之弟資稟逸群清和有準遷吳國內史

王允之舒之子蘇峻之亂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破賊韓晃於長塘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

王侃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譚清正有檢操始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徙會稽未發還復吳郡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譚乃出倉米賑救又修浚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子嘯父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兄騭之子谷亦位至吳國內史

樂謨廣之子南渡江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張敞郡人亘元簒位敞爲尚書以答事忤元

敞表獻忠款事平爲吳郡太守事見南史
敞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爲吳國內史敞
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云
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閶門
便入太伯廟室宇頹毀垣墻不脩損愴然
曰淸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卽令脩
葺
王琨廉約忠實立朝强正爲吳郡太守遷中
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餉二宮諸王及作

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爲吳郡太守謚曰貞珣弟子粲舊名愍
孫幼孤好學有淸才隨珣在郡擁弊裹讀
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顗婚珣曰顗不
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
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岱永弟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手敕
加護軍以家爲府事具人物門

張緒元徽中自侍中爲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懷宋昇明中以誅劉遐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齊明帝時復爲太守以拒王敬則懷事具人物門

顧琛吳人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

王曇生大明中爲吳郡太守又見顧琛傳

顧覬之吳人爲吳郡太守不低意於幸臣蔡興宗嫌其風節過峻事見人物門

羊從土從厶保歷吳郡太守文帝以從土從厶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

柳世隆字彥緒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

王慈字伯寶少有內潤之稱歷吳郡太守

王誕字茂世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帝甚仗之

復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江夷字茂遠宋初歷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歷任以和簡稱

王思遠爲吳郡丞行郡事時稱得人詳見官吏門

褚淵字彦回宋明帝時歷侍中爲吳郡太守帝寢疾殆馳使召之託以後事受顧命輔幼主

褚澄字彦道彦回弟尚宋廬江公主歷官清顯尤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答曰病冷五年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張充自尚書僕射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
老故舊莫不欣悅事具人物門
宗室安陸昭王綱字景業仕宋爲吳郡太守
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
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
累遷官
宗室南康縣侯子恪字景冲有文學建武中
爲吳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以
奉子恪爲名子恪逆之梁大通二年復爲
吳郡太守卒
江敷字叔文有風格不降意權倖歷吳郡太
守
何叔度尚之之父義熙中爲吳郡太守太保
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
謝舉字言揚與兄覽齊名江淹目爲二龍大
同三年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
美績世稱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
嘗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

乃從東門進致詩往復爲武丘山賦題于寺

王規字威明神峰標映時稱俊人爲吳郡太守簡文帝爲作謝章曰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梵絲方始主書苟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召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袁君正字世忠美風儀早得時譽爲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所領赴援君正當官有名稱君正子憲字德章朝野嚴憚詳練朝章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

李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仕梁爲吳郡太守

宗室南浦侯推字智進清敏好屬文歷吳郡太守所臨必旱吳人號旱母然侯景之亂握節死之

宗室南海王大臨大寶元年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或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往二年遇害

吳郡志卷十 終

吳郡志卷十一

吳郡 范成大 撰

牧守題名

牧守

江華字休映自都官尚書監吳郡荒歲盜掠公行郡唯有公給仗具二十人民匈懼華至郡又省游軍尉百姓愈恐華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

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
請樹碑詔許之
袁昂天監十一年以吳郡太守爲兼尚書
梁王僧智僧辯之弟爲吳郡太守陳霸先殺
僧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忌
攻之僧智奔吳興
裴忌既逐王僧智陳霸先以爲吳郡太守
陳裴忌字無畏聰敏有識量初武帝誅王僧
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帝命忌勒

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
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帝嘉
之表授吳郡太守
宗室晉安王伯恭字肅之爲吳郡太守時年
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沈君理字仲倫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
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
幹理見稱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爲吳郡太守聞陸

慶之名欲見不可往慶宗人陸榮宅穿壁觀之其好賢如此案南史儒林傳末附載陸慶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永陽王伯智傳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疑即其人第傳不載其爲吳郡蓋疏畧矣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舉孝廉伯信本傳不著

隋皇甫績字功明陳平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擊破之

劉權字世畧開皇中爲蘇州刺史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唐馮袞牧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出杼情詩

人唐郡守縱放如此

韋應物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識者恨焉詳見辯證

門并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論韋事爲確

于頔字允文德宗時爲蘇州刺史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嘗爲觀察使所劾

范傳正字西老爲蘇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

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辟陸龜蒙以自佐種木蘭於木蘭堂下

崔璞咸通中以司諫爲郡有文采風流與郡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卽命僚屬及名士賡和其去郡皮陸皆有和篇有露濃春後澤霜薄霽來威之句蓋恩威兩全之

（松陵集）政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爲郡時多燕遊嘗攜蠟滿容點茶十妓夜遊西武丘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父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劉禹錫字夢得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
學士出爲蘇州刺史
王[redacted]張有德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微江東採訪使
趙居貞比部郎中採訪使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江南採訪使
許韶伯
右皆蘇州刺史
狄兼謨文宗時自鄭州刺史改蘇州以治最
擢給事中
盧商字爲臣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
民愈困商令計口售無常額人便之歲
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遂
相
陸亘歷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
盧簡求景龍中爲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
王仲舒字弘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隄松江
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
不擾自辦穆宗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爲
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

王成自信州刺史有政績詔書褒美徙蘇州
楊發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以能
政聞餘見雜志門
崔稜字德長爲蘇州刺史性介潔矜已之清
視贓負者如仇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
唐有李丹宗瓊李希言兼採訪使
裴澄蕭誼職方郎中江東採訪使
錢鏐字具美龍紀開平之間以兵平定蘇州
景福元年以鏐爲蘇杭等州觀察使奏
置州縣及割嘉興縣爲秀州
後梁曹圭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
州刺史淮人圍之急正月望夜圭張宴
族人師魯宅盛陳燈火令賊俘縱觀淮
人讐焉卒於官子仲達爲吳越國相周
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
中吳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
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唐成及字弘濟吳越錢氏時爲蘇州刺史乾

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爲行軍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以至于此豈可以本道符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此身贖百口之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厚爲禮而歸之繆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義軍節度使

孫承祐事錢氏　本朝開寶八年改蘇州中吳軍爲平江軍以承祐爲節度使賞從征之勞也承祐仕錢氏時嘗應王師征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徙爲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吳越錢元瓘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中書舍

人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儉約鎮靖郡政循理弟元璀襲位元璨覲之宴宮中元璀起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皆兄推戴之力元璨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詔封廣陵郡王（九國志吳越備史）

錢文奉元璨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經史精音律圖緯醫藥鞠弈之藝皆冠絕一時初以父蔭爲蘇州都指揮使遷節度副使元璨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有鑒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依之作南園東莊爲吳中之勝（東莊一名東墅）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與賓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世嘗問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九國志吳越備史）

鞫眞卿所至有威名知蘇州政事無它施設而人自憚之庭訟寂然每平明視事自無來者眞卿卽歸休客至多不及見後自兗州貶南安軍道過蘇郡人相戒不敢過其泊舟處五日左右不聞人聲其見憚如此林希逸史

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以皂絹爲繖二人肩輿

本朝牧守題名

吳郡范成大撰

題名

吳郡自古皆名人爲守旣畧編敘見牧守門本朝郡將則題名石具焉中更兵燼石久不存紹興十五年王晚始追輯自至道年陳省華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爲之記今錄葉記於下而列題名於後平江吳故都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爲一都會本朝命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郎來鎭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

臨治者類急於招集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爲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輔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於是官屬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度凡一董振之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於庫且上下秩秩有序蠹弊劉革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斂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舍祖高祖是以無事先伯中祐嘉王氏之爲平江者侍郎館以待賓旅之至暮年郡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於煨燼顯遺來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惟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乎久而後能定彼翕俞成徇俗掠取須史之譽與所設施或能窺其意有不滿者徐以占於後

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今郡爲題名記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轂而況其近者乎乃爲之書且以塗之言得於顯道者載焉大夫紹興十五年十月望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并書

陳省華

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魏庠

諫議大夫

裴莊

朝奉郎守尚書度支郎中以留題虎丘詩云咸平元年題名誤

梅詢

朝散大夫太常丞直集賢院虎丘詩刻行部外尚書司封員外郎景德

王贊

尚書司封員外郎景德

曾致堯 尚書吏部員外郎

秦羲 崇儀使大中祥符

黃震 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題名無今吳江縣學記修入

陳靖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天禧元年四月

康孝基 朝奉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虎丘眞堂讚云天禧五年四月

孫冕 太中大夫行書禮部郎中直史館天聖

葉參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虎丘雲巖寺記云天聖二年六月題名云寶元誤

范仲淹 朝散大夫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景祐

蔣堂 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景祐四年六月

張億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景祐

富嚴 左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郎中試祕書監康定

邵餗 尚書考功郎中慶曆

梅摯 尚書戶部員外郎慶曆

趙槩 尚書刑部郎中

蔣堂 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皇祐

王琪 尚書度支員外郎龍圖閣待制皇祐二年

呂居簡 虎丘留題詩刻云光祿卿至和三年

唐詢 嘉祐

王琪 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 嘉祐
蔡抗 嘉祐
鞠眞卿 嘉祐
陳經 朝奉郎守尚書祠部郎中 治平
滕甫 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 治平
沈扶 尚書金部員外郎 治平
孫覺 右司諫 熙寧
張詵 熙寧
程師孟 正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熙寧

王誨 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 熙寧
唐詔 熙寧
韓朴 尚書度支郎中 熙寧九年
范諤 左朝奉大夫 元豐
韓鐸 尚書度支郎中 元豐
楊景畧 元豐
晏知止 朝請大夫尚書司封員外郎 元豐
劉淑 朝請大夫 元豐
章岵 朝議大夫 元豐五年

林希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 元祐
劉定 朝散大夫 元祐
王覿 承議郎直龍圖閣 元祐
黃履 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 元祐
吳居厚 左朝奉郎紹聖
蔣之翰 右朝散大夫紹聖
賈青 朝散大夫紹聖
王子京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 元符
陳師錫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 元符

張公庠 中散大夫 元符
豐稷 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
吳伯舉 朝奉郎直祕閣崇寧元年六月到
宇文昌齡 寶文閣待制崇寧元年十月到十一月知越州
林邵 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 崇寧
董誥 朝散大夫直祕閣 崇寧
張恕 朝散大夫 崇寧
邵鏞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崇寧
蔡渭 朝散大夫 崇寧

郭茂恂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崇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崇寧五年正月到任十二月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蹇序辰 通直郎知蘄州崇寧五年十二月到

許光疑 朝請郎直龍圖閣

孫傑 朝請郎大觀二年五月到

吳拭 朝奉郎大觀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降朝請郎大觀元年八月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孝壽 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六月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王詔 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中大夫復集賢殿修撰

馬防 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政和

盛章 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政和

董正封 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政和

盛章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政和

宋康年 中奉大夫政和

莊徽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政和

應安道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政和

賈詵 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宣和

樓異 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宣和

胡直孺 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宣和

李倫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宣和

王靚 通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

鄭滋 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元年十月到任建炎元年七月罷

趙岍 中散大夫建炎

孫覿 承議郎充徽猷閣待制建炎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孫覿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建炎

李邴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建炎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胡松年 起復朝請郎直龍圖閣建炎四年九月到紹興二年閏四月罷

李彌大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紹興二年閏四月到任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席益 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年五月到八月赴召

李擢 左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二月到紹興三年三月除工部侍郎

宋伯友 左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年八月到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孫佑 右朝請郎直祕閣紹興四年正月到紹興五年二月罷

趙子畫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

李光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

張守 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到紹興六年四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章誼 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紹興六年八月到紹興七年八月赴召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七年九月到紹興八年七月知台州

向子諲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請大夫紹興八年八月到十一月致仕

歐陽懋 右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九年正月到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趙霈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九年八月到十年六月知秀州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七月知明州

張宗元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十一年八月到十三年正月知靜江府

周葵 左承議郎直祕閣紹興十三年正月到十四年正月罷

王晫 寶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紹興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閏十一月除寶文閣學士十七年正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鄭滋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紹興十七年三月到紹興十八年五月知建康府

俞俟 敷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紹興十八年五月到十九年三月知建康府

王晌 右奉直大夫紹興十九年三月到十一月除直祕閣知建康府

周三畏 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到二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李朝正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罷

湯鵬舉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到七月罷

王會 敷文閣學士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知建康府

孟忠厚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信安郡王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判紹興府

蔣璨 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到二十八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十

陳正同 右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到三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朱翌 左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三十年三月到任九月除敷文閣待制三十一年三月罷

洪遵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到三十二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沈介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到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陳之茂 左朝散郎直祕閣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到隆興元年四月除直顯謨閣知建康府

張孝祥 左承議郎充集賢殿修撰隆興元年五月到二年二月赴召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隆興二年三月到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庾允文 顯謨閣學士左朝請大夫隆興二年十月到十一月赴召

沈虞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隆興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二年七月赴召

沈介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召

姚憲 右朝散郎直祕閣乾道三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四年五月以捕盜有勞特轉朝請郎

徐嘉 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乾道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六年四月十九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十六日到任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魏杞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到乾道七年十二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向汎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乾道八年正月到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丘宗 左承議郎直祕閣乾道八年七月到八月磨勘轉朝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方滋 敷文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五月到七月除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馬彷言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元年七月罷

韓彥古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元年七月到當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母憂解氏持服

莫濛 承議郎直祕閣淳熙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宮觀

韓彥古 起復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二年正月到六月除敷文閣待制八月罷

陳峴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十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閣四年五月除祕閣修撰再任五年二月賜紫章服幷金帶七月赴召

單夔　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五年九月到六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司馬伋　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六年四月到當年八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王佐　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七年二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一月改知安府臨

韓彥質　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降授奉議郎直祕閣兩浙運判兼權淳熙十四年八月到八月陞徽猷閣正除十年正月復承議郎十月除直龍圖閣知鎮江府

耿秉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十一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謝師稷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淳熙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十二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閣

丘崈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年十二月到明年帥越

何萬　朝奉大夫淳熙十三年正月到六月除直龍圖閣知明州

王希呂　龍圖閣學士中大夫淳熙十三年八月到十四年四月召

趙彥操　朝議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十四年八月到十六年二月除右文殿修撰五月轉中奉大夫八月再任紹熙元年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袁說友　朝議大夫直祕閣紹熙二年五月赴召

沈揆　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

王尚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紹熙四年三月到當月致仕

雷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紹熙四年七月到五年八月覃恩轉朝請大夫九月改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王溉　朝散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一月到慶元元年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二年二月除兩浙路轉運副使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二年三月到

虞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劉誠之　朝奉大夫直祕閣慶元四年六月到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五年六月除直敷文閣知夔州

趙不羣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五年六月到六年七月除直煥章閣嘉泰元年三月轉朝請大夫四月除直顯謨閣再任

張抑　敷文閣學士中大夫嘉泰二年三月到當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除寶文閣學士

張巖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李大性　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泰四年七月到開禧二年四月除煥章閣直學士

張澤　朝請郎開禧二年五月到當年九月除龍圖閣待制十月赴召

沈作賓 中大夫龍圖閣待制開禧二年十一月到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二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差兼督視行府參贊軍事三月就改知鎮江府

林采 通議大夫充寶謨閣待制開禧三年四月到五月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一月宮觀

李大興 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嘉定元年四月到六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八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二年十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正月知建康府

趙希懌 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嘉定三年四月到四年八月除煥章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五年正月磨勘轉朝散郎當年正月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

陳苐 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定五年二月準尚書省劄子兼權當年八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七年九月除度支郎官

沈皡 奉直大夫祕閣修撰嘉定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八年十一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年四月十三日除浙東提刑

趙彥橚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十一年七月除寶謨閣待制致仕

李大性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嘉定十二年二月六日到當年六月一日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綦奎 朝散郎直敷文閣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嘉定十四年六月準告昨任湖廣總領調遣軍馬五關策應勦逐殘虜委有勞績特轉朝奉大夫十五年該遇受寶轉朝散大夫過滿句祠至當年五月除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汝述 華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當年十二月二十日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除徽猷閣直學士特轉一官致仕

沈暐 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六年七月二日到十七年十一月十日準告以職事修舉除寶謨閣待制仍賜金帶寶慶元年四月該登極恩轉通議大夫屢乞提舉安慶府眞源萬壽宮

王元春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三年四月八日除大理卿

章良朋 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七月初四日致仕

林介 寶慶三年四月以提刑兼權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紹定元年七月再兼權十一月改除大理卿

李壽朋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除依舊直寶謨閣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朱在 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

吳淵 宣教郎直煥章閣紹定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該遇慶典轉奉議郎七月十六日改除浙西提刑

鄒應博 朝奉大夫新除直祕閣紹定四年九月十四日到任六年十一月召赴行在

楊燁 徽猷閣學士正奉大夫紹定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丐祠奉聖旨依所乞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趙立夫　中大夫新除祕閣修撰浙西提刑端平三年三月兼知府事當年八月廿六日依舊祕閣修撰除樞密副都承旨

張嗣古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端平元年十月二日到任三年正月令赴行在奏事當年六月宮觀

王遂　朝奉大夫新除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端平三年四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舊煥章閣待制改差知平江軍府事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七月初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除敷文閣待制差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吳潛　朝請大夫新除工部侍郎嘉熙元年八月七日到任九月二十五日准省劄都大提舉許浦二年正月與宮觀

史宅之　朝議大夫依舊徽猷閣待制改知平江府兼浙西提舉嘉熙二年閏四月初三日陛寶文閣待制二十四日到任六月八日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十八日節制在府軍馬仍舊節制許浦水軍三年正月一日召赴行在

趙與懃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嘉熙三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五月初一日準樞密院劄子節制許浦水軍淳祐元年二月準劄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史宅之　煥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糴淳祐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陳壇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水軍提領措置浙西和糴淳祐三年二月十九日到任四年四月七日除太府卿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以經筵徽章轉朝請大夫五年四月召赴行在五月十三日準

魏峻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以御筆除寶章閣待制賜帶八月招糴及數目淳祐六年又以招糴轉中大夫三月十日奉大夫

徐鹿卿 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六年閏四月二十八日交發運司職事五月十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御筆召赴行在五月十三日準告磨勘轉朝散大夫當月十六日御筆除權兵部侍郎

吳淵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浙西兩淮發運使兼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宣城縣開

吳淵 兼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
浦都統司水軍宣城縣開國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浙西兩淮發運使
御筆除權兵部侍郎
告府勸轉朝散大夫當月十六日

吳郡志卷十二

吳郡　范成大　撰

官吏　祠廟

官吏

後漢彭修會稽人爲吳郡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修排閤直入拜於廷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敎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

過耶修因拜曰笞任座面折文侯朱雲三攀
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貸獄吏
意亦以是得名
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
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
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
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
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
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
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
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吳孟仁字恭武江夏人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
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
犯禁棄官 吳志
宋江徽爲吳令元凶殺徐湛以黨與併被害
王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爲吳令
齊江泌之子建武中爲吳令政深苛人門牓
髑髏爲泌首介棄官去

齊周洽洲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卒無以殯斂齊傳翾琰子爲官有能名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問翾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網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翾父珪爲縣竝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父子相傳靳以示人

王思遠立身簡潔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

梁沈浚字叔源涉學有才幹仕梁爲吳令有能名

陸蒙事梁爲吳令節操甚高

唐鄭渾之咸通末爲蘇州督郵談銖爲鹺院官鍾福爲院巡[redacted]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嵐齋錄）

唐孟庭份郊之父庭份爲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份亦能詩

武平一（從士從厶）宗時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

雖被謫而名不衰

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至今傳於世

韋至誠吳縣尉

蕭存字伯誠潁士子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簿

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著書號鹿門子

丁陳范謝皆錢元璙及子文奉爲中吳軍節度使時爲節度推官四人俱以長者稱丁名守節晉公謂之祖陳名贊明[redacted]之奇之祖范名夢齡文正公仲淹之曾祖謝名崇禮太子賓客濤之父

邊倣雍熙初爲崑山令因舊址新作夫子廟自是縣學始興繼以王禹偁爲作記記具縣學條

王禹偁太平興國九年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雍熙四年召赴闕入朝爲名臣今虎丘寺有

元之祠堂刊東坡讚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爲崑山令時吳越歸國未久前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遠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百纔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蔣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勸羨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崑山令朔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爲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鑱石祠下

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勔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倏忽向

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
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
見妖魔動之子賜金帶公望亦衣三品服偶
以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
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
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銜之竟擠之罷
去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嘗爲吳縣主簿賦
詩爲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祠廟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
於閶門外辨疑志載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廟
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
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閶
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讓君蓋併祠
仲雍舊矣今廟在閶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
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修廟記云〕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
其人之應法者十有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

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大聖賢以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祈焉其施於有民又厚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道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壇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者凜如也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之常禱入其門陟其堂神所馮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區樽罍簠簋何施之厚而報之薄與吳門巨藩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爲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肇建於閶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潦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擾攘鞠爲灰燼今天子拔沈民公於厥後草創始無以揭虔妥靈及則訪府至尚書郎以直祕閣尹是

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罔不祇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而祈焉神顧饗之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懼神或怒恫祥慶弗下願采材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日協辰得夏五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瓌材堅巨色民無老稚相扶攜以觀之容若欣欣然有喜色民盡出而壅衢比墉崇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階陛一新之觀繪之象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雨休禾則大熟秋九月甲子落成幾就養府下目覩祈應爲不誣公屬幾紀其實既牢告辭弗獲命若虛公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充敷文閣左通議大夫以

於是乎書

待制致仕曾幾記（皮曰休）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誰敢敎他莽草紛（陸龜蒙）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溼中堂邇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張詠）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蓋豈不在千古暮江橫（蔣堂）泰伯何濱者不以身爲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句吳隱德照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龔頤正作迎享送神辭三章）云翼翼兮新宮八蘭栭兮枅桂祥氛總總兮高靈下隊君視紘兮昔何殊於棄屣今復可有兮一席之壝惠我吳人兮曷曰弭于君來兮兮我心則喜君來不來兮我忘食事（禰）登歌兮堂上屨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酤溪毛陸離兮筐筥尊鯫芳鮮兮亦有肥矜君不來兮使我心若（褲）車兮載旆舟兮揚颿鼓咽咽兮君當還君不我肯來兮尚盤（從昧）我心煢煢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曠煩我吳人兮無疾與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禰）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誡錄云世傳此廟拆姑蘇臺木刱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時人謂之題破此廟（陳羽）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張詠）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須亡國殢西施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即立此廟乾道間復修之規製猶陋盤門裏又有員廟即雙廟是也（梁簡文帝）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冬奇

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兵九
功推妙算千載籍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
凄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后壁
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窻寒
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育鳥斂翅時逢
迎(張詠)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
恐死[redacted]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
悠當日者千載祇慙魂(楊備)出境鞭屍報父
讎吳兵勇銳越兵憂忠魂怨
氣江雲在日見爐香煙上浮

南雙廟在盤門裏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
員也右福順王隋陳果仁也果仁又稱武烈
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尚屬淮南仁果廟在常
潤閒錢氏得常潤遂修[redacted]廟于蘇按吳志孫權

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帝號與仁果同
況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門密
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
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爲作
記幷書題(記曰庶慎東牧守詔以左史吳公爲直今天子即位元年愛重黎秘閣知蘇州公至暮歲政化大洽姦盜屏斥牒訟疎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內神祠廢壞者以公帑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正無有崇厲爲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陊當完按圖經暨州縣版祝所稱一爲永昌武大王一爲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閭閻市井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爲

伍子胥廟歲時祭享甚盛雜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果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寇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又使諸郡皆爲建廟則福順之號爲果仁無疑至永昌之稱查邈不可稽考不知爲何時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願衆私力以卒營繕協謀齊慮鳩工類材塡郛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或稱號仍舊恐無以安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完廟本意敢以爲請公曰然爺吳濒海建國特水作險內虞汎濫外關守禦毫氂之與渚而魚鼈之與居肇自子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實倉廩治兵庫闢門二八以象風卦始能啓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千其城域門號至今因之而不變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恥勇於納諫以至功成身二者皆人之所難爺曰之不死蓋以爲人君由前足以教人之爲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爲忠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卓絶震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及其久也宜胥化焉故後漢太守龔豹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儻非漸漬餘風被服成俗疇能臻此哉是子胥嘗能教吾民也既能安之又能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聯聯以至今曰厥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於城闉乃至斯民憑假它祠以崇敬奉此殆疇爺守職者之關吾敢不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事跡僅存民弗敬慕蓋託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民名字功德闕然堙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鑒臨之則武亦安敢正宁而饗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於

天子與正英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

丕承民志始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爲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產從而封焉鄴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顧民好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於善此所謂不嚴而治者顧豈俗吏之所能爲耶今公一舉廢事而順於民安於神又足爲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新廟記）云輶軒莅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欵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懸輝道競競其志常誠飲氷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犲狠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吽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治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氷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令也處有餘閑别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先禁伐闔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玆望福依無所擄福安來哉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檪兮李園託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姬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毋望之人靡信毋望之禍遥典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艫守吳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舳緊父子之沉埋夷盡其

家賊園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齋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閎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冤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笞韓整守吳祔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亭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顯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嘉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壯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

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閼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郁史君廟在太湖衝山中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爲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生儼然側卧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廻其船無得達者今每一日沐浴爲除爪甲

傳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
疑志云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
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
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
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祕密不可云開卽有
風雨之變村閭敬事無敢竊窺者巫又云有
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
懼程法率奴客啓棺觀之唯朽骨髑髏而已
亦無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考姑存舊傳云

〔皮日休〕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駭丹
青荒蘿繞梁棖野風旋芝蓋饑烏銜椒糈寂
寂落楓花時時鬬鼯鼠常云三五夕盡會妍
神侶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然響環珮
倏爾鳴機杼幾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瞪
如有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
處〔陸龜蒙〕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嶼神因知古
佳麗不獨湘夫人流蘇蕩遙吹斜嶺生輕塵
蜀綵駁霞碎吳銷盤露勻可憐飛燕姿合是
乘鸞賓坐想雨煙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壁
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攜紫綸巾般
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檝不翅星
河津

靈祐廟卽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
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爲

寺夫人就居之是爲重從土從厶寺寺祀夫人爲
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
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慧感夫人郡
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莫能
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
中(碑陰記)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
徧禱羣祀署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穫人多
暍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涉
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
城中溝澮堙淤發爲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
郎祝公適領郡事廼用故事早暮分禱于所
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
陸僧瓚捨其第爲之笞號廣德重⿱從厶土寺陸
卿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
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
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從厶土寺之神
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今里中事之甚敬
公聞卽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于聽事
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
至祠下再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
沴相乘而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
獲戾不逃然將爲國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卽
致雨尚可救也屛息聽命寺僧獻兆曰神告
卽雨衆甚不然憮然而退憩于齋堂左右告
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
驩呼於道至有不忍以簦笠自庇者卽日盈
尺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
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具事白于外臺
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視公
侯列于典祠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
至漢有字伯元者仕爲吳令遷豫章都尉既

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貣令盱眙生本州從事鴻鴻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州從事曄曄生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弘農都尉文文生親親生頻川太守尚書令閎閎生桓桓生揚州別駕續續生褒褒生吳城門校尉紆紆生九江都尉顗顗生太學博士駿駿生選選生尚書瑁瑁生海隅令濯濯生漢公漢公生冽冽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英生晉侍中太尉興平康伯玩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始生祕書監侍中萬載萬載生東陽太守子眞子眞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惠生梁太常卿倕倕生衛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紀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平康伯至祕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淸淨海其歿也通于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刻于石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爲之記以傳不朽搢紳耆老且請撫其槩於碑陰乃爲之敘云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郎知豪城雨暴溥沱河水盛漂泛林木室廬蔽川而下水及城門雉堞凛然將決老弱皇恐弃潰調急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廼朝服涉寧立于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救止公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於是雨小止水波稍回河流遂復其所潰陷之地明日復爲平陸如故使者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巳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附于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布衣林戊記

天王堂在子城西北隅雖一小廟蓋古屋也建炎狄難盈城宮室悉爲煨燼惟郡南覺報小

寺以旁廼營幕所寓不及燬而此堂蕭然獨存郡人至今敬之

吳郡志卷十二 終

鳳儀後裔光磐訂正
重刊于虞山倣古閣

吳郡范成大撰

祠廟下

包山廟在吳縣西南一百里

土山卜將軍廟在崑山縣頊於山下菜圃朱四家得斷碑云唐卜府君墓府君諱眞碑字雖漫漶多闕文尚可辨然無將軍之號

三高祠在吳江縣垂虹橋南即王氏臞庵之雪灘也昔堂在垂虹南圮極偏仄乾道三年縣

汲古閣 毛氏正本

令趙伯虛徙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聞天下（祝鎰三高記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其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遲之其殆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若身勠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恥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還返國遽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而大夫種沈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方時齊王專朝怙已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罔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世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蓬席翛然笠澤甫里間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答優游自終竟全其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默語不同然其去自全咸遂其高嬾均也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湖之間脩檻浮梁植立千柱電挺湍激蛇如長虹浸浮空涵泳星日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巨浸浮空涵泳星日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沒煙際東西行者以爲三吳遊觀之偉好事者又寫鴈夷子皮之像以江東配之上榜曰三高蓋追慕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追慕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想而概見歲庚申秋七月初吉括蒼祝鎰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與醵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願之然皆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揆也或死憂而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鬼勉臾去奈何乎識之早也知幾遠矣惟鴟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張

陸二子巋然山澤之臞像而配之幾不倫矣
豈不曰亟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爲同曰三
高云者豈異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耽
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
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
媿乎後將有悔乎其無悔乎始橋之置於慶
曆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
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令吳郡楊君同
與令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爲邑尉蓋因其廢
址實刱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記范成大
三高祠記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
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
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
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生
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
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
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揄度要皆以得道見
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

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嘗
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
趙伯虛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
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redacted]石
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令
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
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
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
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
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
之然屈平旣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
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
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
日下上風飄煙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
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
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
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
風積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

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攄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寘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膾脩鱸兮雪霏蓴菰之水仙續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頻倒景兮揮碧寥嫉燕息兮江之皐蓁蕪堂兮庶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睇兮顧烟雨菊莎兮杞棘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仙五鼎兮腥腐蓋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駿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洌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脩祠伯盧講遂以爲記程俱三高堂詩序)蠡位越相祿萬鍾

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託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寵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埶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寘憃不爲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死不反顧爲天下僇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思是又出寘憃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僚佐拜而奠之某謂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得守道奔競久矣冀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爲貴無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邪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

詩(李華鴈夷子皮贊)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蛻高枝飲露而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其幾赫赫其歸于粤霸興强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傳之(蘇軾書三賢畫詩)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却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右范蠡)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且爲鱸魚也自賢(右張翰)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右陸龜蒙)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龍堂記)禮山林川谷丘陵能生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爲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又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于民有在其地者苟祀之至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爲令之初年夏且旱禜其神于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禜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爲室以蔭之於典用之著者於是風雨時怪物止水旱不爲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爲其祠已乞文其事日休嘉其爲志在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祕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政和二年漕臺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于朝越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爲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以昭神貺後二年縣以狀列于府府言于部制史遂復保奏焉制曰可特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祗奉休命宣于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詹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綸誥

適班盡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在破山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爲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泛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斂而霽歲則大穰乃迎侯與聖母之像歸于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家上彩雲之瑞焜耀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相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壟在焉經歷若是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峩峩方沼灩灩峰巒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狼巖右則虎丘昆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煙之祥疑在仙島氣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謂勝地今新廟奕奕實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若門廡廊蓋將有待於來者焉政和五年十一月日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詹撰

東嶽廟在常熟縣福山鎮（重修嶽廟記）維我宋眞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顯冊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塗爲勞往奉祠事往往規模岱嶽立爲別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經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壽日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叫會社簫鼓之音相屬于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太山則之福山焉山臨江海上巖焉翁鬱岡巒環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巾乘潮水至乃嶽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

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爲遠邇祈福之地豈偶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

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陽山靈濟廟在澄照寺傍白龍母廟也無碑碣可攷有僧祖照者以父老相傳述其事於壁云東晉隆安中山下居民繆氏家有女及笄出行風雨暴至天地陡暗避於今所謂龍塘之側俄有一白衣老人語女曰氏族爲誰居何所女答姓繆指山之西曰我家舍于陽山三峰之下家有父母老人曰天色如此吾無所歸欲假館待旦而前可乎女曰當告父母老人强之再三遂首肯語竟遽失老人所在女歸有娠父母惡之逐出丐食鄰里明年三月十八日至今所謂龍塚之上產一肉塊居民怪之驚棄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爲龍天矯母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絶于地卽有風雨雷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人物之異旣開霽但見白龍昇騰而去衆乃厚葬其母自後累降巫語始祠之於山巔而雨暘失候祈禱必應

太平興國間建廟於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于澄照寺之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復一新之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凄冷人以爲龍子誕日云過是山中方有春意其去也或變怪之狀見於雲間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霾雲霧靉靆起于是山俄頃盲風驟雨大作龍自郡城過捲去女牆數百丈居人余氏家小亭吸入雲中及有負販者被吸復墮而無傷焉又云昔有白鬚老人至

鎮江江步買船自云後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先付五千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登舟即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許市上岸去蓋已三百六十里矣舟人至山下尋覓值風雨大作避於廟中於像前得錢五千方悟神龍之歸乃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比歲祈龍母屢應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詔賜靈濟廟爲額乾道四年告下封顯應夫人靈濟廟在府東南舊五龍堂也淳熙十年秋大

旱郡守耿秉卽設廳作祈雨道場設行雨龍王位於東西序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飣之上蜿蜒不去終日雲合秉以杯珓祈之若有靈異已而大雨三日具以事聞詔賜靈濟廟爲額

甫里廟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鄉人祠陸龜蒙於此至今不廢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箆劃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禱祈有應歲七夕鄉人醵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案荆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爲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黃姑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遥相望又以織女爲黃姑事久愈訛矣

吳郡志卷十四

吳郡 范成大 撰

園亭

晉辟彊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彊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羽詩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

汲古閣 毛氏正本

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爲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
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
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
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爲涇縣尉歸吳作圃爲時所稱
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陸龜蒙詩
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槩敵不知佳景在盡

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彊舊園以爲宅也
皮日休任晦園亭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
一宅閑林泉終身遠囂雜嘗聞佐浩穰散性
多儑傝（上王盍反下音沓不著事貌）欸爾解其綬遺之如
棄轂歸來鄉黨內却與親朋洽開溪未讓丁
列第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霎霎廣檻
小山欹斜廊怪石夾白蓮倚瀾楯翠鳥緣簾
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猿眠但膃肭鳧
食時唼喋擺荇下文竿結藤縈桂櫼門罶罾
樹客壁倚栽花鍾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帢
多君方閑戸顧我能倒欐請題在茅棟留坐
於石榻魂從清景遍衣任煙霞裛階墀龜任
上枕席鷗方狎沼似頗黎鏡當中見魚眨杯
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閑斟不置罰閑弈無
爭劫閑日不整冠閑風無用箑以斯爲思慮
吾道寧疲薾衮衣競維繰鼓吹爭韃靸欲者
解擠排詬者能詀讘權豪暫翻覆刑禍相塡

壓此時一圭竇不肯饒閻閭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極（陸龜蒙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槩敵前聞富脩竹後說紛怪石風煙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却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城路車馬聲轆轤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雉牆繞曲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池容澹而古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悅若瀟湘隔雨靜挂殘絲煙消有餘脉塌來佳公子擺落名利役雖得祿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榻戴顒客說史足爲師譚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情便適偶蔭桂堪帷縱吟苔可席顧余眞任誕雅遂中心獲但喜醉還醒豈知從公尚白甘閑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卽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

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

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蘇舜欽滄浪亭記）予以罪廢無所歸寓舟

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贅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繚以牆亭北倚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戶軒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口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眞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舜欽滄浪詩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滄浪觀魚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群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滄浪靜吟獨遠虛亭步石矼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我

今飽食高眠外唯恨澄醪不滿缸滄浪懷友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
林紅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
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甄來還徑往醉吟
誰復伴衰翁獨步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
入步時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
知又初晴遊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澹弄
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歐
陽脩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
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
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
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
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
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秪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
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
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蓼
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
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胡
宿竄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煙舍悵望落
日滿滄浪亂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
不得秋色似瀟湘胡珵昔聞滄浪亭未濯滄
浪水先賢眇遺跡壯觀一何侈飛橋跨木末
巨浸折胡壘糟牀行萬甕綠牆周數里廢興
固在天庶用觀物理緬懷嘉祐世周道平如
砥相君賢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禍
豈在故紙青蠅變白黑作偏茲焉始所存醉
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嘉樹猶仰止
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醽新汲毀譽
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雋哉老益
壯論事方切齒我欲裂絳幔推着明光裏安
得上天風吹落君王耳梅堯臣寄題滄浪亭

枯槁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璙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爲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鏡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蠏時可網春羹茆白菰夏鼎烹紫蓴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醉戴中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眞曩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劉敬觀滄浪亭石感而有作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沒人悲之流風遺書見稱道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草隸亦不置剳苔堆立無棄遺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而後不爲時所疑滄浪亭空卉木老古石蒼蒼顏色好無脛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長史春禰彬閉門抱恨長

螺之類歲久摧圮猶有流杯四照百花樂堂惹雲風月等處每春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皆不復有今園屬張循王家（羅隱南園）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托幽棲葉長春菰闊科圓早蓴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窓飛野馬閑襲養醯雞水石心逾遠霄分已睽病憐王猛奢思笑隗囂泥澤國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持攜（蘇舜欽）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爲言（梅摯）長洲茂苑足珍材剩買前山活翠栽客土不疎承帝力幾多臣節共安來　長洲茂苑占幽奇巖榭珍臺入翠微園李露濃三色秀徑桃烟暖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遶風揭珠簾燕未歸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胡宿）

周元明遊南園一遍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紅粧珠珮交花影白馬春衫度柳陰向老追攀多强意隨時風物但驚心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周元明）慢爛花時錦繡張無端下馬繫垂楊山亭水閣笙歌地合與行人作醉鄉（程俱）王子池臺迹已荒年來華（御名）壓高岡長林不礙千山月老榦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蝸廬却喜通幽徑峭幘時來一嘯長

東莊九國志謂之東墅　與南園皆廣陵王元璙帥吳時其子文奉爲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三十年間極園池之賞奇卉異木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爲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

每燕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跨白騾披鶴氅緩步花逕或汎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飲蓋好事如此（九國志吳越備史）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爲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陳瓘瑩中主縣簿嘗賦詩（陳瓘鱸鄉亭中郎臺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倚畫欄傍）

如歸亭在吳江張先子野撤而新之蔡襄君謨題壁云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祕書丞張先始爲大之云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參少卿嘗守吳既謝事因居焉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官餘見人物條（范仲淹詩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邐綠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爐香扣上眞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卿侍

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蓀媚滄浪卞山居士道卿自號也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蘇人多游飲於此園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兩守吳謝事因家焉自號遂翁圃中有巖扃水月菴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等堂嘗自賦隱圃十二詠結菴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結宇十餘柱名溪館又築南湖臺於水中皆有詩隱圃雅得蒐裘地清宜隱者心綠葵才有甲青桂漸成陰獨曳山猿嘯往無勞俗駕尋湛然常寂處水月一菴深溪館年來納組去林下得身還泚泚清流處童童碧樹間淵魚樂且靜庭鶴壽而閑粗有淮安趣誰同賦小山○野意本自遂茲溪擁獨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疎櫺殺竹編書古紉蘭作佩馨王通昔不偶時亦坐汾亭南湖臺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採香徑方圓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休早全勝賀老還已賀八老歸六鑑矣湖○嶢榭水中央茲爲隱遯鄉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煙草碧瀰岸霜桃紅壓牆一新移林桃鴟夷儻居此必未入滄浪○水次揭危亭煙隄四面平栽蘆延宿鷺種柳待啼鸎雪霽清流漲風來夜艇橫輕微莫臨暨吾老懶逢迎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宮貢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隱在圃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樂圃

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圃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此地錢氏時號金谷朱父光祿始得之伯原營以爲圃名德所寓邦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圃坊朱自有記（樂圃記）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瀟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綺季追巖鄭踔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璙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諸衙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爲臺爲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爲民居更數姓矣慶曆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稍廣西壖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亦嘗請營之以爲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菟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於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家有廡所以

宅親黨也堂之南又爲堂三楹命之曰遂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遂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畜鶴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遂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予嘗拊琴賦詩於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跨流爲門水由門縈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爲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迹於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濯筆谿傍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遂經堂相直焉有三橋度谿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絶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西礀幽興循岡北走度水至于西圃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梧桐黃楊冬青椅桐樫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颺颺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鼎足或並如釵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蚬虬臥或如驚蛇走名不可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雪霜之所摧壓颱霆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未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曄夏倩珍藤幽蘿高下相映蘭菊猗猗蒹葭蒼蒼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爲不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緝時果分蹊嘉蔬滿畦摽梅沈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之謂矣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群史曆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服也曳杖逍遥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皐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群動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於此以自贅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遣將扁舟桴海浮游山岳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圃者吾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於此

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守之毋頹厥毋伐爾林學於斯食於斯是亦足以爲樂矣予豈能獨樂哉昔戴顒寓居魯望歸隱遺迹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紅梅閣在小市橋天聖中殿中丞吳感所居吳有姬曰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傳於一時蔣堂亦有吳殿丞新葺兩圃詩有深鎖煙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入門牆之句吳死閣爲林少卿家所得

三瑞堂在閶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以孝稱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爲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爲獻公不受以書抵虎丘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蘇軾詩）

五柳堂胡稷言所居在臨頓里陸龜蒙之舊址

也

如村胡嶧所居嶧父稷言作五柳堂至嶧又取老杜宅舍如荒村之句名其居曰如村

范家園在雍熙寺後范周無外所居

逸野堂在崑山老儒王僖所居僖累試不利以讀書自娛教其姪孫葆爲名儒至今此堂爲邑人所稱

醉眠亭在松江李無晦所居李本湖人徙居松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治園亭號醉眠

漫莊在毗村處士顧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以老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章憲何許明古堂泉聲到棐几山影覆繩牀愛酒陶元亮聽蛙孔德璋紛紛戰蠻觸丘壑信難忘人眼松間見）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吳葺小屋號蝸廬中有常寂光室勝義齋嘗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植竹菊鳳仙雞冠紅蒪芭蕉水青等七詠（遷居蝸廬有舍僅容膝有門不容車寰中孰非寄是豈眞吾廬不作大耳兒閉關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鋤）

不作下榻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河魚枯願從素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冰炭外傲睨萬物初坐視蠻觸戰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又葺蝸廬吳下四海無廬着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章憲自作記謂葺先人之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之曰復以警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堂詠歸清閟遐觀三亭以慕古尚賢各有詩（復軒記其歌云

洞視兮八荒了無物兮往無旁往古來今兮無際起復代謝兮不失吾常復乎復乎吾所寓兮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清曠堂）吾慕仲公理卜居樂清曠茲焉愜吾願名堂以自況我無適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棲遲翳窮巷境幽有經行心遠無得喪從容大化中信是義皇上（詠歸亭）吾慕曾夫子舍瑟言所志則非邦獨奠聖者意暮春春服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間所樂有餘味邈矣千載上神交得冥契當知結駟非不易窮閻是（清閟）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體物語尤工賦竹誇清閟唯我獨好之則亦有深意虛中可受道貫時無險易復若魏文貞直節而嫵媚伊余清閟中賞玩有遺味（遐觀亭）吾慕陶靖節處約而平寬涉園自成趣矯首復遐觀我亦散遊目俛仰天地間雲煙自舒卷

臞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

圖書館藏

居圍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爲題詩圃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煙雨觀橫秋閣凌風臺鬱峩城釣雪灘琉璃沼臞翁澗竹廳龜巢雲關緬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爲一總謂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爲大冶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錄其尤著于此俾其家世保焉（徐作開菴黎莧幽人室丘園隱者居一原青障合萬木綠陰疎手把歸田賦腰懸一種樹書桑麻連畛秀網罟入溪漁蒙與義）

島風煙水四圍軒亭窈窕更幽奇眼中泉石論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勘馬虺隤前日路寒松偃蹇舊年枝自嗟老去殊癡絕一月春愁廢作詩（呂本中伊洛冨山水家有五畝園花竹遶瀍澗不讓桃花源清時足眞賞戶門開層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莽蒼走萬里始及吳市門庵廬據形勝冰壺貯乾坤亭榭着仍穩不見斧鑿痕主人更超邁雲夢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語清而溫坐令車馬客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漸見兩目昏求田與問舍姑置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使世諦渾（蘇庠）王郎臞菴摩詰詩煙花繞舍江繞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東鄰蟹舍肯着我請辦蓑笠懸牛衣（浮天閣臞菴主人天與閑回欄飛閣臨滄灣晴波渺渺鴈行落坐見萬頃窮雲還百年有底付鳥翼未暇着脚鴛鴦間徑須呼酒澆磈磊莫遣瞑色霾煙鬢○

主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詩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秋落空江動碧虛黃蘆洲渚鴈飛初我來欲訪鷗夷子爲掛西風十幅蒲（平遠堂）柳外西風六幅蒲野塘睡鴨對春鉏如何喚得王摩詰畫作江南煙雨圖○寒蘆漸漸催秋晚浦雨溟濛憶去年它日未埋黃土陌爲君重賦補亡篇（草堂）笛臥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道青霄快活王侯何事如君（王鉉全家高隱白雲關事不縈懷夢亦閑欵乃交撐漁市散隔江城郭是人間（向子諲）仙翁五十鬢猶青高臥柴門畫亦扃茅舍已忘鍾鼎夢蒲輪休過薛蘿亭陰森門巷先生柳寂寞江天處士星晚歲田家農事了閑抄窗戚相牛經（沈與求）地控三州界池開十丈蓮桑麻無杜曲松菊有斜川別浦歸帆遠他山晚照妍江湖春水闊幽興白鷗前（程子山）待月凝雲闌垂竿釣雪灘虛窓搖冷翠傑閣聳高寒籠養千齡鶴爐燒九轉丹不須論許事心自清安○壁上煙蘿子窓前鴻素書短籬開窈窕嫩竹轉扶疎世事霜前葉聲名澗底樸柴桑陶靖節日暮荷歸鋤（何偁）多羨王居士心閑事事幽山從天末見江近枕邊流春圃千葩秀霜林百果收更能窮物理濠上看魚游○地占松江勝爲園不種瓜幽深清磬響高下石欄斜花密蜂隨蝶林深雀啅蛇勝如摩詰畫不是季鷹家○柳外長虹臥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窓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圃開帆何處船非關臺榭好此地最堪鄰○霜落川原淡風高木葉丹雲垂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禮佛因成塔焚香旋築壇竹聲過小院雜珮響珊珊○沙暖鴛鴦困江寒翡翠愁紅蓮秋的歷短櫂晚夷猶處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時明月下橫笛倒騎牛（僧道舉）竹裏蓬茅掩棘扉主人詩瘦帶寬圍種成首蓿先生飯製就芙蓉隱者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荻花秋渚鴈奴歸小溪

短艇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谿南谿北繞清漪舍後舍前圍短籬九九筭來成底夢
休休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賒酒阿買能書供賦詩丘壑政非公子事綺紈當預少年
知〔李彌正和祝鎰韻〕勞車發危坂劬艘失飛湍滔滔碓礹子疾走殊未闌鶴仙擺名宦結
廬松江干笑拍萍風浮瞬視草露溥圖川不愧輞亭谷寧先盤門豈俗駕拒室無哀箏彈
按行松菊間澹然有餘歡蓮巢衆香聚浮天百憂寬秋光斂洲渚暮翠籠峰巒我來挾良
朋道故盟未寒練顏仰孤標耐久同蒼官終當役薪水刀圭却衰殘〔陳棨〕季鷹雅志本江
湖胡爲入洛誠計疎一杯蓴羹歸夢歲晚僅飽松江鱸何如王郎十畝宅一生江頭枕
江碧西風落日弄煙波却笑陶朱計然策我來訪君春已深江花江柳翻綠陰相攜三徑
拾瑤草爲問客何苦心固知此事君計得我被微官苦相逼勸君謹勿語彈冠便恐紛
紛北山檄〔沈清江繞檻白鷗飛坐看潮痕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芰荷先製屈平衣
窓前楓葉曉初落亭下鱸魚秋正肥安得從君理蓑笠櫂歌相趁入煙霏

樂菴在崑山縣東六里圓明村侍御史李衡彥平歸老所居衡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志氣卓犖不群學問通性理登第後治縣有聲召對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典大藩俄引年而歸作此菴以經史圖畫自娛歲餘落致仕以侍御史同知貢舉復告老年幾八十起居不衰時過諸子於邑中已復還菴清脩

絕俗給事惟一蒼頭俄旬餘不食謝去醫藥手書數十紙徧別親舊勑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書訖掩戶蕭然而化其家刻其遺書總一大軸士大夫宗敬之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錢公輔譔范文正公義田記）范文正

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以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當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以朝陳鬷子鮒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鬷而鬷鬷鮒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鬷鬷鮒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

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令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之人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郎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朝廷事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義宅記吳門范氏自唐杜國龐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令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爲居宇爲場圃僦直無幾甚失初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圮廢改寘城中及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爲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八十丈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寖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績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

屬鑰爲記始未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嫗歎是舉也行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亍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況天下之大恩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所自來甚者反爲蠹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吳郡志卷十四 終

汲古閣重刊于虞山毛氏藏舊鈔本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十五

吳郡 范成大 撰

山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董監吳地記案郡國志曰吳山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鳴即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

絶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達注吳都賦引楊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於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湖中有蕑充貢按此卽今靈巖山以上皆董監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等書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

宮琴臺響屧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翫月池山頂之池有葵菰夏能去熱秋則去寒吳中每年暴乾供進其池至旱不竭葵菰今不復採琴臺下有大偃松身臥於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爲奇賞比年雷震一枝已瘁山下平瞰太湖及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絶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臥箭云梁天監中始置秀峰寺今爲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爲嘗
翠高聳一峰端正特立續圖經以爲吳鎮不
誣也山皆奇石卓筆峰爲最山半白雲泉亦
爲吳中第一水比年有寺僧師壽搜採巖巒
別立數亭皆奇峭又於白雲之上石壁中得
一泉如綫尤清冽云（蘇舜欽）吳會括衆山戢
戢不可數其間號天平
突兀爲之主傑然鎮西南群嶺爭拱輔吾知
造物意必以屏大府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
舞偉石如長人肅立欲言路擠蘿緣險磴爛
漫松石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石竇迸
玉泉泠泠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
旱年或播灑潤可足九土柰何但澄徹未爲

應龍取予方棄塵中巖壑素自許盤縱眺擇
勝處至此快心暫養肉聊自清終勝甘於虎
（范師道）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迹見賞能幾
人不止今與昔吳門多好山天平爲峻極旦
暮常白雲表裏皆珍石烟嵐十里光松桂四
時色我因一縱遊煩襟爲開釋感古懷君子
翻然長太息樂天賞雲泉詩章何歷歷今
數百年繼者漠然寂間遇希文來雙旌守鄉
國行春三讓原吟哦盡所得子美天與才尋
幽多採摭賦百五十言卜地黃金邇三賢固
有名山亦資輝赫比去還幾年不逢好事客
（楊備）久厭城居適野情搴笻躡屐傍山行人
間多少嶮巇路縱
是天平還不平

香山香口相直吳王種香於此山遺美人採香
焉傍有山溪名採香逕事具古蹟門

胥山在太湖之口吳王殺子胥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詳具辨證門

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此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脂絶穀後去吳山升仙去吳都賦云赤松蟬蛻而附麗此有寺名福臻〔楊備穹窿山〕吳郡名山第一山翠微心在碧霄間林泉瀟洒烟嵐秀直擬結廬終老閒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蔽日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有土人張氏買此山以葬開鑿巖石甚奇勝山半有大壑曰天池最佳處也〔華山精舍記〕〔楊備詩〕巖屏晚樹噪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鏡光功德水金波影裏石蓮花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

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乘獨轂飛輪之車尚傳至此其跡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水精宮於此尤極水府之珍怪（從ナ從ム）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淮南子云斷修蛇於洞庭左

傳云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今太湖東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包山上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侯景亂後乃有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天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眞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圖百里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從ナ從ム）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琅邪東

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九年越敗吳夫差于夫椒卽此是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有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從士縑從ム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居殿赤烏銜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從士從ム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室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吳郡西北有地名干隧是也句曲山聞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爲天壇之靈區天后之便關清虛之東牕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太湖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

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爲故跡房琯云不遊
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
物互見太湖門（皮日休雨中遊包山精舍松門亘五里彩翠高下絢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霎霎林上雨隱隱湖中電薜帶輕東腰荷笠低遮面濕黏烟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巖壑困中遇臺殿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數卷地稀無夏屋境僻乏朝膳刃栟櫚自搖扇俗態既斗藪情空眷戀道人摘芝菌爲余備午饌渴興石榴羹飢歷不麻飯如何事於役茲遊急于傳却將塵土衣一任瀑絲濺（陸龜蒙）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眞職及棲鍾梵侶又是清凉域乃知煙霞地絕俗無不得巖開一逕分栢擁深殿黑僧閒著圖畫像古非彫刻海客施明珠湘鼈料斡淨食有魚皆玉尾有鳥盡金臆手攜鞞鐸佳謳擲若在中印國千峯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心可以遺智識知君戰求勝尚倚功名力却下聽經徒然繞礦孤帆有行色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陳沈炯林屋館銘）夫從仕之又從仕之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宜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卿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牓輝蓬閬仙宮金臺崛起南瞰胥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雲瑞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峩峩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皮日休縹緲峯）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笻清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峯帶露嗅藥蔓和雲尋

鹿蹤時驚馳鼯鼠飛上千丈松翠碧內有室
叩之虛硈礐上下訢黔反古穴下徹海視之寒
鴻濛遇歇有佳思緣危無倦客須臾到絕頂
似鳥穿樊籠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泉岫
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
中片白作月分孤嵐爲吳宮一陣靉靆氣隱
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磬磐雨
點大金鶻轟下空暴光隔雲閃髣髴亘天龍
迹拳百丈尾下拔湖之洪捽爲一雲山欲與
昭迴通移時却撝下細碎衝與崧神物諒不
測絕景尤難窮杖策下反照漸聞仙觀鍾煙
波噴肌骨雲壑闃心胷竟死愛未足當生且
歡逢不然把天爵自拜太湖公（陸龜蒙）左右
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虛無
裹清晨躋磴道便是孱顏始據石郎更歌遇
泉還徙倚花奇忽如薦樹曲渾成几樂靜煙
靄知忘機猿狖喜頻攀峻過斗末造平如砥
舉首閡青冥迴眸聊下睞高帆大於鳥廣墠

蹝纔類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話
剛氣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遊止若道路耳
吾將自峯頂便可朝帝扆盡欲活群生不唯
私一已超騎明月幹復弄華星藥却下蓬萊
巔重窺清淺水身爲大塊客自號天隨子他
日向華陽敲雲問姓氏（皮日休桃花塢）夤緣
度南嶺盡日穿林樵窮深到茲塢逸興轉超
忽塢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
閑仙日月倚峯小精舍當嶺殘耕垈將洞任
迴環把雲恣披拂閑禽啼叫窱險狖眠碑矹
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勃清陰減鶴唾秀色
治人渴敲竹鬪錚縱弄泉爭咽盥空齋蒸柏
葉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無履韈（陸
龜蒙）行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
不見秦時人願此爲東風吹起枝上春願此
作流水潛浮藥中塵願此爲好鳥得棲花際
鄰願此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爲照花日暮
作涵花津試爲探花士出作偷桃臣桃源不

我棄庶可全天眞（張祜洞庭南館詩）一逕逗
霜林朱欄遶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
樹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沈還因此悲屈惆悵
又行吟（白居易早發洞庭）閒門縱翻色欲蒼
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
聲拽管絃長漸看梅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
帶霜出郭巳行十五里惟消一曲慢霓裳（又
洞庭小湖）湖山上頭別有湖中芰荷香氣占仙
都夜含星斗分乾象曉映雷雲作画圖風動
綠蘋天上浪鳥棲寒照月中鳥若非神物多
靈迹爭得長年冬不枯（方干早發洞庭）長天
接廣澤二氣共舍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
釣孤鍾鳴大峭片月落中流却憶鴟夷子當
時此泛舟（皮日休入林屋洞）齋心巳三日筋
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
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亭
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顧余慕大道不攏
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纔函

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眣眡苔髮紅鬇鬡試
足値坎窅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怪異焉
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焉白蝙蝠
來撲松炬明人語散須洞石響高玲玎唧底
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
綳俄爾造平淡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
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情雲漿湛
不動裔露涵而馨漱之恐減筭勺之必延齡
愁爲三官責不敢擕一甗昔云夏后民於此
藏眞經刻之以紫琳祕之以丹瓊期之以萬
祀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
簀一以出左神俄不扃禹書既云得吳國由
是傾蘇縫纔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嘆唶
將廻又伶傳却遵舊時道半日出杳冥屨泥
鼪惹石髓衣濕沾雲英縱以籙乏仙骨青文
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
窟自厭濁俗形却怪造物者遺我騎文星（陸
龜蒙）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淵爓矩斜貼

十耳餘二十六天九徵志未行于世出題之以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爲左神幽天即天后眞君之魖歐魁堆僻邪輩左右專備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士復嘯忘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苔井傍坎纏藥臼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爲大幽怖漸見微明誘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嘗聞白芝秀狀與琅花偶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餚餌非常人所能御何人能挹爵餌以代漿糗却笑探五符徒勞步雙斗眞君不可見焚盥空遲久眷戀玉碣文行行但廻首(王禹偁洞庭山)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眞賞白雲應得知(李彌大遊洞庭山)昔白樂天爲姑蘇太守遊洞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彌太守平江閱月而罷片帆來遊首訪翠峯追懷古昔擬樂天體聊繼其韻時異事別各遂所適之樂爾詩云山浮群玉

碧空沈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嘘海蜃洞天日月浴丹金秋林林結綠留連賞春塢藏紅次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菴裏傍龜山下有良田二十頃(皮日休菴裏)菴裏何幽奇膏腴二十頃風吹稻花香直過龜山頂青苗細膩臥白羽悠溶靜塍畔起鷗鶴田中通舴艋幾家傍潭洞孤戍當林嶺罷釣時賣菱停繰或焙茗峭然八十老生計於此永苦力供征賦怡顏過朝暝洞庭取異事包山極幽景念爾飽得知亦是遺民幸(陸龜蒙)山横路若絶轉纖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溝塍堕微溜桑柘含疎烟處處倚蠶箔家家下漁筌騃犢臥新篘野禽爭折蓮試招搔首翁共語殘陽邊今來九州內未得皆恬然賊陣始吉語狂波又凶年吾翁欲何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掉頭去蘆中聞刺船余知隱地術可以齊

眞仙終當從之
遊庶復全於天

石板在石公山前（皮日休）

翠石數百步如板漂
不流空疑水妃意浮出青玉
洲中若瑩龍劒外唯疊蛇予狂波忽然死浩
氣清且浮似將翠黛色抹破太湖秋安得三
五夕攜酒棹扁舟召取月夫人嘯歌於上頭
又恐霄景闊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碑立當
十二樓瓊文忽然下石板誰能留此事少知
者唯應波上鷗（陸龜蒙）一片剡山屏何時隳
洞門屹然空闢中萬古波濤痕我意上帝命
持來壓泉源恐爲庚辰官因怪力所掀又疑
廣袤次零亂旋驚奔不然遭霹靂强半沈無
垠如何造化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奇
蹤安可論吾今病煩暑據簟常昏昏欲從石
公乞（石板雜石瑩）理平如瓀前後植佳檜東
西置琴樽盡攜天
壤徒浩唱義皇言

龜頭山一名龜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闕出如龜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浙西碑石與壓砌緣池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其數山如剝皮矣舊有

神女祠（韋應物龜頭山神女歌龜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煙樹閉古廟中有蛾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魄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昤睞陰沈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纖瓊珮山精永魅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芧蜺煙露碧窓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莫椒醑巫女南音歌楚些碧水寞寞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藻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峯絕島

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枝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没烟消不可期明堂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吳宮空白首

禹期山在太湖中舊說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於此

思夫山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藥不回妻念之而死後人哀之以名山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若箕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於山下曰薦福寺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寺名名之山有五大塢圖經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馬雲三遊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峰壑之秀雲景之麗泉石之怪因其物象各以美名名五塢踞湖即總五塢之衆名爲六題焉踞湖山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塢洞壑邃衆峰屏障環濃嵐面光彩驚波背潺湲雲歸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掩蒙密級磴容躋攀錢氏建圭社此地爲家山芳桂塢森森芳桂樹團團削青玉春花飛澗戶秋實墜巖曲霜條封翠紫風葉搖香綠下有幽棲人結芳避世俗學仙讀丹經好道探藥籙

植根滿群峰不使樵斧觸（鵰居仇也道）飛泉塢高
崕落飛泉深源味冷冽雲津留玉乳石髓澄
金屑淙淙危磴響滴滴蒼蘚缺濺沫灑明珠
滿澗融寒雪岩夫就漱飲姬子臨浣潔不獨
愈痌疾自可清內熱脩竹塢檀欒偏岩川幽
谷氣象鮮風玉自宮徵秋籟成管絃夕靄起
碧霧晨曦生綠煙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攣
藤蘿交密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
疑相連丹霞塢東澗岩谷秀粲然金碧麗亘
野丹氣明向縱罽霏烟霽磴瀉紅玉泉林綉
赤鳳髻日出諸峰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紓絳
繒層崕榮錦斕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白
雲塢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永日抱幽石
因風度清溪炎隨夏景變凉高秋氣凄素靄
生巘崿練光帶虹霓潤澤施天下還返故山
棲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訪踞湖山人仇
君隱居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
茶甌香沸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朱

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臺翁夕陽半局殘棊在醉倚岩邊紫桂叢

秦餘杭山卽陽山也越入吳夫差晝夜馳走達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偟耶呼公孫聖三呼三應夫差大懼有項越兵大至遂擒之

鯢山吳王旦食於鯢卽此山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楊備）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酆都叢棘地岩扉應是古圜扉

栗山一名新石頭山山上有飛泉石松有吳先主

刻題處石杵西有金古於山採金劉道眞記云縣西有名山絶頂之上有石甑一人搖輒動與千人不異（吳地記）

會骸山相傳帶海有此山傳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會骸爲名（吳郡緣海縣四記）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卽常熟也（陸道瞻吳郡記）

鶴阜山亦名崔嵬山世傳禹治水時令童男童女入太湖引出此山欲以塡水至鶴邑墟不肯進因此以名或云卽師子山也

胥女山有白石山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胥門西行四十里過光福市市西五里土山也陸龜蒙采樵之處

陸山有石簣

故治山一峰上有碑云是徐水曹壇天帝曲水之曹旱牽牲至塘頂祀之則有暴水洗塘

長檣山秦始皇鑿山以造帆檣因名

吳郡志卷十五 終

風雨後參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十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虎丘

虎丘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遥望平田中一小丘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又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劒池千人坐也劒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劒各三千殉焉故以劒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

汲古閣 毛氏正本

故山名虎丘唐避諱曰武丘劒池浙中絶景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劒石點頭石憨憨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丘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丘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丘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爲山積壤爲丘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攷證等門（獨孤及夜宴序云方今內有嬖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吳西門峩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鏁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銜流霞之杯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發實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攬雲山爲我輩視

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
屬舞而歎今夕何夕人人醉罷皆賦以
爲此山故事皎然陪陸長源裴樞遊武丘雲
水夾雙剎遥疑湍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
由窺曳組探詭怪停驄訪幽奇情高氣爽
德暖春亦隨瑶草白的皪黃樓爭蔽虧金精
發壞陵劒彩沈靈池一覽匝天界中峰步未
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接松枝李峴劒閣間
葬日勞人力贏政穿來役鬼功澄碧尚疑神
物在等閑雷雨起潭中趙嘏虎丘贈魚處士
蘭若雲深處前年客重過巖空秋色動水闊
夕陽多早負江湖志今如鬢髮何惟君閑勝
我釣艇在煙波皮日休虎丘寺西小溪閑
泛詩鼓子花明白石岍桃枝竹覆翠嵐溪分
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陸龜蒙樹
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一里
千里曲直是漁翁行也迷許渾暫引寒泉灑
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
苑秋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
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煙霞四十春
權德輿酬陸四十虎丘對月東風變蘅薄時
景日妍和更想千峰夜浩然幽意多蕙香襲
閑趾松露滴喬柯潭影漾霞月石牀封薛蘿
夫君亦歲時已負青寅姿龍虎一門盛淵深
四海推駿駿步驟裹婉婉翥長離縱橫盡
瓊樹家林輕桂枝聲榮徒外獎恬淡方自適
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芊蕝瑶草秀斷續
雲實滴芳訊發幽緘新詩比良覿故人石渠
署美價滿中朝落日杉松直芬芬蘭杜飄雄
詞鼓溟海曠度豁烟霄營道幸同術論心皆
後凋循環伐木詠緬邈招隱情慙茲擁腫才
愛彼潺湲清拘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終結
方外期不待華髮生白居易香刹看非遠祇
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
僧坐靈池一劒沈海當亭雨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

好抽簪○夜遊西武丘不厭西丘寺間來即
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靑松影
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怪鳴珂瑤曳
雙紅旆娉婷十翠娥（容滿蟬態等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
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
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武丘寺路自開山
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
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數千
株）好住湖隄上長留一道春○武丘寺路宴
留別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
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駭轎嘶漸銷醉色
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
女墳湖北虎丘西（一本作[illegible]）李紳秋山古寺東
西遠竹院松門帳望同幽鳥靜時侵徑月野
煙消處滿林風塔分朱鴈餘霞外剎對金蝸
落照中官備散寮身却累往來塹謝二蓮宮
劉禹錫靑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
來遙從鳥飛處茲峰淪寶玉千載惟丘墓埋

劒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披翳薈路轉夕
陰遽虎嘯涯谷寒猿鳴松杉暮徘徊北樓上
海江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鴉歸萬家樹暫因
愜所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棲還雲簷香滴甘
露久迷空寂理多爲聲華故永欲投此山餘
生豈能誤劉禹錫虎丘見元相公題名愴然
有詠涯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
公蚤貴兼才美不得多時在世間○登虎丘
望海樓獨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
戶山月方出嶺碧池涵劒彩寶剎搖星影却
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清遠道士同沈恭子
遊虎丘我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四瀆與五
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峰詎近
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
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
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
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
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余鬼神忻

君共幽贊顏眞卿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揭來從舊林壑
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勝辰劒池穿萬
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
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絶
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
於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迹異
心寧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挹光
塵(李德裕追和顏眞卿)茂苑有靈峯嗟余未
遊觀藏山在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牆
巖潛千丈榦乃知造化意回斡資奇翫鏐騰
氣收江春襍藻前哲留篇翰共抑哀玉音皆舒文繡段難追彥回賞矚瞻唯徒起興公歎一夕如
再升含毫星斗爛(皮日休追和清遠道士詩)

序(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
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末以鬼神
自謂亦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
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倘在不得
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刻於巖際并有
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
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思
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首亦甚
奇愴余嗜古者觀而樂之因總而爲和答不
知孰氏之作其辭古而悲亦存于篇末噫清
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
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詩云成道自京
周避世窮炎漢荆杞雖云梗烟霞尚容竄茲
峯信靈異吾懷愚流翫古澀石鐵銼嵐重輕
埃湧松膏膩幽逕蘋末著孤岸諸蘿幄慕暗
衆鳥陶匏亂巖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缺仕)
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蟠蜿生夕景沆瀣餘
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學靈翰嗟余慕斯文

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贊（陸龜蒙追和清遠道士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況茲邁古士復歷蒼崖窴辰經幾十萬邈與靈壽亂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下高閣獨鳥沒遠岸嘯初風雨來吟餘鍾唄亂如何鍊精魂萬祀忽欲半寧爲斷臂憂肯作秋柏散吾聞酆官內日月自昏旦左修文郎縱橫灑篇翰斯人久湮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從重興贊（陸龜蒙補沈恭子詩序）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爲神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其文以爲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于篇中亦補亡之義也詩云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怨寡儔我亦小國（從龍易名慚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遊攜手桂枝下屬詞山石壁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丘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缺月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瓜爲情所囚異材偶絕境佳藻窮冥搜虛傾寂寞音敢東陽作雞佩詶（晁迥）遊虎丘詩序余罷掌賦東陽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餞乎閶門且曰虎丘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愜心諾而諧往由枝派來水與嘯清風目幽趣棹工叢力葉舟如飛拂白莢以半開榮紅樹以傍出篷詣幽境夐無纖塵相與披煙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爲佛宮俯臨劒池呀若斷岸磊砢嵯峩不能形容肆凝覽以東周惜頹景之西匿一觴一詠棁興而還逐裁八章以表嘉會時淳化四載自序詩云餞別閶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浣離愁旋洁羹醞乘漁艇急棹斜陽到虎丘千古劒池呀怪石一方金地枕清流歸時眷戀情無限不得從容人間秉燭遊（王禹偁）蘇牆圍着碧屧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裏不教幽境落人間

劒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忘還○（遊虎丘觀白傳舊題因而有作）樂天曾守郡酷愛虎丘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群麋鹿忘機狎鷗鷺乘興即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閑○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淚垂不是虎丘多勝緊拂衣歸去已多時○（吳王墓）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待虎跡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三月火（陳堯佐）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聳平田危欄遠思微吟好隱隱秋帆半入天○人間靈迹遍曾遊秖欠吳門訪虎丘今日偶來無限感闔閭墳左劒池頭（丁謂）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珮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虎丘山仙颿時傍瀑溪起珍羽多從杳靄還官大寵深難得服林泉懷舊敞是偷閒（梅詢）鳳池初下陟扉顏虎寺重遊敞舊關金鉞傳呼投釣渚寶天輝映讀書山臥龍昔日曾三顧遼鶴千年始一還應爲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幌詎容閒（范仲淹）昔見虎丘耽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劒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烟瓦亘東南（蔣堂）虎丘何爲山鯨波湧而顯（沈遘）海惟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遙峯乃衆陰四望拱孤巘上有梵王家高壓長洲苑遊人接踵來千里必重趼奔走趨層巔凌競陟雲棧下瞰洞庭甲傍睨靈巖淺巍乎屹寶閣仰之目睛眩中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烜三朝所祕藏百靈共幽贊茲焉眞福庭瞻者皆色灑銷夐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拂彤霞山脚環清甽北崖宿雪寒東皐晨曦暖陰森巖腹空詰屈廊腰轉秋磬落雲端宵燈耿天半處者病惱蠲來者鈍根遺寸膺邦寄時所歷遊屐遍不領旌旗行恐驚禽鹿散捫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歡欣訪古或興歎葬金墳

已隳淬劍池猶漫沐霰凋古杉（皮陸所詠古杉也）朱
丹浮斷簡（今秋崖下泉湧得竹簡數枚皆朱書有古年號）珍重講石
存議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
語悉冥搜清景不可追（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國朝
有筆札巖壁刻稜婉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
篆（蔡書劍池壁篆生公臺）二美貴禪扃千古駭人眼於
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緣善侶臻畢力梓
工偈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絢海衆咸安棲
宗風愈恢闡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自惟
挂纓歸心與紛挐斷每來尋香剎常得我野
弁久留蓮漏移相接犀談款露井汲雲漿（山有
陸鴻漸井）冰甕試芳蕣最憐草樹春幾變烟嵐晚
願借一庵石於茲修止觀○林端生色美新
晴樓閣依山若画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
潛想地遺靈僧窓松竹冬尤茂寺路煙霞晝
亦冥自愧踰年假麾守一迴方得扣禪扃（張
伯玉）東客從來過虎丘橋花渡口維扁舟闔
閭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鴟飀憶昔吳王

全盛日水犀十萬橫吳鉤楚山既掘荊人塜
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能破國誰知麋
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閑照劍池
秋（王紳）山頭古寺多陳迹故國空餘氣象雄
霸業已隨流水去闔閭墳草又西風（蘇軾）入
門無平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
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
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
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
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
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
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
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
行可請○（和劉孝叔會虎丘）白簡威猶凜青
山興已濃鶴閑雲作氅駝臥草埋峯跪屐若
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只遣三千履來
遊十二峯林空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瑶

臺路還如月下逢〔朱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虎丘之景蓋有三絶望山之形不越崗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絶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絶也劒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絶也兼是絶景以佛宮寶塔精廬重樓飛閣碕礒嶙峋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皆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閶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於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君欣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爲海湧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於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它石云元祐

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蒲宗孟〕長松遶步水灣環寺據吳王冢墓間瘦石千層開碧玉疎圍十里裹青山壁從地上嶄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下無人說法但空還○〔遊虎丘因書錢塘舊遊〕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遊東風昨夜思龍井曉雨全家入虎丘望見遠峯疑石衖〔南峯勝處〕悵尋歸路認花樓〔沙河勝處〕明朝一出閶門去清夢遙知在兩州〔章子厚〕闔閭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岸逢僧知近寺入門鑿石漸登山鈍鈎劒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日閑遊客幸無官事束何須齋舫斂昏還○傳聞城角饑行舟自擁笙歌選勝遊偶爲寒江阻潮汐再容清賞屬林丘燕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盡把蘇杭好烟景醉吟將去詫東州〔蘇舜欽〕重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酥酒聊驅萬古愁峽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徘

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空自蓋〔楊備〕闔閒城見古荒丘雲裏鐘聲滿寺樓白虎金晶人不見昔雄踞此山頭○〔劒池〕三尺龍盤古到今波光疑碧暮雲深沈綵不斷應無底山脚池心徹海心○〔試劒石〕白刃疑霜照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鑾巖前片石猶中斷切玉如泥也不難○〔生公講堂〕海上名山即虎丘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坐曾見巖邊石點頭〔孫靚〕冬温陽久亢一雪意頗快乘興泛扁舟出郭信如遘放棹得虎丘恍然銀色界瑤山夾細逕瓊樹偃曲蓋引步到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鸞翔空中千峯羃羃天外景虛雲可凌寒重酒易解群兒慶老翁於此氣不憊○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將窮事業便當老生涯泥飲酔生緬挑燈喜見華慇懃香火社問病到毗耶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驚回蝶栩栩喜聽鵲查查推戶風敲竹登牀雨散花匆匆一笑許隻履上青霞〔程俱〕四願

澥平野孤撐見林丘常疑湧地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臺靈縱想前修無情肯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干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達士東亭抑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輜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尋壑復經丘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葉最知秋虎去蔡蘆盡龍歸蛙黽愁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遊〔何胤〕平地涌巖壑稜層驚大雄何曾遠人世眞欲傍天宮白虎威靈在赤烏緣影空空生公能說法音與塔鈴同〔方惟深〕晉人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巖佛子廬曾爲二王宅當時槃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徘徊想遺跡那知非昔人復作登臨客○〔劒池〕雲崖倚天開蒼淵下澄澈世傳靈劒飛山石千丈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涔難詰歲久多異說惟當清夜來靜賞潭上月○〔千人石〕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當時聽法衆

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汚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臥〔方仲荀〕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劒曾此鑿扃顏〔王禹偁劒池銘并序〕虎丘劒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以爲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爲銘以辯之銘曰茂苑之側震澤之濂〔同嵐〕巖巖虎丘沈沈劒池峻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以仰視深不可測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妓忌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離艮有止兆蒙無亨期〔從對〕此屯難成乎險巇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融鬬結擊搏而裂斷璧雙揭摩雲不徹翠禿青殘挫銳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壅雷收拘怒而曲折慼束湍瀨呀搓洞穴鰡翻成窟龍戰有血匪自人力蓋從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劒何妄傳我欲涉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勒銘山巔破衆惑焉言余志焉〔徐渭西清詩話〕劒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

吳郡志卷十六 終

汲古閣 毛氏藏本

吳郡志卷十七

吳郡 范成大 撰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画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爲準分而爲四達隨方敘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 婁門 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廻文幾枚竹筍送德羅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澗藥承家事少爲溪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聞）

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閭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爲闔閭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閭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爲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絶漿而死郡人爲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 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 吳王闔閭造 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 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玉出葬日仙鶴舞引群鳴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通利橋
慶曆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冨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錢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　閶門

皐橋在吳縣西北閶門內漢議郎皐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李紳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囂塵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

都亭橋 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至德廟橋 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張廣橋

慈悲橋 烏盆橋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毅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書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綵行橋

利市橋 鵝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鞍鞋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錢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 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錢駙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華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議
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
以提刑名橋子秉爲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　封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至和元年僧達本重建橋序）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誌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宛轉駕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舊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楊備烏鵲橋上元詩云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爲秋河織女填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葑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臙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盡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閶橋　草橋　甫橋

洞橋　祝橋　星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梅摯過白頭橋詩云白頭橋柰白頭何橋擬唐敉白公建因得名近歲傲純修之人呼孫老舊德如存故老訶不特輿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西館橋　太平橋　薦行橋

市曹橋　白礚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翦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爲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闕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眞始復修之勝槩爲吳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綠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婁門外）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半塘寺前）　便山橋（虎丘寺前）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
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
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安里橋（已上並對門外）
秀峰橋　顏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藏圓橋　楞伽寺橋
謳橋　埂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奩具
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
塘也
練墟新橋（已上盤門外）
縣橋　驛橋　程橋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舊經

看婆橋　雙鳳橋　馬郤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冨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盛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卽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尉王

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以名橋
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
三山橫跨松江行者不可以筆舌
海內絶景唯遊者利有議以石
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
已不復立亦卒不果易
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
千萬承平犯淮中外戒嚴或
柱易木柱者
紹興

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鄭獬吳江橋詩云）三百欄干鎖画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蔣堂）鴈翅橋橫五湖北翬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藪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十七　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十八

吳郡　范成大　撰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卽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白居易泛太湖書事寄元微之）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

旗飛鷺翩翻白驚鼓跳魚撥剌紅濶雪壓多
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
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
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
中(皮日休)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
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
三萬六千頃千頃玻璨色連空淡無類照野
平絶隙好放靑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
二雙雙露寸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摇画鷁西
風乍獵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
崖拆樹動爲蜃尾山浮似鼇脊落照射鴻溶
淸輝蕩拋擲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漸暝
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汃肌上生瘆
瘵討異足邅迴尋幽多阻隔顧風與良便吹
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爲一高帆大弓滿羿射
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彫
籢龍音虫奴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
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來斗呀豁涌
處驚崖崒嶮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
妥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筆
巉巉見銅闕湖中穹崇山有銅闕左右皆輔弼盤空儼
相趍去勢猶橫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淸質
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軑太湖上禀歲池五之氣敦一水五
峉又云縱犇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爲靈官家
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澤玉之北堂纔迎沙嶼好指顧
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一聲語虒反耴鰞乙反
何當授眞檢得召天吳術一問朝宗方應
可譚悉(楊備)魚舠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
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蘇
子美)望太湖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
知深潤通曉月爲淸露氣入霜天作瞑陰笠
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
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梅堯臣)東吳臨海
若看月上靑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
烟沈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淸興惟將影

對形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皮日休）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爲明月灣半岩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鬘松瘦忽似欹石文或如虯釣壇兩三處苔老腥編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培橘栽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好處無境刪赦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陸龜蒙）昔開明月觀（故在臺建業城）秖傷荒野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迎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周迴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鏡銚暗積漸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悄不動萬象寒咿咿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爲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皮日休）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餘艎六宮閙艤衝後軍一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滌烏困避錦帆龍跃防鐵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踈踐因茲塞林屋空闊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鑿石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礫碎如丹粟波殿鄭妲醉蟾閣西施宿幾轉舍烟舟一唱來雲曲不知欄楯上夜有越人鑱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宮養麋鹿國破溝亦淺代變草空綠白馬都不知朝眠還暮浴（陸龜蒙）越恃君子衆大將壓全吳（越旣平私卒君吳將派天）澤以練舟師徙一境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

奩東洪波坐似馮夷軀戰艦百萬輩浮宮三
千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儲胥鳳押半鶴都
錦扛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躡風駈彈射
盡高鳥柸鱿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爲
墟兵利德日削反爲雠國屠至今鈞鏃殘尚
與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煙亦孤丁魂尚
有淚合灑
靑楓枯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廻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眞可銷夏也（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爲兩涯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爲銷夏灣此名無所私亦曰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掃粉墨松竹調塤篪山果紅靺鞨水苔清鬈鬆木陰厚若瓦巖磴滑如飴我來此遊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肅肅寒生肌小艤或可泛（方言云小舸謂之艇）短策或可支行驚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弄輕浪解巾敵涼颸但有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暍死緣奔馳此中便可老焉用名利爲（陸龜蒙）霞島焰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淸如秋古岍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遙風吹蒹葭折處嗚颼颼昔予守圭竇過於冋祿因日爲籧篨從（渠曲二簞之異）結分作祇裯讐（低刃二音並單衣）願狎寒水怪不封朱轂侯豈知煙浪涯坐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從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消憂

投龍潭在龜山（皮日休）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木瀑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獰色如怒日氣涌樸臭煤波澄掃純漆下有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母見烟際楓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跸時有慕道者作彼投龍

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蜿蜒投之光焌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祕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曉山翠吾皇病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汚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據驪珠睡何必費黃金年年授星使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

景物勝絶（皮日休）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蘂紅蜻蜓裹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舫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隱荻共君作箇生涯（陸龜蒙）拂釣清風細麗飄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帖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陸龜蒙）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席搖搖白蔣知秋露裏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酒旗竿倚河橋○把鈎絳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沈漁翁罟鮒（音鄰）網也村送客艤舸即是清霜刮野乘閑莫厭裘重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瀆垂虹跨其上天下絶景也（程俱松江賦）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遨屬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

蟄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輈時則八荒收
雲千里一碧在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
雲天出没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
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奏實爲五
湖地脉四達行爲松江泂泂渾渾溶溶洋洋
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盼若散螺黛於微茫五
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瞑霜林夏寒暮烟
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鱗鶴之所憩蛟鼉
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繅繲之下
採石明月之灣鞄[illegible]賄[illegible]草衣木茹泊若
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
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決漭燭
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
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
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
而失方令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
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垤塊
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

霾鬱與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
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瀕濛寞兀乍見乍
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
時矯首而斯盡圉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
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
外游者有待樂内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
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攬五湖于一
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蔕於胷中乎（後松江
賦）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　亡是叟
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髯
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
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臥波截
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横空萬景所會而垂
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
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
腋下謀悞機先見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
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爲雨翼方風馳

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
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
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
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觴
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
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
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偕
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梵亂錢鏐
崛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
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
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
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數曰一江方東
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
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

群吏皐畝暴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
右境過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
之雄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爲二城鎮威武
以江之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
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數曰一江方東
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
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

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
夫子亦嘗弔扶眼之忠魂而訪伏劒者之靈
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
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兮子安
適而不歸歲婉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搖搖其
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
於一笑宋之問夜渡吳松江懷古宿帆震澤
口曉渡松江濱掉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群信
潮頓覺滿睛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
起雲水鄉盡天衢歎息爲吳君謀士伏劒死
至今悲所聞○又渡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
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
劒別龍初沒書成鴈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
復催年張懷多年襆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
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野糜終是憶長林鱸
魚未得乘歸興鷗鳥唯應信此心見說新橋
好風景會須乘月濯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

葉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
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
海鷗杜牧堠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
蒼江湖潮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殿涼月轉
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
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泊松江清露白雲
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湖雨一相失
夜泊橫塘心渺然白居易松江亭攜樂觀漁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爲客
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鱠紅
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
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薛據泊震澤口日落
草木陰舟徙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
水泠泊值漁翁窅窅逢樵子雲開天宁靜月
明照萬里早鴈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
遠遊登岸望長洲寥落星欲盡曈朧氣漸收
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劒范蠡
亦乘流欲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許渾泊松
江渡漠漠故宮地月凉風露幽雞鳴荒戍曉
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兼葭南渡舟去鄉
今已遠更上望京樓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
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
一事分明數得鱠殘魚陸龜蒙柳下江飡待
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唯
有沙邊水勃公錢昭度憶具區平生愛具區
島嶼夾陂湖竹雨籠鸂鶒花烟溼鷓鴣神仙
疑有宅魚鼈自爲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
吳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粳粳
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
橙薑飽食不爲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潮凸
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
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又憶吳
松江晚泊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遡
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
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蔡肇除夜宿垂虹
亭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

歲除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
稜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橋下霜蛟貪睡美爲
槌千鼓作雷聲〔王禹偁〕中郎亭樹據江鄉雅
稱詩翁賦醉章蓴菜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
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倚畫欄傍○二
爲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輸
野鳥一蓑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
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
惹埃塵○〔又〕松江亭〕登臨陡覺挹塵埃時有
驚鷺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窓〔陳堯佐〕平波
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梅黃扁舟繫岸不
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蔣堂〕游松江〕江人見
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
去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
殘殘弄月波興盡歸來還更喜舞鷗相送入
烟蘿○〔長橋觀魚〕〔凝翫〕光東向欲朧明漁艇
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烟昏落月嶺頭殘曉混
疎星鳴榜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
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中秋新〕
橋對月〕月晃長江上下同画橋橫截冷光中
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佛氏解
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
盡但欲追隨乘曉風〔蘇軾〕吳越溪山興未窮
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
朝西北風絶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
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
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
連江雨盡日舟橫壁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
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
盤尾鬣紅〔楊備長橋〕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
沈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兩

岘頭〇(吳江)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
酒鋼驚起鴛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章)
憲松江謁王文穆令宰暑退凉生過雨天鳥
飛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
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
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地圓〇晚泊
松江長隄牽百丈舣艋泝清漪山與殘霞暝
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鴈度天遠暮帆遲瞢欲
浮家去烟
波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楊備)琴丁結友事耕
耘田熟翻如處芮君
彼此持廉爲棄物
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
門(皮日休)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
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潦

陸龜蒙)水平波淡遶田塘鶴殉人沈萬古
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
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楊備)臨
流何必
弔前非且說吳宮得意時夾岘
桃花烟水綠画船安穩載西施

箭涇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
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
爲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
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
荷紅芰遶樓臺可憐風物

還依舊曾見
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即城裏沿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爲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爲蔬圃此種蓮舊蹟也上有採蓮涇橋

風雨樓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十九

吳郡范成大撰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丘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攷而近世郟亶暨其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爲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

汲古閣

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爲湖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丘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丘與權記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潴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姦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檜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爲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爲崑山主簿始陳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以授有司郡相經遠邇興屯舍宿饌薪既成以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効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元君實總之粤十月甲午治後先設外防以

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猶風號霾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爲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芰蒲芙蕖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鱓瀆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牌用合抱以爲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牌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田無涔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牌用柏以爲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牌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瀼皆道而及江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諏諏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爲記

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篠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蘆篠中俟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

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
曰隄成至今爲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
成於至和二年立石其間
瀆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
壞也蓋丘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
後郟亶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
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郟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
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
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
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
浦茜涇七丫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
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
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
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
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
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
無効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
山常熟吳江皆浚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
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
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
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
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
樂戴墟等十餘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
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平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
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

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爲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寵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石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昆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昆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桓家鱷鰈等瀼及常熟之市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碧宅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其間尚有二三尺其淺者可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而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

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

之東接于海之瓏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濮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瑶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之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瑶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沙堰門吳堰顧廟堰丁堰李堰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堰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堰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堰身之東其田尚有丘訟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旱則蓄水而爲旱田耳堰門之良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之良田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某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

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吕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陿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至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三)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高下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耳

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役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塘門以防其壅則高田之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田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

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夫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圃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呶呶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賙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堰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堰阜流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溉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畢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基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之亦不下一丈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湃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

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

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崐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爲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旣小是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爲自水也今崑山柘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刈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illegible][illegible]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

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觀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淤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淤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觀昨來議狹汴河者謂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致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

太湖之水汉不如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巳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巳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以乾坼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淤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卽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

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
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
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
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
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
田之匹夫謀議壁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
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
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
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
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爲切當又緣
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
知大段壁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
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爲
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
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
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
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
當時都水監立下官貟賞典不重故上下因
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
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壁畫修
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
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
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
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
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
田地連堽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
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二
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
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
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
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
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
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効則
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
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

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今究窮得之無功侯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故曰治田者先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條去固不若臣之古人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之朝廷侯敕旨(四)論令來乞以治田爲先決水不過五年而後田既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生長鄉里世爲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侯敕旨(四)論令來乞以治田爲先決水不過五年而後田既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可開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十三里有零以

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爲一橫塘不過爲縱浦二十餘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一年借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萬夫分爲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

圖書館

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　　　而治之五年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始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昔有十堰今後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潴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堽門以豬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

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圩使塘浦闊深而隄圩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圩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令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堽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圩自北平浦北圩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圩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圩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

之北六七里間曰浜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愧浦顧匯浦養鱷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曰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雛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盞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浜浦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涇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浜市橫塘至和塘已上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廢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水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皆廢故也謹按大虞浦大虞浦小虞浦高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雛瀆下雛鑫塘官浦瀆橫塘在南者曰浜市已具松江項內更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按大虞浦大虞浦小虞浦高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雛瀆下雛鑫塘官浦瀆橫塘在南者曰浜市已具松江項內更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皆廢故也謹按大虞浦大虞浦小虞浦高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雛瀆下雛鑫塘官浦瀆橫塘在南者曰浜市已具松江項內更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按大虞浦大虞浦小虞浦高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雛瀆下雛鑫塘官浦瀆橫塘在南者曰浜市已具松江項內更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南六七里而有浜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皆廢故也謹按大虞浦大虞浦小虞浦高塘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浦界浦鳳涇浦任浦鑫塘至和塘北大浦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雛瀆下雛鑫塘官浦瀆橫塘在南者曰浜市已具松江項內更

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艮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闊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螽涇南湖涇湖浮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

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螽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綦布以爲圩自近以及遠則艮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堰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剔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蓊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

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滃没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迹凡三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二十條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北者七里而爲雞鳴大場浦練祈浦唐章浦已上塘浦四十量灣各是畎引條江

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北者七里而爲雞鳴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一十橫塘之跡也謹下項練祈塘是七里而爲一一十八條小來浦謹下項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鈎浦雙浦下項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荇浦滬瀆浦爛泥浦松江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新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

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雞鳴上海浦下海浦及浦江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江有大浦二十條北岸有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橫瀝鴨頭塘支涇半涇塘青堰橫瀝五家堰橫瀝堰門等二十五楊墓子涇西涇東涇及堰門薛市門黃姑塘錢門塘劉塘張堰堰門薛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斜門直塘支塘李墓塘北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斜門直塘支塘李墓塘北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

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

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塭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斗門或置堰而下爲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用塭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足一泓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北大浦周浦杜浦林浦三條橫塘福山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橫塘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崑山常熟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餘條北及浦下縣界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丫浦鄭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湜湖浦吳泗浦錨腳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塲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鱓溝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橫塘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塭皐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皐之地以塘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浸潤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壞一時漫流瀦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行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

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峄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峄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爲淺近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欲今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閼其塘浦高其隄峄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閼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

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爲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爲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爲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峄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堰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亶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爲司農寺

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鏤板編下州縣許諸色人者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爲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亶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亶書以爲可行遂眞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爲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郊亶修圩未得與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驩然十三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閧斥罵燈悉踩踐驛門亦破亶幙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爲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鐃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

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夫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不知古人建立隄防堰閘所以防太湖泛溢浸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渚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安秀之華亭嘉禾民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於太湖四郡之境當瀕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爲謬論之方出於港浦復爲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爲權豪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爲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爲長久之策指之常熟崑山茜涇等十之地爲可導諸港而決之使開福山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

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留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爲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巳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畝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浜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與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

治諸邑限水之制闗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闗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爲隄岍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塩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爲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埠爲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埠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

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
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
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
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
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
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浚常州之無錫縣界
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
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
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
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
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
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
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潮而不
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
卸堰水而不知築隄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
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垾
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
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
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
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
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
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
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
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爲
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
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
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
可衡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
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閘范參政仲淹
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
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啟
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
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
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
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
海岍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

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岍
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
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
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夾乞謹守
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
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
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
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其
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
於楊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
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没何也蓋
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岍以
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
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
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
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岍以爲隄防則決堰未
多而民田已没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
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
爲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
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
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
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
四萬項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
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
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redacted]多開溝港故
上流[redacted]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
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
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
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埤然上流
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閭作或洪雨繼至所
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一必有衝蕩蓋沿
江北岍三十餘浦唯鹽鐵埤塘可直瀉水北
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于江湖瀼合而爲
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
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
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爲大堰或說

水實以防江水卽吳松江水經入東海而吳
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
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
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
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
所以賊水不[redacted]久無患害考漢晉隋唐以
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
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
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
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
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以地勢卑下所謂
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防江邊海有爲隄岸
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載
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載
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
卽僑令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
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甫道高廣徑直
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

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卽古人治平江之水
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爲
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
塘隄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
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
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
松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
湊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
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黨效漢唐以來隄
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
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
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
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
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
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
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涸之餘其
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爲良田況五縣積水中
所謂湖窪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

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鱓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鴈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廣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爲斗門水瀕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埂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瀕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泗瀼百家瀼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埂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瀼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其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爲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郟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爲

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爲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爲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吁陌之水蓋橫

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太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菱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遺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砌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

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祠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户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謹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

浦自古置閘隨潮啟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仰莊徽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爲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自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自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汎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塭身塭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

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爲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巳用亦爲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巳開閘既巳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爲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項愈泄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爲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爲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岍高圍民田而巳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爲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爲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爲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且頓議開通地埋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令於三十六浦中肆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閘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爲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

以沙不淤利也淤於閘内使港浦水以得通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潮多作堰斷海之決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閉啓閘水有泄而無

二利也瀕於閘内使港浦水以得通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外去淤積江海港浦既深浚治里外之浦日有工則泥

沙不淤於閘内使港浦水以得通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四利也瀕於閘内使港浦水以得通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海浮泛也積江海港浦既深浚治里外之浦日有工則泥

沙不淤於閘内使港浦水以得通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或欲住泛貨船令止可三五里使之通泊

限拘收住泛貨船令止可三五里使之通泊

山諸浦一通徹也閘東之海沙濃各開而潮水二利也

後開諸浦一通徹也閘東之海沙濃各開而潮水二利也

閘閉膏腴小舟不阻往來勝水二也

地閘閉膏腴小舟不阻往來勝水二也

緣平江鄉水莫美於田以爲低水田爲積水盡奔正如盛中水隨風往來者至和塘也二也

鄉緣平江鄉水莫美於田以爲低水田爲積水盡奔正如盛中水隨風往來者至和塘也二也

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積山城一百五十七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山城一百五十七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水盡奔正如盛中水隨風往來者至和塘也二也常居裏田崑田

亦然正如盛中水隨風往來者至和塘也二也常居裏田崑田

水亦然奔正如盛中水隨風往來者至和塘也二也常居裏田崑田

皆陸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陸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城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七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十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里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通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往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來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害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者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常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動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輒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守風往往居耳非圩

風往往居耳非圩

往往居耳非圩

往居耳非圩

居耳非圩

耳非圩

非圩

圩

以謂岘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岘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地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形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相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應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昔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人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築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圩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岘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山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之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東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北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風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則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常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熟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與未之水東赴者積

未之水東赴者積

之水東赴者積

水東赴者積

東赴者積

赴者積

者積

積

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塞鹹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築埋之人無必近力澄泛之江

次常熟二塘之岘以限絶東西往岘之上也田使浦置往開之有

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圍裏低田開浦置往開之有

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岘之來者害今若輒開守也二塘爲熟去

覆舟之虞塘岘皆漫滅往來者動若輒開守也二塘爲熟去

淚衝擊塘岘漫滅往來者動若輒開守也二塘爲熟去

凡積水之岘以盡令修築圩岘來使水無所

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没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日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雖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丫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浦瑕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磾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

其說是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

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
條具事目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
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
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椿米支撥十
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
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椿錢貼支并降空名
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
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
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
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
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
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
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
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
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
事文武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
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
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

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飲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奬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卽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撡拄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墖坊北長三十四

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
役三十一萬工堰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祈
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
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
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
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
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
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
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尺通役十二

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
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一
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
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
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
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
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
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
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

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 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拗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斜門二所及圍裏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

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止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舍誡其

妻曰我爲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瞋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劒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

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楚丘訢投劒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

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慘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淸旦懷(從九從丶)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淸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蜮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蜮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踶跂微進欲啄螳蜮蜮黃雀但知伺螳蜮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從九從丶)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

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
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
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
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
善道

季扎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
季扎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扎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扎遂
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
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

季扎之劒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劒
繫之冢樹由是扎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
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
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
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
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
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
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
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
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
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
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
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
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

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第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

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弟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皐伯通漢賢者居皐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爲
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
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
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
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
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
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已
候焉爲娼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
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塡滿惡其收
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
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
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
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
猶負薪拯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威靈以來
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

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絶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畧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諮權亦疑其不爲已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績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仕吳（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

次子廕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

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 遜弟瑁子喜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尚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

遜子抗抗子景遜族子凱凱子徹

扎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
拜大司馬荆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從亡ム）
機雲外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瀀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
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
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從亡）
（從ム）論演其意以箴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
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一

陸（從广从乚）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從恳從月）才通行潔
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
至終無他辭出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
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
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丞華
覈表薦（從广从恳從乚）曰（從广从恳從乚）天姿聰（從恳從月）才通行潔
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
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

修而庶績熙矣（從肩從匕）卒子式嗣

陸褘孫皓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褘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玟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從立從厶）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絶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

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敘畧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從從亡ム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曄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

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廕其德宇甍謚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絶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竝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
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
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
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
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二十一

吳郡　范　成大　撰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閶

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眞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

梁梁泉昫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遜沛國劉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倕竝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閒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槩仕齊揚州別駕

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遥光作亂尚書令徐孝嗣啓閉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絳襄襄梁仕

陸澄字彦深吳人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墳籍

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

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

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

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勇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曰下唯勇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婞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彊禦爲義興太守寬惠爲下所稱卒官特進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從從昸昸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翬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

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尚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

敕付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譜牒雅有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强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琯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即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

陸繕字士繻倜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解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謚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謚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峻封
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
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
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
都督荆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詣闕
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弟子才
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
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
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
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
始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慶後築
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況
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紹泰中歷散
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謚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
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

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鄭灼傳）詡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摛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摛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舂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元僭號封子（從辶從厶）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僵偃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

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識論高

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眞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工部尚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東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既仕好薦藉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仕不赫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

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璿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推勤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璿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舊史作泳之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騎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悵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術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竇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甥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隱義興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左僕射謚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
不中往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
雖幽憂疾痛貧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十
畝與江通常苦飢躬耕鎛之勤嗜茶置園顧
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
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齎束書茶竈筆牀
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

不至李蔚盧雋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
詔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
人皆贈右補闕 唐書 龜蒙善爲賦絶妙人有
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
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 談苑 龜蒙與顏蕘皮
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
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
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
作傳貽史官韋莊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蕘

陸誇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歐陽秬遺書誚其出處之遽誇遂還秬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簡練容典倨橫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歷兗蔡虢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重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尚書

陸徵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徵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陳時政闕失唱第曰皆駁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徵之已卒

吳郡志卷二十一 終

鳳卿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二十二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顧琛字弘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竝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覬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覬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　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濯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蠡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蒭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

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俱不就

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

子烜烜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

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

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王敬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丘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

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量遠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纘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謚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聞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息博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竝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

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從從广象表又撰通史要畧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嗣從肩從匕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從肩從匕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琛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

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洎梁給事中耀至少連十三代矣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高貫百氏窕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夏卿所述望蓋耆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校萃甲科次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龔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襄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爲太學正卒歸葬虎丘

戴顒字仲若父逵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耍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竝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

戴公山下也

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鎖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剩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竝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簡出

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黙仕梁）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虞悰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從士從厶）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奧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舍歡薛蘿起扶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尚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抱朴子）

何點字子晳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眞素通美

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嗣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丘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弟嗣本名犯太祖廟諱

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竝棲隱求

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壽惟祖尚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

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

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助教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倜儻好謀畧博涉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

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之地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爲鄰境所憚累遷五兵尚書卒謚曰從木從亘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齋設講肆集從士從厶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

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恩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勳德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勑鐫之畧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徵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

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
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驎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
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
憂三年纔經不離身經冬不御綿纊形體骨
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
爲隕涕嘗在園中晝卧見人盜菜徐轉身向
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
爲學士校書郎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
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
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
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
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
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
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
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
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從之素履眞確謙冲從ム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巖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宁特宜優奬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

後放歸丘壑

朱佐曰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曰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

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其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復策高等大曆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還囊橐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冢寵賜贈帛儒先以爲榮卒贈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溫恕嘗慕陸象先爲人正元初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

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竊吾名雷霆之下君
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
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
晚槩懷順宗爲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
所先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
爲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
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尚書封晉陵郡
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既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
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
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既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
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
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尚書右丞湖南
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靖聞
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

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上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書記破朱泚公異爲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赦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

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悴見者憂其死
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
表其閭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
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
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外所至以
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
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
下惜之

吳郡志卷二十二 終

風雨樓藏書記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二十三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賴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爲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爲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

汲古閣 毛民 藏本

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

悌（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爲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爲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晝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爲郡守舉善以教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按而友之

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謝景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尚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禺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從良從月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禍難方作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

為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祕(從享)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為鄱陽太守王(從父)作逆以軍期召衆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

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謚曰靖弟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官儀同三司謚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溫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諸行遂併幽之駱統表理曰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鍔息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從亦作從貞立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

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驟裹以迅驟爲功鷹集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斡種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張禕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鬳付禕使酖王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

卒子暢仕宋

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悛見之清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尚書亘元簒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從之從ム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

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客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撰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勑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笑林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

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從木從亘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亘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亘邪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前將軍封侯亘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琳所枉害

卜靜字從士從厶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刺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尚書性狷厲

好爲清議是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浸潤所譖

韋曜字弘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議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麾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

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羣陸抗奇其勇器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鏁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清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沉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繫惟誕與顧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鍾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論文貞先生三子

奭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吳郡志卷二十三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二十四

吳郡范　成大　撰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固辭以疾就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爲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弟鏡永辯岱俱知

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

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爲東遷令殷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

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徙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

諡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從木從士從亘從厶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又資饋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諡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輔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從士從厶書兼

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暮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褘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弑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興覺狀義宣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令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

其清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畏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輀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謚簡子子充仕齊

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

斬之郡內莫敢動者告張沖曰璟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暠陸閑少年未知名璟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璟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璟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啟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

張沖字思約敷弟柬之子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

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啟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旐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積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蕭頴胄舉動自若頴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頴胄深善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没廬墓六年性疎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嵊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嵊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箠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嵊嵊斬其使景遣侯子鑒擊嵊嵊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刃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

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罕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璩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從丈從ム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斛

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卽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

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稜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

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

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爲吳郡太守卒謚穆子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燻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從文從ム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

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從彳從乱）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從彳從乱）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謚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從小從亘）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樅死白其母母曰樅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

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殺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嵩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沖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群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丘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弟從申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

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浚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與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荊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爲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爲方挽詩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舍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吳郡志卷二十四終

凤凰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二十五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鏘戶部尚書

汲古閣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爽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湖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脩篁嘉木掩映隈奥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空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

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宦（馮集宿）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罷卷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它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遠鎮訥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戴萍荇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　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不過三十五歲感歎叵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

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

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敘其事 墨客揮犀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長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摧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益顯 眞宗即位銳意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强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

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當以土德王天下又言 眞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

龔識給事中 眞正字犯廟諱嫌名 孝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 本朝龔唐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

節度使　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柚文謁王禹

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爲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　仁宗即位進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
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
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
至圖画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
以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
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
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疎雋
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

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倨
踞坐不起即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劾
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
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
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
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酤數倍景德中獻所撰
虎鈐經應籌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
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

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贄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囘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歸田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爲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慶曆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官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皐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强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緡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皦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

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塵起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兵按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謚文肅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　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眞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袞繡坊卒年七十

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國側號畫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剸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劾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

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戡帥嶺南常袞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華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曆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請郡自效　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

居於吳年八十二令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愼儀之孫幼穎悟絶人讀書虎丘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修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怵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峰攻苦食淡遂博極群書鄉人號有脚書廚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

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丐歸一日徧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騭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迹刻深甚於羅織黨錮事載國史

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没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强

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沔其慕尚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奏王瞻王厚取邈川青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阨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事具七檜堂條下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斁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勑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鄆澶青永興河陽諸郡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

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尚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義象先以古學進勉

間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啟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尚詳平又以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

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眞定府鄆許秦定青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謚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園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絶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郢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陳之奇字虞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母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璋尚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

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卽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亹亹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

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眞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卽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耕入耕穫間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謂精詣警絶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袍笏於其家得與化軍助教拜受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卽屏居

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彝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
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
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
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
楊公即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
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神夷氣昌未嘗有
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
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
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
世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
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
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二十五　終

風儀後裔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第二十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

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趍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又揖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地瀕雷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

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

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卽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

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閻灝撰文正公眞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皐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父薨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闈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備西戎

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覿等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　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問人材法度悉實以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　徽宗即

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

不當不候參告令供職一時聳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强卿等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覿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當從之乞罷京城猪羊圈解

山陵盟器之煩費曾布楊前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窘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元年知頴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責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絁袍不爲表襮沽名譽食飲不擇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卽清居端坐全眞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

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當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敘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尚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忠宣薨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弟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

獄事解猶謫冀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薨特
渥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
平遽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甥焉方遺表獄作
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寵穸某實預議正平
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爲人
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
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
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
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

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
開封府法曹知鄧縣葺堰埭百餘決導瀦積
徙常熟濬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
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握節不撓府尹胥安
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蔣
堂敘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唷自唐末作麗
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誼並在
錢忠懿王幕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

皆葬吳縣三讓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適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名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纘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聞之曰

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而卒（延賓佳話 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氣槩肆亢類如此

林處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置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　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弟號其居曰樂圃時俊咸師仰之號樂圃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

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曆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

民無不納足者徙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光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郡薦辟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謚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謚曰康陶淵

明隱約就閒其謚曰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秉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謚曰康靖先生林希逸史朱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秘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illegible]始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戇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啖壯士不閱月得戇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窻蓬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嚮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錙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虜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

家云出疆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虜廷上書虜帥粘罕乞歸二聖爲虜所留尚書洪皓自虜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仕珠林至甫曾祖可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

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稍稍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讐校精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尤遂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爲之序

郟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亶始嘗條吳中水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亶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不以爲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郟長官有幼成譽悟集行于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荆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尚鄉試已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薦春官與李豸方叔游知友直賢以

其兄之子妻之迨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晏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尚强健即挂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煇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閻丘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既挂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第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

郎通判常州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頹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丘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　昭慈聖獻皇后既復位號典冊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風雨樓藏書記
墨刊于虞山微古閣

吳郡志卷第二十七

吳郡 范成大 撰

人物

顏字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字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斬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紹字天和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遍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竅隄防潰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于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

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跋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閎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壈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户部侍郎論國用大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

弟兢字朗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　徽宗賜號圓通禪師

子蔵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
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
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編歷中外師
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
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菴優游求志十餘
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
年七十三
潘兗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

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
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
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
召對　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
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
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
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

進士崑山自郊亶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

知其爲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踐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户部郎官將作監户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

山[illegible]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
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
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於天願減
已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臾腦
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
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蹭蹬塲屋以特恩廷試
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
行義薦之仍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

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皇
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
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毋
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
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
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
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　車駕南幸游
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

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虜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

橐予之　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

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奕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辦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既歸杜門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已輒俛首欲寐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未始較人皆義之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遶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温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温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葢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尊苟非名爵勸善不

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
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列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昇爲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樞鏡要）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從良從刀）節外新共嬪風邁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

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敖母戴顒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敖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焉

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姊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甪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第二十七終

鳳闕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第二十八

吳郡 范成大 撰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牓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牓

丁謂宰相　錢昆諫議大夫　謝濤太子賓客

咸平二年孫暨牓

凌咸　陸元圭　龔緯識弟

汲古閣 毛氏正本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牓

鄭載　譚應　許式

龔紀緯兄　胡堯佐　許洞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牓

鄭爲　龔會元識姪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牓

謝絳濤子知制誥　胡獻卿　范仲淹參知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牓

鄭修爲子　錢象先吏部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牓

葉清臣翰林學士　鄭戩載弟樞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李瑀 直講堪子 龔宗元 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

范師道 仲淹姪 元絳 參知政事 鄭條 爲子

林襲明 朱公綽 林茂先 襲明兄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

程師孟 鄭戩 戩弟刑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牓

陳之奇 之武兄 鄭君平 修子 陸絳

鄭戩 戩弟 張詵 天章閣待制

慶曆二年楊寘牓

李瑜 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曆六年賈黯牓

崇大年 鄭方平 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牓

范純仁 仲淹子宰相 張僑 士廉姪 李川

郎淑

皇祐五年鄭獬牓

滕甫（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牓

陸元規 郟亶

嘉祐四年劉煇牓

朱長文（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林尚（咸德姪）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牓

沈括（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張（從享從文）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改名景平伸子）

鄭伸　凌民師（民瞻兄）　范世亮（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牓

黃汝平　梅灝　林程（茂先子）

張顏（僑子）　龔程（宗元子）　孫沖

黃頡（顏弟）　黃彥（頡兄）

熙寧九年徐鑄牓

張元素　張元弼　林稙（茂先子）

郭際　顧襄（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牓

秦希甫　張諤　林种（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牓

嚴君鄰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參

元豐八年焦蹈牓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翺　錢梵
元祐三年李常寧牓
范敦樂　周沔　丁覲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牓
林虡　嚴適　程騭師孟姪
魏志　陳噩　施遠
鄭倧戩孫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牓
胡浹　程亢　林穎茂先子
富鈞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郁師醇　魏憲志弟吏部侍郎　林虙虡兄
富洵嚴孫
元符三年李釜牓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敦　方振　陶從才　從廣

徐端行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牓

崔伯乘　潘兌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昌衡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薿牓

程元允師孟姪孫　李彌大尚書　邊知章

龔況程子　陶振從才從廣弟　范聞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棠　朱發長文子　鄭聖任

胡思洽子　胡寬　李彌遠彌大弟侍郎

單師淵　李毗

政和二年莫儔牓

陳遘　林閎　顏孚

林摯　顏爲孚兄　方純彥

王闡　麋鍇

政和五年何桌牓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栴

黃偉　王裳 棠弟　葉高節

張敏功 顏子　沈季孫　顏采 長民子

唐輝 儼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薿

政和八年嘉王牓

顏天選　魏貢 憲弟　徐鷹

錢仲思　顏安時 大選叔　張德本

李益 瑀孫　鄭護　林璵 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牓

程元弦 元允弟　范崙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牓

范雩　余仔 達先伯　李大鼐

林儼 崙姪　王葆　凌哲 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 戩孫　居世英

富元衡 嚴孫　邊知白 戶部侍郎　凌遘 哲兄改名遠

建炎二年李易牓

倪成修　唐燁 輝弟　楊景

凌揆 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 上舍附 鄭大讜 戴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孫起卿 觀子 范成象 雩姪 郟升卿 亶孫
馬迥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 天選姪 王嘉彥 葆姪 沈詢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何俌 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麓 嚴煥 君鄰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詹左 翁翊臣 李渥
錢佃 觀復子 吳畋 祝端表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牓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光　胡百能

麋師旦錯子　冷世修世光弟　林光祖虞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余松　錢侯佃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雩子

趙思　陳嵓卿晉卿兄　鄒嶸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鄭廉作肅姪　陳端友　顏度發弟叔平父

王萬葆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馬先覺　呂篆　方思純彥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章澥　胡元功元質弟　唐子壽燁子

王藝　成欽亮（端亮弟）　鄒止宗（嶰弟）
郁异、　袁宗仁（鼇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辟甫　孫紹先（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牓
何淇（佃姪）　李卞（姪起）　林璞（璵孫）
辛機　林琰（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牓
范之柔（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棠孫）
吳兢　范藻（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騤牓
姚濟　錢萬頃（兄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牓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牓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裳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牓

衛涇 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 敏功孫　黃演 策曾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牓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褒然　李南 姪公繙　李起宗 應祥兄

顏叔玠 叔淵兄　丁慤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弟　葛燦

紹熙四年陳亮牓

黃涇 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姚宜中 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 棐叔 麋溧 師旦子 顏叔瑤 叔平弟

潘興嗣 涇兄 衞沂

嘉泰二年傅行簡牓

曹函 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綝 沈誠 詢孫 姜京

趙汝璨 趙汝礪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 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趙汝淳 鄭啓 陶永 叔振

周深源 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衛洽 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桑　趙濤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譜

嘉定七年袁甫牓

衛洙　王尚輔 保大叔棠姪　張震發

顏儼 長民曾孫爲孫　黃必大

嘉定十年吳潛牓

趙汝禒 汝初兄　趙希魯　麋楷 溧兄

趙湻夫　沈有開　王圭 父邁乾道己丑鄭牓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黃保大 必大弟　王斗文 毓姪孫　趙滬夫

李公縉 叔南 施秉 貫温州寓居吴江 趙體國
謝鄂 上舍 王埜 從事郎 張新 震發從弟
陶瑜 叔祖永 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 伯卞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鄭起潛 上舍甲科 趙崇驥 汝積子 朱檜
周申 內舍南姪深源兄 蔡珏 內舍 李任 通直
郁雲 內舍昇姪 褚南 右科孫姪孫 沈應昌
凌雲 揆姪孫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盛文昭 章姪 莫子文 內舍 趙磻夫 黔夫兄
趙崇詩 趙時伸 磻夫子黔夫姪 葉酉發 蒙之姪
徐章 鼐弟 顏楔 叔瑤姒 蔣南金
紹定二年黃朴牓
陶虎 叔永姪瑜 盛文韶 章姪文昭兄 郁中 昇姪雲弟 趙侶祖 興祖弟
王寯 啟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牓

褚玫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鼎牓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牓

朱起宗　推第一人恩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牓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嘌狀元
紹熙元年屬仲詳牓
蔡華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狀元
嘉泰二年葉濚牓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牓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牓
劉以中絕倫

吳郡志卷第二十八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

吳郡范成大撰

土物

干將莫耶二劒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劒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劒聞於王王使作劒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

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葵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劒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

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劒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劒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劒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劒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劒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

屬鏤之劒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 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鈎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百金吳作鈎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舉衆鈎示之曰何者是也鈎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鈎師向鈎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鈎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鈎不離身 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靨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

太湖石爲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勔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傍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剜石面膺作彈窩紋衛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堦陛者則出湖中之黿山塋

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爲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陳沫太湖石賦并序

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爲賦其辭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蓍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鐓韓稜之劒利於鐓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墅公侯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囿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之經

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爲磬兮汝濁其聲古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子之醜(程俱太湖採石賦)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爲賦云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刳山探海皆世之競迺若富媼贅瘤則爲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巘巖於骨骼與尾龍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今使者窺覆穴蕩沉沙搜奇疆於洞脚刷巧勢於丘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嵲嵲續劒閣之峩峩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覿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戸蛾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圮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煑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縱姑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爲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琛琲天不祕其寶樟楠楩梓地不愛其生而靑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後陋也非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朴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明者矣抑嘗

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踶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盲之自瘞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抹故將鑄采石以爲劒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鑿豈閉縱之能無九年之災湯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曰不蔽則明川不閼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可緩故將放鞭石于宜都回雨暘於咳眄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芧不薅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膏導之有素奈狡兎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不傾方披旒而出黈偉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柝索之馭益危於薄氷矧

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龔氣毋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囊陽城之師又何驚於蔫姑之處吾其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蔑之人輩瞽其知鹿豕其游竊聽妄議乃命知之〔臼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嵇仕晏先生嗜書禰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令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爲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長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舍宇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

寡徒消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
甲羅漢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先是公之寮史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
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瓌納奇四五年間纍纍
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
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
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
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鋭劌如劒戟者又有
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
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噬
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
景麗之旦巖㟥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
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擧要而
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
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
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
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
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
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
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
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
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
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石
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
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
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
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
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
年五月丁丑記〔牛僧孺題太湖石詩序〕李蘇
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
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
虎鬬恢怪鬼神驚帶雨新冰淨轉敲碎玉鳴
攙叉鋒刃簇縷絡釣絲縈近水搖奇冷依松
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胡
準深凹刻兕觵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噤
瘮微寒早輪囷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鼇足困

支撐珍重姑蘇守相憐嬾慢情爲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百程池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茁支如對十年兄王歡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嬈人當綺皓視秩卽公卿楠䎃硿砳礚瀫定念此圝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縈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鑾鏘玉韻聆烟波舍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鶵貌纖鋩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酲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墟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湫小歎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論鄉耋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謠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

揚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詩）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騈仙掌出鐫拆劒門開峭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嶙嶙狀凝成瑟瑟脉廉能露鋒刃淸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嵬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班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深剜馬腦罍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爲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亦有媒拔提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頹疎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差峩近觀怪嶔崟巉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過呀然劒門深形質貫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爲異時用非所

任磨刀不如礪礪皀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皮日休詩〕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蘚巖高下刻乃是天誅怪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綢珊瑚厥狀復若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貔連絡若鉤鏁重疊如蓼蒨或如天帝符膊肛篔簹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載之勞舳艫通侯一以眄貴却驪龍珠厚賜以睨晝遠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品齠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裁基棟宇礧砢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璜或將破仇敵百鍛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此選檻牙眞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峯所尚者蔥蒨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釧刻削九琳窻玲瓏五明扇新琱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眄〔胡宿詩〕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腳失寒瓊漱成一染孤雲勢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遶蒼苔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爲七等以虎丘石井爲第三吳松江爲第六今劒池傍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濶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爲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

僧如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劒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爲作屋覆之別爲亭於井傍以爲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意無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涓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陳純臣薦白雲泉書）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晉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

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北苑之一旗袁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爲天下之信非閻下而誰歟恭惟閻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靄是四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寘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愧文辭窘澀不足爲來今之信儻閻下一漱齒牙之末擘牋發詠樂天如在當敏策避道不任拳拳之誠〔錢藻〕白雲巖靜最深喂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鑿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自鰲峯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憨憨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爲得道僧名憨憨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眞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礵出陽山鑿山爲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爛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土人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

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酘（徒鬪反）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酘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酘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詰官自言耳內養甚驚

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談苑）（唐李邕鬬鴨賦）東吳王孫嘯傲閶門魚橫玉劒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潤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謳徙座取物爲娛徽羽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鳧坐籠而振少步而趨唼喋爭食離徙帶鵾隨綠波而澹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爲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泓波而弄吭各來匹而爲群繞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聲謂驚鴻迴疑返鵠遍又兮掣曳聯翩兮踴躍忽驚逝以差池儵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爲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濩排錦石蹴瓊沙披羽翰簸煙霞避參差之荇菜噣菌萓之荷花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鄭訇厲天蛙黽兮失笑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傾市之鶴慙妍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傳良戒之而在鬬俾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爲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鳥見鶴以爲同類無猜遂爲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

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秖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咏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妒侶害群由爾爲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眞可畏

鵁鶄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脛丹爪噣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爲賦詩焉詞賦曾誇鸜鵒媲角瑒姘欲流果爲名悞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晚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鄰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銕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擘炙魚推七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鱠吳王闔閭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爲之吳人作鱠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鱠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

如筋尚類鱠形案此卽今之鱠殘魚博物志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爲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葉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筈和爲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爲金羹玉鱠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鱠絲鱠事具鱠魚條〔陶弼江上魚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薤

白魚出太湖者爲勝舊説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産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絶珍大略如巨蟹之螯爲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楝花時爲候諺曰楝子花開石首來筒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噉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
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
者故人食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
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
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
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
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
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
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
子荆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
豚而後卽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
人丁隲因食河豚而死以爲世戒明道雜志
針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針春時群集
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
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茭也菰首吳謂
之茭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啜疑葉衍或
誤今人作鱸羹乃茆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蠏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蠏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蠏螯香葢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鼜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蠏斷得逐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逐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十八
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終

古虞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上海圖書館藏書

吳郡志卷第三十

吳郡　范成大　撰

土物下

彭螖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 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内海中以萬把别遷著水十數日即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群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産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鯸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鯸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敷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群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眞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鯸魚大業雜記

鱸魚含肚脯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redacted]皮光徹如黃油[redacted]鹹有味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濶二

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包如赤瑠璃美勝鱭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鱭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鱖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爲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鱣鮪大業雜記

蜜蝂擁劒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蝂糖蝂之類擁劒卽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劒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蝂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鄉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卽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頻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湖海清和遠人修貢爲韻云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珠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節迺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淳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

金色帶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向
熟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
周制則郷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淹穰
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
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
而甚遠齊方物以登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
可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猶
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
自媚實豜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
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
洲隨橇梨而莫逐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
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
衆斯橘也來則備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
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
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苞之橘
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
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
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採碧林冬生大小異
名乍去霜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
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
征上方端想邈佐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
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要荒之貢得斯華實
之英乃明四目乃厚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
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在乎務本
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
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
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
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
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烟
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
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
也則其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
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白居易揀貢橘書情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
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
力望闕難伸螻蟻誠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

朱實表丹誠(梅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祉中還結素封人

眞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爲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飣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爲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慕焉夷而酌西子其實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甾霸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于泡幻藏千歲於一班舉棄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鴈夷款朱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

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酔夢紛紜始如髭蠻鼓包山之桂楫如林屋之瓊闕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惸躅屬此觴於西子洗士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義熙起居注）

方蔕柿出常熟蔕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鞓紅味極甘鬆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丘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

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白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烏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卽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樹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略志於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卽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映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嗽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梅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飄可玩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

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曰百葉緗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游略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僧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葉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接始不勝數吳下紅梅詩傳于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

篇號絕唱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曰杏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斕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曰蠏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蠏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徇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始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白居易郡圃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妬今年好爲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添

在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眞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酣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飣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盆漫移數株置船尾纔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

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爲巖桂詩人或指以爲桂非是（白居易）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illegible]每霜雪壓多雖不死荊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〇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爲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傍亦有之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煑以爲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柰春何[illegible]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爲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繒綵爲幕彌覆其上

每花身飾金爲牌記其名動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爲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家）鞓紅雲葉及茜金球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葢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豪宅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曉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宮（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爲貴枝閑深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葢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爲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葢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

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

（略云）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鍪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穀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金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垂絲菊花蘂深黃蕚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而極小無大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葉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汎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

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蘤皆中空攢成一匾毬子細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傍淺白大葉三數層花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于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植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餘子傍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散清絕一枝只一蕊莖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末利菊花葉繁瓣全似末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醃菊細葉稠疊全似醃醾比末利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曰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蕊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蜷之鬈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傍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紅曰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末霜即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

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為療結花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甚芳令吳下所植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為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特香略如瑞香山礬輩圃中夾路多植之（梅摯海仙花）泥根捧入故吳宮暖力迎隨帶漸紅嫩桃酥髻綿帶紅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舊椒辭覷學吐礴灑法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風者（陸龜蒙）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鬬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丘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百鎰先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貪夫或有凭欄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園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

哺雞吳人謂雞鶵伏卵爲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丘泛舟云桃枝竹覆翠嵐溪白芷一名葯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爲貴

陸龜蒙採葯賦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爲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觀一時之流恨摭萬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楚非湘搴其榮烟攜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藏惰思矜年慵情喪晚胡縄繫晷以難駐藉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爲送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顧謂者碧玉爲名偷襲積競縈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疊葉而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黃牽心而不定飄若縱心縣旌契卯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爲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爲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欺皓本掩湘簃房紅者自破帶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烟分麝墨猶淫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户薤兮約弱蜂咋葉而先盡鶯踶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草志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苗烟活風條翠諼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爲上計掾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裾而霧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蓼綠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舍眞竦擢自持雖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蟲織怨以成段酒蠲愁而判劑江僕射之孤燈

向壁不少凄迷張記室之少婦當壚應還細
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波疲於子建爲使花
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鵾鴈第誰如防膽怯
空屏宜畫魁堆壘名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
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
伯雅夢亦沉沉如逢
王母少黎書遲數數

棣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棣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叅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墻當戶一端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蓴味香滑尤宜芼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爲名對 晉書

菰菜唐人有云濶葉吳菰巨根蜀蒟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

有五色瓜歲充賦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一野艇幾西東清泠映碧空裏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纔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饒人懷拔擢功梯山謾多品不與世流同芰即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酉陽雜俎折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餛飩菱

最甘香腰菱廢矣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最恩大教乙酉加牛今

吳郡范成大撰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晫重作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

汲古閣 毛氏正本

物樓檜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　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驌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　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

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爲殿額（伯驌跋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迺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顏咫尺猗歟盛哉臣觀唐文皇書晝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後爲美譚然於明道聞教爲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入法夏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道妙於化原蘗斯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百神撝訶護持罔敢或後當與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驌恭題君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　壽皇嘉焉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爲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輔集九光之法駕蜿蟠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颸游於肹蠁甄靈貺於幅員　皇上聽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眷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瑩光萃梓材於荊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

而不竦瓊檐繡栱倏若化成金陀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粲朝曦之采想觚稜宿非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鑒之玉珥知足稱於降臨睨帖妥之瑤壇庶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鼇之竊扑敢伸善頌以佐歡謹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誄朝隮拋梁南只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曬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輸景晛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闢坤珍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闈康壽宸褒尊隆德教並恢於形管仁恩長栝於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兵革民編益劭於耕農千里絕扎瘥之螯四民均亭毒之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服肅千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眞風皮日休傷開元顧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婁玉笥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雷平舊游處五芝無影草微微觀中有金寶牌眞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籙李若濟奉　命建庵額三字亦　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眞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

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
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
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眞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燬於兵
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
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
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

夫大道無名强其名而彰用至敬無類聚其
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
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
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
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淸淨以化
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
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異巢由
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
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也
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從而
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
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
子从仌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
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勑敵建吳門之巨屏
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
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从仌主開元觀省甄
處洞从仌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棟蓼母兮
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甕之

後林烏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巳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州仗芝主而建焉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僦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俾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後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睟容有儀芝蓋雲駢婉若瑤池之會氷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眞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槩此實盡之暨

聖上承乾許王入覲隨圖籍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文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爲銘曰蘇臺南阯震澤東涘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邏)仡門乃與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它山未勒祕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萍夾岸莎春來乘興宿烟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筍翠鈿狼籍撒圓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傍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皮日休曉

次神景宮夜半幽夢中福舟似皃躍曉來到
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
遐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濕莎裳淺泉
漸草屬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逕侵沆
寥仙扉傍巖嶂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嶽
臨幽墟天萬想皆擺落壇霊有芝菌殿聖無
鳥雀瓊幃自迴旋錦旌空燦錯鼎氣爲龍虎
香烟混丹曦凝看出嶺雲默聽佳崦裏花光
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佳崦裏花光
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擬鐸清齋洞前院敢
負從仕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霊藥金醴
可酣暢玉豉堪咀嚼存心服鶯胎叩齒讀龍
蹻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貔於
蟲不毒蠆嘗聞擇骨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
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貌惡
每嗟原憲瘇常苦齊侯瘧終然令委頓剛亦
慕寥廓三茅亦常往竟與珪紺溝欲問包山
神來賒少巖壑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

神景灑襟袖清如臨藥珠屏雖然群動息
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軒
羽人傲夾戸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
省研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毋未垂嬰芝
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
白蔬杯醽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眞鉗頸
肯信扑鰲傾猶疑夏蟲永從仕津蕩瓊壟紫
禾啼金鼎盡出水霜書期君一披省皮日休
三宿神景宮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
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
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敵客
牀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笋席寒侵肌氣清寐
不著起坐臨墀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
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窓櫺帶乳蘇壁縫
舍雲雞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羈雖沆瀣欲滴
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庸發如吹篪杉
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
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陸龜蒙霊蹤

未徧尋不覺豁色暝迴頭問棲所稍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髣髴聞玉笙敲鏗動涼磬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眞語若接雲皇命尺宅按來平華地漱餘淨頻窺宿羽龍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峯徜徉事歸艇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眞觀梁大同四年置

(元豐中陳于撰上眞宮記)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巃嵸辟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爲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天即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爲宮即今之壽聖上眞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爲晝慘焉而晦莫辨其爲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猱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燋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爲月而不眩其速積四時以爲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逝者誰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年州牧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遷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間焉不蹊則蘙蔓荒我室荊棘蕪我路矣況緜久哉紹先至即誅穢以治廬非

特肅神位而巳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
非特限坌莽而巳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閟
神明既容山蔬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熙
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攺元紹先亡令朱超政
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
其傳以齊戒攝心之適不以夷險動也以鍼
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
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爲先生也蓋昔之所巳
廢至二人而輿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
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
余因爲之詵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
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眞也以心君神以神王
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搆而
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
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
傳於祕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眞
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
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即將以

相天地而焉爲天地所相行之密以與鬼神
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爲鬼神所役出入其
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
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者爲
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巋之
不行於天下者爲信者不篤乎此而歟者好
行詐也令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
奮振吾道以典壞濟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
難見也余所以樂爲記其大署而文爲之詵
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休逕
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樀菌杖頭紫緣崖展
齒剎半日到上眞洞宮郟造難雙戶搭眞景
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蹣跚琪樹
夾一遥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怪狀吁可
嘆大螾騰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坼甲胄枝
節擒傴豻鏵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皆襹徙風
聲痝跁跒地力痑黐根上露鉗鈥空中往波
瀾合時若着莽潤處如轘轃儼對無霸陣靜

問嚴陵灘壘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絜
寂歷中毀高巑岏靜架九色節閑懸十絕幡
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葉道士位當
昇霣官欲箋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
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目草往往生空壇羽
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絜然與
之懽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
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住必擬褰儒冠陸龜
蒙當聞昇三淸眞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
一自相亞霄裙或霞絜侍女忽玉妃坐進金
碧腴去馳颺欲駕今來上眞觀悅若心霣訝
柢恐暫神遊又凝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
生瑾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
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
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施
天鎛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佩引凉姿
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閑暇何
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霣巖山下修葢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卽梁重從女從厶寺入國朝爲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今額韋應物登重從女從厶寺閣時暇陟雲從從扌晨霄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

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畦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孫）靚能仁寺重鑄鐘銘（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爲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斤晉陵孫靚爲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爲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驚不守其眞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聾破瞶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閑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携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于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朱朗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朗捨宅爲寺舊傳朱朗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朗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

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爲寺（楊備朱明寺）不悌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牛夜狂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爲之名崇吳禪院　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爲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勑經樓龔頤正爲之記其略如此（方子通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詩）使君瀟洒上賓閑金地無塵畫敞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琯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綦毋潛銘）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器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

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
畧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
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
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極厄無
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爲
歸誠之地比丘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
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
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
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
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
無言聖(從)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
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
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位
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
護社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
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
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
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
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
朗才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
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
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璿
巧揉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
起舊有增飾(從)正殿之四露蔓長廡之南
垂廊開房室增加廄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
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
維嵩彩翠虹新欒櫨雲密斂爾已就宛然化
成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
闕闉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
越之士地富聚落之腹壯爲塔廟之首標吳
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
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
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
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
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喧浮客一過

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諸敘事不
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
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天人用慶從
從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
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
其故疎綴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從斷斜通
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象設不覩風埃咸
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
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粲粲僧士誰非會情投
心霧塞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
透檻虎翼飛薨與國同劫配天作程假詞紹
奔山驚途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
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
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㫐經營結從從斷心
願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
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
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
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
寧篆額楊備詩高刹長憯敞淨居方袍圓笠
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
建淳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
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
宅所建通從ㄊ從ㄙ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
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
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
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

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燼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二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蕈茹鉢遂破墜視其墜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盖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爲業樹此詹綸無甄小鮹布斯九罭常待六鼇遥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屋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爲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黄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没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

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益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鷺而靈相嵓嵓漸來就浦仰覩神像巍然雙沉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蓮寧須玉軸背各有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僊之姿非凡所徙試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祗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權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晉山之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爲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敕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侯稽康之鍛既鐫既鏤是磨是銑曄如光定湛似日輪亦聞說法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逢覩十方俱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聖云亡尚追議於有若楚臣頑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動之后更圖長樂之壹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禮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現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巍巍天像堂宇嚴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寶茲靈像履木晨游凌濤夜上

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眞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留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願浮水沫命役馳騎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闔國若干百年當至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獲之以爲異乃藁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以爲異意遂觀而爲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二聖之遺因寄天隨子帝青石作緣水姿(石佛律也律四云天此鉢所帝獻精也王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麨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閑吹(陸)龜蒙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也緣)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裹見不煩西去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侯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一作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李)紳開元寺(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狀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太半亦無也詩云十層花宇眞毫相數仞峯巒閟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巖窗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皮)日休早景即事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鴿馴多在寶幡中何塵外虛爲契不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上眾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襯縱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泬思

竹窻猶掛夢寃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發
源小品同辯正論亦有九流一曰禪家者流殷浩讀小品經下二百籤疑義以
問支道林（皮日休開筍園）園鏁開聲駭鹿羣滿林
鮮籜水犀文森森競泫林梢雨嚶嚶爭穿石
上雲並出亦如舊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
烟束露如相遺何從脩從山明朝不茹葷（陸龜蒙）
春龍爭地養擅欒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
豪當埡塽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
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
高下揭烟寒（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煩暑
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
漦湘任誕禁全散臨幽搨旋移松行將雅拜
篁陣欲交麾鷄望塔青髀識登樓白鴿知石
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筒簟臨杉穗紗巾透
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湘烟重迴蕉
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
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欹懷君瀟洒處孤夢遶
罘罳鷄（辭能題寺閣）一閣見一瀟郡亂流仍亂

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唱棹吳門去啼
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
程公闢留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坊路稍西
興來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
金妙欲飛藍轝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棘菱
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頰覺炎歊一多微○仙
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携觴步入
千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
襟懷猶過野僧閑城中此地
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顒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爲寺號北禪院

（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歊蒸何處避來入戴顒
宅逍遙脫單絞放曠抛輕策爬搔林下風偃
仰澗中石湘殘蟬烟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
失煩襟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

日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臧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鴿能閑處傍禪床雪林滿眼空羈滯欲對彌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皮日休）院寒青靄正沉沉霜淺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烟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　徽宗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即以爲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守堅覺初二僧）曾携舊書卷來宿古禪林

錫龜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鋪茵席魚跳上紫芡蝶化緣青壁俪心是玉蓮徒耳爲金磬敵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易豈獨斷韋編幾將刊鍊樵龜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俪既起謝儒（從）仕亦（從）日擺落函丈湖翻商羽翼封章帷幄遍夢寐江湖日谷塵高欹華陽幘詔去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礫索俪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賾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殿龜高名不可劾勝境徒堪惜墨沼轉疎蕪（從）仕齋踰閾寂遲遲不能去涼颸滿杉柏日下洲島清烟生苾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龜（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從）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窗中掛鉢囊今

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杭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顏汗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乳虎沙獨揀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失暗規箴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分襟分野三河潤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悰張翰鱠夢想陸機鵝松下菴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爲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逮　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　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比舊增新四衆歸仰雲水坌集爲一大叢林建炎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　爾朝所知德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請公諉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燼至今未能復

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益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係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爲戴宅則此卽今北禪寺矣（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爲有無自性爲空空有融一卽中道義雖石舡渡海蚊背負山不爲希有事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顒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叔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爲有滅無爲有爲之體有爲無爲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乘義所得得無所得二俱眞一乘之義也爲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德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眞際逶迤沙煩惱衆生自莫不斷除魚吞鈎虎落穽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行次乞食及往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塡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桓精舍末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傳大士造攝山棲霞寺林渡沁師造南陵隱靜寺傳大士造攝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盧山遠法師造

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玦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倬哉迷盧宏亘太千百億日月藉緣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爲海般若爲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實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爲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洒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白居易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儔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三千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葢下藏葢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爲飾環葢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鍇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曠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眾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揵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俄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腊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

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于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一

同邑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三十二

吳郡范成大撰

郭外寺

雲巖寺卽虎丘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爲寺卽劒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丘山門（王隨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爲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

汲古閣 毛氏正本

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匣之流扁諸之劒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劒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丘焉故上有劒池或曰秦皇試劒池亦謂之磨劒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劒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劒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爲沉劒池今則有三丈濶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劒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劒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爲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眞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逕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卽晉王氏伯仲珣

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中迫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砥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凝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彰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往斐敷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

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王隨撰　葉清臣御書閣碑　真宗文
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
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
天地並況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
西奠汾睢南遊苦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
昇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
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寖尋經藝披編日
仄黜翰宵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
義光簡冊休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
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
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從刑
摹以傳永久制曰可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
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纘慶基接神統孝善繼
志功能昭前思　先皇帝馨德茂烈巍巍郁郁
言賡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縚以文錦檢
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

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
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丘存
焉茲山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
萬石崒起乎皐講席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
尺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
前此守土臣寔臣度初基尊奉卽山而宇寒
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
臣堂始大前縱對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
而財入縣官者錢一百七十萬以售工材移
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擘
日短昴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慮費竹
木章个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
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
爲巾櫃韜覆之物皆稱閣而具疏栿密礎材
理堅緻藻楣文桷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
不曜飛陛橫出喬松在下熏厨凝香而負鼇
鬐奮舍輝而庳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
之負載倬霊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

九軸帝書一品垂猷幌彌歷年所先朝
寶跗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爲賜
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
恩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
游藝芍五辰二曜珠聯璧合雖堯文禹律昌
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
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
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
之賴臣清臣嘗爲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
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觀聖文臨下之赫與守
臣惟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猗金簡有字
鄰宣精香簪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騶吳治
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修竹龍蟠虎
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溟聖有文垂典經粵
宋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
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明
三皇定倧繩
后重英儀
韜于委羽惟道家主藏訂諸逢渚亶羣玉之
山上符冊府天爲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
極山斯朽石斯沕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
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
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礬
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
魚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藏記吳郡山水
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
秦皇使人求劒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
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刹本
朝至道中華律爲禪紹熙八年余謫居零陵
往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
圓悟禪師實繼洒掃隆常建立轉大藏劫
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
偉僧法霖法清法悟爲之勸邦人李方高次
弟輸財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
難集爲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
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貝葉輝燦

焜耀信士鄒珉目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
嚴於我法中爲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
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爲病矧兵革迭興
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嘗思之
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
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
鬬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
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於教
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爲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
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
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鑄之意蓋病夫不
知虛靜修已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
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
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覩相增信由信趨善宿
習退轉眞證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
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
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貢政殿大學上
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
使兼知福州張浚爲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
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
土人奉事甚謹今爲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
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
使孫承祐新建磚塔記）吳靈
巖山卽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
其側虎丘點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
上田環遶帶縈若視諸掌代遷人異俾爲佛
祠恩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
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閔極聊可諭其
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錄是顯營雁塔冥
助翟衣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
驚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鄧

匠之斤自運陶公之甓自于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娑婆杳杳平觀於寥沉纔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寶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爲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孫覿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画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床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岩僧七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岩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画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哀經菩薩品云惟靈岩古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 宋興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智衲飭其徒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訥過余於吾陵求文以爲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

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燔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迎靈岩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桀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岩上院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葷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烟水綠沉沉○娃宮屧廊尋已傾覩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韋應物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鍾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潛作期杪秋趙嘏明月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逕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廢一愁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宿宿枕依鄉館天機斗覺清一聞山鳥語聲起野麋情峭木搓霜氣疎泉曳玉聲簡書催俗駕窓日兩竿明○夕鍾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氷簟浸床消客夢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衽清涼極珍樹交柯翠翳深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李

復主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鼈口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岩谷小窗聽作亂泉聲（胡珵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亭亭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上青冥如鳥著兩翼化城出天半寶甃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峩峩東西峯觀闕倚空碧千尋採香逢劍臥連漪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盟鳥喙已荐食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廈響千曷矧茲風塵際樓殿踊山眷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嘆萬法本空寂（孫覿聞訥老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眞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屨忽逐秋鴻往浮盃

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後七年過靈巖再賦二詩）倪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一作羅）穿窈窕拄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脖一鼈吼撇烈兩皇驚獨詣超神界眞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鬬僧清○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縱數心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帝

天峰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　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賜今名（元豐六年龍谿曾肇記吳郡朱長文書）闔閭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圖記所謂報恩山南峯院者

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
院唐之大中改爲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
峯額于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
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求其地之所在
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
休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爲有
賦詩寶曆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
報恩寺詩校長卿至德中嘗爲監察御史日
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峯院額
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
時而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
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
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
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
之上中峯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
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
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
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乃至
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
廣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數
坐清泉可濯巾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
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石也
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
石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
詩云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
穠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深馬
跡訛又曰支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
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
之語與夫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
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
之傍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
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
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
臥東山遁乃與之從游自放虛寂之境而有
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爲高逸遁之所遊多矣

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爲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來矣德興人品之始來葺屋土階儉樂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甍堂殿庖庫廡廊庭門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修心至於禪學爲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益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愼獨而無思犯禮者必士民也釋氏之妙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禪師又深通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庇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爲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爲考論本末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勸超隱堂記佛子棄親出家欲擺脫名利了達根源未有不爲名利所自非上根法器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開導羣迷此特自爲之辭爾焉有能利益衆生一曰欲利益衆生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錄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念余解官南歸亦繞得旬歲即興退休之會余以清淨爲本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爲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爲本虛無澹泊爲宗而毒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

法相是眞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爲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照耀大千啓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閒與佛同體得玆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椽澧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時會下禪人無處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蘇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庫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稍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柔輭議論風起至於疊疊之處如泉寶始開悉自習中流出所謂深得辯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玆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衆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玆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麤完潔不後不陋眞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麤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葉夢得遊南峯寺詩序）遊南峯寺獨登待界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鍾魚半精藍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正青酬我懶倦登陟玆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平生行九九晚識前三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冒中有定水萬境潛包含嚴霜掃賴紫老幹餘梗柚嗽蕉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毿毿笑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眞理容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樂天）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坐寒

泉可濯巾自慙容髮上猶蒂郡庭塵咸平錢
儼碑銘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
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
爲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眞風則紀之以文信
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卽東晉支公道林所
建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
有支公馬跡及瑞陵初圯海內精宇人祇號
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精宇人祇號咽
茨寺在圯剏獻文纘嗣佛日再中旃檀之林
枯萇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
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
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
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
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卽豫章希運禪師之法
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歲凡百
餘年陵谷迭遷香藥中輟其年二月有永嘉
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曰汝雖越人
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

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
地辟而住持是爲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
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信甚等
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毀基承遇已下各氏皆
如銘之所記葢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遷居
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葢
白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
先師之精廬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緇白
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翠崴
師嘗入　宗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
師沿前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寅緣欲愚爲文
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迺紀而
銘之云時　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
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
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
儼撰

吳郡志卷三十二終

古虞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吳郡　范　成大　撰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卽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淸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西隱（蔣堂新井歌幷序）云堯峯顯遲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吳門一日且曰山中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旣冽而甘大爲叢林之利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涸枯腸燥吻海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頤指土脈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施聿來工

力鳩雲鍾齊下遠雷動石火內擊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鑿耕陁齕內獸一泓清列呀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飢欲連臂喜跳攔渴烏引喙鳴鈎輈碧甕光中轆轤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蛙難此留傍睨江形小衣帶下窺湖面浮漚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痼瘳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遠挈都籃游淨瓶汲引試香茗既往之鑒者水記苧翁既往之鑒者水記

未載子將修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傳

南州又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峯亭竟峯路

之半游客趨層崖斗上多股戰寶雲縱觀財茲

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雄

視金仙居窺乎倚銀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躋

彼岸李彌大雲峯何峗峗去天餘幾丈其下

蔚華林幽禪屹相向我游先朝暾海日射巾

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山僧知我來羅

立鳧雁行提攜兩行人爲我談實相一種勿

弦琴三歎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

奪流得飽但相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空

曠僧懷深山居十詠湛湛平湖浸月明漁

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火熾金石流欲煬須

吏變雲雨爲作雄風壯翻手回涼秋掀舞千

西登妙高臺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遶山煙濤

渺雲浪恐是六鼇連蓬壺墮莽蒼又疑鯨入

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跌跏坐不稱詩情

稱道情石清輝軒深靜舍秋一鑑寬清井聊

酌齒牙寒靈巖自笑窮山骨明月泉慳只欲

乾石碧玉沼聊向蒼藤掛六環滿莎嘉致伴

幽閑雙眸淨洗看不厭欲結遮頭草一間（右）
多境巖寶雲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深
長歎井泉不當路汪汪空有濟人心（右寶雲）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
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待汝歸（右白龍洞）笑
日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
全身露懶惱遊人空看山（右觀音巖）寒松門
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
少未應因汝下幽庭（右偃蓋松）下視羣山盡
子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只
此休時見德雲（右妙高峯）禪板蒲團消永日
明窗淨几映疎筠一爐香盡六時過轉覺山
家氣味眞（右東齋）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莫
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向何人話此
心（右西隱）

普明禪院卽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

（孫覿記）平江自唐白公刺史時卽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爲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蠭出爭爲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制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踞然獨無恙始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卽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

祐重建浮屠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茲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爲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徑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 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胄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睊睊然舉首蹙頞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死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囷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若空弊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蠹壞起頹仆爲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覿記

【張祐】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月遙唯有別時因不忘暮煙疎雨過楓橋

【張繼晚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師中】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尤古拒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

逕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巖扉橫野橋塔影落
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
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閑道樂行彌若不爲
喧所遷意以靜爲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遶軒
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画不如師今一念六年
居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辭瑀
親內寫翰題詠數不人一體雜 其〔又遊楓橋偶成〕晚泊
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平隔岸流水漫過
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
我到多番〔孫覿與溫老〕閶闔曾城外寒山古
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
黃塵送馬蹄幢幢南北路一榻有高棲○〔又
三絕〕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
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翠木蒼
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
是不見元都舊日花○三年瘴海卧炎宵夢
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沒
草齊腰〔胡埕〕朝辭海涌千人石暮宿楓橋半

夜鐘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張
孝祥〕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窣堵波借
我繩床銷午暑亂蟬鳴處竹陰多〔郭附〕師子
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船未曉月
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芳草
長洲一老翛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
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
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畫奇逸至今存焉
〔楊宿記〕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
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兹地致白馬之奠
感明神之徵因爲白馬塢即兹院之址也至
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
干兹事曠繕完迨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
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敎不泯

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粤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必葬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緡鼎新大壯殿堂爽塏廊廡輪奐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舍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興葬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爲紀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絶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今錄之〔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

縞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縹玅踪無體非體無以明踪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士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縹丁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廩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葉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宮人奉爲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弗九逾城之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鄰亂即起捨俗三十心許年洞識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

酬時聞此山古之佛殿乃共於夢外發宴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遞轉舍此所成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生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同是滅法矣非生益纏虛萃渴愛徒不盈不無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其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智顯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孫規新鐘記）寶

華山智顯禪院面震澤之洪瀾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峻右挹靈巖之巔刻蟠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密邇眞三吳之佳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憨憨者至自梵竺有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實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

十年再興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

有水旱郡輒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

□年爲人盜去至十四年再得之（元祐中建安黃公頤

銅觀音像記〕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弟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服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囂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爲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唐顧在鎔題光福上方〕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墝縱捨祠堂基以繼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刱茆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崗巒環合巖谷洞呀眞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啓其地人與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滕水早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乎

利爲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宋祥符初始賜今額

我乾德中乂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聆容飾華龕而庋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收雲之衆集辰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眈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紘厥廢興見徵蕪辭用紀珍

琰飾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凌民瞻重建方丈記〕世之爲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爲極矣如來標宇宙一漚也嘗以大千世界爲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兜伽沙世界爲言斯廣矣而未得爲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貿梵世於忍土遷內苑於鷲峯固爲不難然且徇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嬋智力而

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
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檀
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
足爲之哉茲院成於　國初景祐中瑢玠師
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隳圮長老唯廣
師補漏支欹迨巳四稔尺椽寸甓不以強人
凡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庳廣倍舊址
構櫨榱桷亦攻堅材圬墁斲削皆聚良匠美
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
終否在人而興僝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
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鄙
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
師昔住天峯菴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
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
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爲程師孟光
祿香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
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爲劉孝曄侍郎之墓〔程師
孟入湧泉道中十三詩〕○小航時過越溪頭
當日吳宮事可求西子治容來作餌伍員忠
憤反爲讎雖無別館虹蜺帶颭鄰旗遶鑲蝎
蜆麵饈但有荒臺麋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
夕陽依舊水東流○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
微微動柳梢千丈龍形蟠暮嶺一條虹影落
溪橋閶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切
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
塋到故都不妨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遙連
洞田野低窪稍近湖秋熟幾家收橋柚日生
衆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年年出
玉腴○道出橫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
風吹舴艋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
樵三兩兩近村鵝鴨一行行回頭卻指城南

路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籬邊雞犬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稏黃借問船中何所有旗旛鱸鱠酒先嘗○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風急輒先千浪破岸敬能把一籃牽湖沉日影山頭畫雲漏天光雨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見田家樂無事纔知釣叟閑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墳更在公塋側一舸夷猶遂往還○誰何不欲蚤忘機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青山影裏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聲猶道不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汴爲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

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贊寧）題水月參差峭畫雲昏入望交蘿濁浪奔霞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曰生樹掛紅霞脚風起波搖白石根鬪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蘭蓀○積翠湖心迤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絕時隱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得追遊性擺却營營不急忙慶曆七年蘇舜卿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

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歸然特起雲霞朵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紓然思於一到或于險說卒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偪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泝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絜清甘涼極旱不枯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

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眞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柑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紃樹藝捕採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勝之地壞斷水僃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垂痛闕鬱塞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心源逢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湯思退尉吳縣時遊水月長短句〕画船

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巘霜橘半垂黃
征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
是華山峯巒杳靄間（李彌大無礙泉詩序）水
月寺東入小靑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泓澄瑩
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紹
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
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
願平爲煮泉烹水月芽爲賦詩云甌研水月
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
蘇州能太守老僧還解寬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
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儁建以奉其
父廣陵王元璙墓祀初名吳山院至
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　崇寧元年威顯之
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
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强浚明爲之記元祐八年九月
辛巳同郡錢君愼徵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
荒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
義王實鎭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
祖司封始至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世
皆葬於蘇晉天福辛酉歲曾祖威顯公始建
寺於吳山之麓以爲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
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遷
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
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
纔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
日衆先將軍爲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
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說有堂井
廬庖湢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
相衍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

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庫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爲我書之余曰唯唯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啓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維屏維時中吳控外境廣陵受鉞開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相望纍纍在晉天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官繼眡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敝徙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吳郡志卷三十三 終

風雅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三十四

吳郡范成大撰

郭外寺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爲寺

皮日休艇子小且兀緣湖蕩白芷縈紆泊一碕宛到孤園寺蘿島凝清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蟾古木鬬蒼兕鍾梵在水魄樓臺入雲肆巖邊足鳴鑾樹杪多飛鸝香莎滿院落風泛金罍靜鶴啄柏蠹閑猱弄榻倚小殿薰陸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瞑坐見客還强起指茲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話眞如理磬韻醒閑心茶香凝皓齒巾之劫貝布饌以旃檀餌數刻得清淨終身欲侍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位雅號曰

勝力亦聞師佛氏𣊧𪇖齬𪘲𡾙規𤦼灘𣊎膍
𧈡令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陸龜蒙〕浮居從
西來事者極梁武巖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
窮山林榦盡竭海珠璣聚況卽侍從臣敢愛
煙波塢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釋子厭樓
臺生入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輕
鴿亂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
纓組石上解空人窻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
水淨沙堪數徧問得
中天歸修釋迦譜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爲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爲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

名院亦復興〔王鈺記〕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諭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卷褫爲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爲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爲大叢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爲師以請旣至山平江府令其弟了初主院事然頹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燼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

弗受於是禪居靚深巋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爲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廼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又十二峯繚繞之峯毛公之壇尤爲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浸囘環西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狼之所往來號爲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廼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傳稱黃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煙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逾此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西百水所鍾之地也竊當論古昔學道之士必遊走四方以極天下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匿薄風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僞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爲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厭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佗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僧懷深圓通殿記〕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眞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刻其畧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卽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逮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峯諸刹最爲勝絶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睹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珍珠琉璃瑞巖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爲大殿以居之規模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鑒實左右之既而照公欲深自晦匿跨起于會波之中眞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也慈受叟懷深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紀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爲利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閻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

聞圓融無礙悲愍羣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粥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歟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思議事故樂爲之書像造於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孫覿題德雲堂〕千丈銀山屹嵩華浪湧雲屯天一罅榜舟夜竝龜鼈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橘柚垂竹籬茅屋青黃亞牛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紅隱半山雨腋清風策高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跋下世味久詣眞嚼蠟老境得閑如嗽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應繞舍〔胡松年詩序云〕余罷自平江謀居雪川過洞庭西山暫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揖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玉柱爲神仙窟宅有物常護持邪余願掛冠終老此間也詩云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掀簸此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籬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徑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爲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渾清涼幽磬時和野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雁鶩挈置湖山煩著行敗人意造物似憐厭世囂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向來得喪眞山崖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葛勝仲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旃檀亭亭寶刹凌雲近湛湛清池漱玉寒橘瘦暗飄紅萬顆竹迷曾蒔綠千竿藕花不是南朝夢眞有殘

香透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孫覿靈泉贊）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產三級紅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攜此二物寘之山隈青青之枝其灑此哉躑躅之衣其製此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啜之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顏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惟聖憫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匿瑕磨玷弗畀莫求弗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旃一彈指頃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舊天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爲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

有雉兒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魏憲重修塔記）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縣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寖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寖廢憲不孝顧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其人旦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爲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魏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没官田供院爲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五

吳郡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撐勝爲僧舍雲窻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眞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祜孟郊詩及蓋

輿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
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
和之遂爲山中四絶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
方爲冠月華閣妙峯巷次之山之上下又有
留雲翠屏翠茂久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
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
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
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
後主所書扁榜等一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
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
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唐王洮天王堂記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閻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鞏鬼撚魔霞幟雪戟指勾摧泮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爲藥叉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爲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踴出平原中絶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塍織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空金精獰環力溢膺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宛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然拄空金精獰環力溢膺腕堯卒象伍作爲

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庥靈庇像若腴蟎
被甲擔戈立於烟靄洮因勞其費進曰非其
力能皆邑民爲之塑實成於張弘度堂實成
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穫者
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穉氏子姓闞號淸建
姓趙號良顗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
立(僧辯端慧聚聖迹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
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
陳公公一見若舊識延盤徽眛于是邦得遊
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届于崑山縣寓慧聚寺
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
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
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皆百里
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滇渤西接洞庭原隰溝
塍坦然鋪著初至寺陛殿尋碑讀記厥石斷
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
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博陵
崔子向所紀之文署敘其事先是梁天監十

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
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
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爲侍師方
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
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
山之人聞樸蹟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階
二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
二尺益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
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
勑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毋雲陰
天瞋則鱗甲皆潤濼濼然及有浮萍者或曰
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勑僧繇画鎖
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
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
故寺僧淸江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
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
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成信
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虩然心懾而股慄魂

驚而魄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覩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永永端雖諫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前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摭其實庶垂於永永端雖諫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孟郊〕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藹遠亦短韻畫燈舍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瑒無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安石〕次孟郊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藹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張祜〕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画簷齊木末連冠蓋場〔又次張祜韻〕峯嶺牙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朱明〕之惠聚寺詩序〕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爲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爲貴也○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礪底嘯靈烏雲間鳴影密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月生蘚閣疎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范浩〕

諸天閣記〔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鬬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歎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

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葱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躋瓊樓也子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爲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與普賢殿邑人沈鐃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画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磨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旣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曾旼法堂記）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過使劉璠爲建院以處之嗣師旣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師於衆乃得惠元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illegible]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與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予曰幸爲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敎最爲盛時然

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眞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皤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或泛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徹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已以遊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倡遝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云元豐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鞏撰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陳于新改禪寺記）東常熟縣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當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異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眞破一切妄得有我何使之眞我自非眞安得安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眞爲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受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

不見僇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頹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葺殿未紺而丈室未敢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葉夢得輪藏記）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眞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論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月日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爲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堙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

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毀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爲之淵强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兒余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發其書則怠惟轉輪藏後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者一皆勤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疼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縉雲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李湛）

（嚴肅開早涼谷鳥分遠翔）

花氣溼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床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

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耋里珉爲之捨土木奮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有抱塔之趾又有圍覆壞架四[redacted]而院者有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斆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傑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爲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祕藏詮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陸絳新建佛殿記]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穆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數厭德而亡者則諸儒以堯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穆氏之敎寖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抶其寖盛未始不爲穆氏福迫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厭亂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數會昌之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然會昌之廢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敎乎噫大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尚俎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敎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

出生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眞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敎上焉者佽之下焉者化之何不爲後世徼益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泌舊而無所刱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郎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闡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遙詠祕藏以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貿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爲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五 終

汲古閣 毛氏藏本

汲古閣

汲古閣 毛氏藏本

吳郡志卷三十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爲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圮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

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
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
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與
嫌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
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
六月五日記（李湛）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
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淸猿嘯遠樹好鳥
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常建）淸晨
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
餘鐘磬音（僧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
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
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
爲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錢藻頂山瑞石菴記）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陰森鬱翠之
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冢神龍
之池環窟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
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
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
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
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相
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丙午縣
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墜益
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
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典
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巳神之爲靈嘗陰
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
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
可詰之間而爲民取福之善應蓋亦賢於無
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
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
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

錢藻撰陳于新甕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作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鬬龍破山而爲澗也又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名曰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九里爲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名曰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若者自縣至破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礫泥濘則暴雨至如此累日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礫泥濘則暴雨至如此累日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礫泥濘則暴雨至如此累日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十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甕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十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甕之以抵頂山之石人迹不類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甕之以抵頂山之石人迹不類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爲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甕之以濘爲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甕之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礫泥濘則暴雨至如此累日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礫泥濘則暴雨至如此累日而後或無成亦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甕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衝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爲縣官之未爲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淳化二年曉師苾蓺建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

始自陳朝繼明元年皇朝治平四年十月勅額爲壽聖晏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智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堦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

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幢

塔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菘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隳陋首出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糾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　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淸氣生人心霞影迷窗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慧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

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僧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爲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敎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爲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士耳中國有　大聖入作自　太祖皇帝至令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修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開暇人八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敎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爲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爲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推圯首施家財募衆輿功嘉祐八年夏績

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空叟僧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昔倪林因湖漲圮壞儒林里始興建招提倪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

唐大中年甲第而刱爲精舍釋迦大殿歲遠屋弊歷歷間沙門圓寔等重建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

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倡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僧曇義記畧云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蔚爲道場年禩綿涉名存實亡太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奮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矱煥赫顯敞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孫覿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驛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然余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燭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郯者營築此堂爲公媲

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莫幽陰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之念親屬纘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爲清涼山出之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於古之若海爲極樂國解六結爲解脫門破十習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若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二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檝以逾嚮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覿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李杼記

沙童子戲也皆足以累土畫

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爲接待院延竚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爲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爲書其畧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爲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爲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

李杼記并書

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問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昊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吳郡志卷三十六 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三十七

吳郡范成大撰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解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成大又

汲古閣 毛氏正本

爲續記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唐大曆梁肅撰壁記）在春

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人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淛間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爲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拔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倍百它縣駸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繇太原府祁縣令爲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益平以和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府之通而爲之抑選部爲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子知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郭受記〕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畎澮之脈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菱楗則鳥鹵磽确變爲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墾爲秔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紝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賈販以遊者繇是商賈以吳爲都會五方畢至獄市雜擾揞紳以吳爲樂土僑民閭里幾亞京雒爲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骫法毅然而

多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骯髒之風簡易無苛得調腑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濶其細故爲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霑雨敗稼吳民阻飢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鄙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爲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施則其於整凋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悉求前爲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顧其僚郭受曰吾爲是俾來者有攷焉爾子爲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牧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爲學家甚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乾道三年范成大續記）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曆已未梁肅爲之詞者今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爲之詞者今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燼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爲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爲盛事然吳之爲州固自昔志之氣俗之嫩生聚之繁覽觀壯縣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爲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悔鄙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蕞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薄遽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齋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眞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若袁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側而

舉法故吏不能竝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郤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辦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旦莫去此至大官執益易於爲縣其所成就何可量按績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袁君始儻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章珉記胥臺故封爲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韜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即以京僚洎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于閭閻綿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完之圩漫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君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廼因聽訟之隙周睨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讌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幽圃俯于佛舍幷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疊繚垣以入之緜是砥平其基而鼏然爲亭雲集板築而岌乎爲堋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以擬蓬蠃五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愛客忘疲每鮓筍絶稀簿領多暇春華爛而在目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鮮爲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筈以引滿擫絲管以度曲賽百嬌之楷

矢爭先之奕路中厨出乎豐饌而千里之
蒓下豉雕盤薦乎佳實而庭山之橘厥苞白
日督過醉賓未去燭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
中之季倫山陰之辟疆咸有名園雅好賓侶
吾不知其彼爲勝此爲劣也亭之既成命賓
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
爲雅名揭于華牓觀者知意此用畧諸若君
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
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幔不佞嘗從事於
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
是邑者集簪纓於斯豢犬蒜於斯惟其圖之
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
芸臺讐書郎武寧張珙字伯鎮記

臺撫没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
屏畫裏闕闕
墳域舊都名

楊備詩高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
唐以來爲名邑　本朝王禹偁嘗爲之宰哦
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
蟠翠二亭王禹偁記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
以忘不齊爲稱首以彈琴化民民
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
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皇室雖微
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
聖人爲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
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
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
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
私于心克儉于身辯田之賦定賦之上下
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
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
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闕之以
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

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齋予以瞻鄉黨自然
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
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
大小相併强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
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
之始也秦併天下盡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爲
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
之于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
有暴賦于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
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改田
二洲之百年宰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一百垂
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
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
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
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爲
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
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
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
皇上嗣位之二載
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
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濘其俗輕浮地無
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
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
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潛而驕貧窶者
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
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盆庭不能輯事矣
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
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
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
之才涖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戴會到
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
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壞逮之費者又
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
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縻繁賦調中考因
鳩斂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
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

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珪重刻石吳騏隸書（米友仁茂苑堂記）長洲令尹石珪營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解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沖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奇芳蕙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遂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聚羣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于中容至則閱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懿歟紹興已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方干題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曉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唯關滿屋雲便此逍遙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緩不是為鱸魚○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移任長洲縣沿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機○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微酤野廟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白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粟葉飛春日公舍偶題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鬻

花愁不覺風雨病先曉月晃竹屋寒苔疊
槿籬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長洲遺典〕七
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
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
鄰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恐尺松
江未濯纓○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
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烟
村舊業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
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楊備〕太湖東西即
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滴黛管
弦歌動酒家樓○花光帶露柳凝烟茂苑笙
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青樓紅粉洞中
仙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龔頤正記〕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林秉燠發荃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珮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

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爲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得息壯懷倥傯於簿書期會間領畧于此益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爲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盡盡歡於是楚人龔養正使折花俏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清曠廣莫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撓助其長而人方以爲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土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象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芭耶抑余聞邛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欒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墮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

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爲一笑君引酒醪遂書以記之時淳熙戊戌四月上澣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棗求王元之像於虎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長洲爲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至于我朝雍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爲令滿秩召爲左正言直史館公自敘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爲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爲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敎化抑兼幷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皆廩然是知公凡所以爲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爲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一年令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敘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竝嫩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龔頤正書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李處全曾程堂記）

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以新治舍又卽其西作堂

三楹爲退食之所規制穩密不痺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領川曾公棣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爲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府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蘄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迄爲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攷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郡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范成大新修主簿廳記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繇今行睎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櫂船而逐利者颷馳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𠾖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聲其埶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一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邪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財七十日而閈閎高昭牖戶靚深髹繢甓鏝皆中度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繚圍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扑之煩奔命將迎之勞

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立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鄰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始爲敘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廸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吳郡志卷三十七 終

風雨後參先醫部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范成大撰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題名記 常熟爲縣其來久矣舊爲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爲常熟自梁歷唐由唐迄于僞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刻之版牓置于廳壓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葢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牓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爲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勸方來俾尹斯邑
福延百里庶幾乎
一年九月曾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
國曾從從斟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所淑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之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稉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墜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

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它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北計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于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畜需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牓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諰諰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顧可爲而不爲迺曰愛民哉此大不然

昔者子産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向使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所叔記楊備常熟縣詩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雨來船縣廷無訟鄉閭富歲歲多收常熟田

淳熙元年邑令陳映再爲記屬龔頤正爲之文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乃今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粮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興若民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爲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鑱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眞過六百石其顧一已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儻如是惕日庶

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補註題名記崑山秦曰邑也天下壯哉縣）

五季雲擾四方基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屬然詩書仁義之事蔑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今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倣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徙以來尚旌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之故比地翕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疆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闐闐間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遊詠歌未覺身遠其歙豔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繇此以相以輔小却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流縕藉續續可紀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遊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蹙束頃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違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爲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爲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廼嘅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諏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諜碣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鑱之石尚俾來者知前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補註）

省劄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彦橚奉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獷難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蓋崑山爲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止練祁七十里自練祁止江灣又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爲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仗以相抗拒自此習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鬬毆燒劫殺傷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旁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而爲寇公肆剽掠退卽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稅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爲難治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準

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爲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廨宇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深蒂固決非邑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之爲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別爲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置

立縣治以嘉定爲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沖川武元水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施照事祖特從今來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辟清彊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吳郡志卷三十八終

鳳闕後學毛晉訂正
墓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三十九

吳郡　范成大　撰

塚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

闔葬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爲山積壤爲丘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運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澒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之千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閶門外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

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丘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攷證等門〔王禹偁詩〕惜哉吳王墓秦帝常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爲禍不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三月火

吳女墓在閶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以金鼎玉杯

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爲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干奢已寂寥可憐忠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遠迴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葬虞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縣五十里即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壞（力秋反）土葬之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干遂遂名一作隧）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吳地記

巫臣冢卽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劒二干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閒村民發墓塼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卽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爲詩序其事爲詳

但直指以爲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爲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宬記其事復以史攷之定爲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楊夫夔闔閭城南荒之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蹤其由玉環金盌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守賊曹掩骼窮姦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露無乃爲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爾一杯酒自古南山能錮不（滕宬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有高冢或得其冢塼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窑其旁取土爲塼塡號官窑後又以授民田牧其上前平使者觀叢冢建齋昇院與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爲之表者不聊攷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爲失事實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屬宬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爲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之乃以爲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

雋表破虜爲佐軍司馬討張角楊葢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爲破虜而不攷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爲雋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爲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 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東二里 吳地記

皐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 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皐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

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

離墳相竝陸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

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 龜蒙詞云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

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

志沉潛而靡他白吳粲以舉臼夫人之勤亦

多不懷王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

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

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

心褊性誕容他之宇下不得故力耕而自穫

所以法先生之義
庶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閶門外太伯廟西 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 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 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 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 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 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 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 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 吳地記

江纂墓江逌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塼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 起卿爲賦詩家有古琢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爲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埏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逌乃宗嫡譙云養父邀也考諸晉史篇眞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

不類鐫斲漢魏尚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寘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

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爲黃幡綽墓又云

村人皆善滑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享從

文避　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薳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撫言）

吏部尚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吳地記）

眞娘墓在虎丘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眞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唐摭言）

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眞娘墓上獨留詩（白居易）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風摧桃李風折

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莫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李紳詩序云）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秪應迴首是卿卿（王禹偁）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賦骨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故無名丘冢空崔嵬唯此眞娘墓客到倩徘徊我是好名士爲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楊備）米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烟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天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夢避　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贊時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爲范氏慶源云（補註）

吳郡志卷三十九 終

同舘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

吳郡范成大撰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

汲古閣 毛氏正本

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貲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遠冠遠遊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

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云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産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

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令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

地上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食作祟禍者便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

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眞書（從廣郭）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

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神仙傳）又吳地記云經幼學（從士從ム）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眞仙今吳縣有蔡仙鄉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察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眞誥）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從士從ム）授之

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鑒身享重官妻自紡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從士從ム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從士從ム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准太府長史云瑋從士從ム楚莊王時人也眞誥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謐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眞降焉自東嶽上眞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眞左夫人等女眞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眞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也賜姓安成名

鬱嬪字虛簫眞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眞於寵臺受玉章虎錄爲上眞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閑幽眞內煥必[redacted]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妾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勤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入

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灾向臻寨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卽衆眞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眞誥眞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羲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

郎薄延垂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卽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義昇天時道間鉏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義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義家子弟恐義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義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欲上來書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以

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出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

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

之意而世人者不攷丹事每作陰陽失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從九從丶藥以與之服者皆愈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甪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壞唯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鬚而黑髭龐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

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唐令狐楚周先生記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缺）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閑韜精守道冥得眞契谷神既存而長守（缺）竅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鳩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以導既行而轟篠迷窓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荊木翳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爲寶有鶴御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慌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洒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并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凝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

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島暴風矸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

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卽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旣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鎭將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叙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旣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

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歛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事一一皆驗 神仙感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 終

凤闕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一

吳郡 范 成大 撰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虀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檝高歌江行數里間欻見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櫂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

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炙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

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蜂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

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渙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渙歎曰此誠眞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渙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棗後卽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

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卽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續神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曆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逃于

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園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衞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

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 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

以簀盛尸將瘞之忽見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

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 遯齋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

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眞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卽呂也（趙彦清呂眞人感應記）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眞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旣嘗表于朝又刻石傳於世予竊謂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七十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療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卽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圓教用當陸根煮湯服之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

慈悅初不悉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覩補陁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覆呂眞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卽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卽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使眞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旣以釋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二

吳郡范成大撰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湟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

汲古閣 毛氏珍本

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閭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潔而食垢面不

巀巀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

暑色不變支不摧酉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餒所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飢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爲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

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纂異記

僧畫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畫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焉詢寺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黙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

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出宣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 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曰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

坐誦偈曰毛僧毛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閒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淚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

忍事敵灾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眞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

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一坐大驚自是聞名 冷齋夜話

宗本圓照禪師寧窴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葢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及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善謔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

諠譁矜奪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闕爲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逸史）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

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棵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爲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燁然全不自覺也後爲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輒軏攣拘屈吾眞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

譽羅前閼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
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閼窮巷未得窺劍廁
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剌刖出其囊中文滿聽
實淸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許上論古之
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孥谿斷株櫟僧
時不聽瑩若飲水救矚風塵一出門時日多
如髮三年窟荒嶺守縣坐深檖徵租聚異物
詭製怛巾韉幽窮共誰語思想甚会嚱昨來
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鵝
蹷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
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猻猶胡爲不
自暇飄戾逐鶉鶩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鍚
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闈姝獵騎
圜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
馬寧復茹蔡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坐庇身
指蓬茅逞志縱獫猲僧還相訪來山藥煑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二終

鳳闕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一

吳郡　范成大　撰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

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鏕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宮墻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鍜工前園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鏕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諸侯也兩鋘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鍜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城公弟公孫聖善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漸泣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

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僤偟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鑊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

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

吳人教魯班班作木僊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於班班斷其手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毋青絕代嘗画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繹寺

如何画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画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像景亂後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爲之記甚詳潤州與國寺苦

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画一鷹西壁画一鴿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画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又南史夷貊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張繇運手案此人即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薤過其師荊楚碑碣皆協所書

大曆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画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幀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遽絹幀十餘匹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廻環旣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錄）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璙鎮吳景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璙云到任當三

十年安寧元璚命燭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及期果薨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璚常令於便廳解玉王每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翌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翌日寅時王車出于南門鑰以鑰壞久之不能啓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爲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弈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基宋文帝時羊從士保爲會稽帝遣思莊與從士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

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
當二人竝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
朋覩人顏色談笑卽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
宮人每日昊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
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
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
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
主謳欲其聲清長食豝蹄美遂飽當筵歌大
曲曲罷覺胸中甚憒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
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卽病狂
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
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
子卽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
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
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
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頃長數
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豐)敬之

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廣作傳叙述甚備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亾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閒有嗟吁聲良久聞語音乃其亾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

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爲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

敢相迎逶迤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尚佛經謂之功德誠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齎水粥也趙生爲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願惠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置地上妻取[redacted]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

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靈異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王像并左右[redacted]皆凜凜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

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林嘗大殿三世佛已爲庸僧妄加塗飾天王像暗恐不免乃題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與顧愷之畫相類按此寺此塑者得非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古意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汙圭璧使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書以告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四十三 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四

吳郡 范成大 撰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覘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閶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煞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子英祠（列僊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爲詩序今見於下觀察推官崔端掞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掞蘇州四瑞聯句詩亭云休祥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亦擊乎政政或未乂物理寧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儻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挫猾吏之鋒削刑禁之濫辟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荐臻休祥雜沓花芳連蔓竹聳雙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乎佛廟甘露降於瑞光院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先之靈感也歷觀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堯以進士陳公銘珪旂旃與南陽茂才張公銘詩敵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錄是賡唱迭詠終宴爲聯句律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罾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電尾宮畫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戲又恐爲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于官府禱之忽白鼠竄出精瑩愈於前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新駿命耶卽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

夏綏有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徙
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乘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
太平四字筆勢遒逸許嘗以其事聞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
比年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
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
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
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
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
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
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
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謂非有邑人
應之乃以告知縣藥自强作問潮館於水濱
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衛相
繼兩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四終

同邑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五

吳郡　范　成大　撰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從亡從厶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從彳

從數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卽此事歷代紀異感應錄

唐大曆初處士李籧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脩林畫舟倚白蓮中生異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籧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俠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鏈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

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荔華之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開扉悄然生徐步清濤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頷小鬟所緝

也（樹萱錄）

大曆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

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瞋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

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罰賓國椀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椀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罰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饑既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爲

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罰賓守龍上許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嘆或相陷以其妹衛君

耳續元怪錄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

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
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
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
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
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
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
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
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
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
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
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
松嶺上差峩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
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
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
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
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
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蓁
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雅談云山中碑刻(楊備幽獨君詩)金見書殘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奔深草沒松門路泉下詩猶感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鑒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跼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遠以千數顓鎌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

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鎌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鎌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飜觀者大駭鎌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能開元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

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鎌幷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戎幕閒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群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始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戈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戈羅常藥而得之擲擲下醽淦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受於射鳥兒盜與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取之民化爲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取者爲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慇懃數檻前白

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出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為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出北夢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五 終

同郡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

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甕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嗤嗤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丘劒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慶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蛇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

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元以肩輿
欻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
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
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
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
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
濱土矣元方記救蛇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
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
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

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
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
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
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
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
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撿閱宿備

明日入試果胎合旣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再再不復見朱蛰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户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洶湧震動窻戸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基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丞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勘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

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呕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驟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驟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汲古閣 毛氏正本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悦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其詩遂以女妻忠況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終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吳郡志卷四十七

吳郡范成大撰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劒於越傳記紀劒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劒於枞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劒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劒五枚以示群燭燭曰魚腸劒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劒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鏌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鏌

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劒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吳越春秋 越絕書 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鸞飛出鼓中而去（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

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爺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烏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搜神記）（錄異傳）又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幷玉壺贈之重齎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聲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群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峯璩偉從者

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卽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卽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火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異處亦龜鼈之屬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大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螾穴瑤以杖刻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

此類也（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竝是偕來者（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虵圍繞周身犬便咋虵虵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晉書五行志）

太興二年吳郡米廡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榛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冢號咷不復嫁（出錄異記）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

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鐺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

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檢括諸

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
者女儀粧并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
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
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
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
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
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
聞之井吼三日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
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
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
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
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
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
間及一門約去虎丘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
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
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

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旨神異苑）

虎丘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請至郡從受五戒（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七終

風雨樓藏書記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吳郡　范成大　撰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

汲古閣 毛氏正本

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

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令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

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僊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樵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樵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

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亘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爲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

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攻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亘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荆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

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楊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滀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達出五湖之下

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

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

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爲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

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鄮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卽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卽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楊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

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竝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

西口濶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

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滆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竝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竝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濶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卽太湖則江湖通爲笠澤矣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

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駰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爲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卽宮亭湖爾裴說殊爲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宇於是改天册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止爲太湖而作此一

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長塘湖在義興）上湖與隔湖爲五湖尤繆

封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爲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瀆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鱄（音孚普字切）鮒浮又

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鱄門謂鮒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鱄鮒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鱄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鱄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謂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益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

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弃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載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糜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卽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于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

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葙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

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地記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曓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

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
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
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爲
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遥按白樂
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
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曆元年
記中目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

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
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
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
學爲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
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
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
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
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刻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令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舉或別是一人也 韓駒蔡寬夫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閶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鍾時歐公益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丘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

緱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窻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方詩話）（林下詩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爲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鄭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塲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

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諴之別業

按畢諴未嘗相相者畢諴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菘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竝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漿巷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終

風嚴後學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九

吳郡 范成大 撰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纖塵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崔融文韻

洛渚問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邑南樓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颸〔蘇子美過蘇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杜牧經鬬城〕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何人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二曰遊覽

〔蘇子美遊山〕上春遊南峰出自閶扉西崎嶇緣田陛時又涉狹磵午初至峰下先讀爛石碑僧廬頗新鮮丹青晃朝曦○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上觀石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窓戸玲瓏透斜暉欻然似飣餖人力安可施朝飡下木又度嶺盤屈麋鹿蹊摺身趨寶華未到聞法聲松澗見廣路平如隱金鎚寺壓兩山脚三面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棲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迫日炙白煙開風驅銀山移顧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摟殿貼地飛右顧見鴻鵠甲却視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樗擲下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四顧物象殊雖困强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迤邐瞰薦福愛蹙麋未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爲大雨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笻枝幹軀大雨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笻枝

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蝦魚潛璅璃寶積仰脩竹整如翠羽旗楞伽屋老朽是亦傳者非北渡擺千丈橋杜梟欄傾欲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吹遇勝輒自留仰嘯巾屨遺永言嘉謔浪把酒先

嘻嘻予履閱奇怪瞪眼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疑身彼留暫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却是夢反復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塵坐榮辱兩莫期清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

蘇軾和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二首

不覺朱輪輾後塵爭看繡轂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閣走窮賓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賽詩第七人○翻翻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湖春安排詩律追強對躡燈歸期爲惡實墮珥遺簪想無限華蒼猶見夢圖人

胡宿彭山贈貫之

彭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揚舲入空曠煙樹散鵝鴨山中老癯仙萬項纖芥納乘風落珠唾瞋色遠相荅平生爾汝分磁鐵契巳狎萬緣一笑空箇處無剩法方舟過谷隱風雨寒雲霎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岐戒後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散縑楮莫忘鷗盟歃

三曰書事

李紳過吳門

煙水吳都郭閶門架碧流綠楊淺深巷青翰往來舟朱戶千家室丹楹百處樓水光搖極浦草色辨長洲憶作麻衣翠曾爲旅棹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中韋夏卿首焉知遇嘗陪宴席段平仲李李何劉從周蔡母識十餘華日同盃酒及余以太和七年領鎮會階明當時賓客郡吏樂徒寺僧里客無一人在者至以韋公子弟郡夔器盡）花寺聽鷺入春湖看雁留里吟傳綺唱鄉語認歛謳橋轉攢虹飲波通闘鷁浮竹扉梅圍靜水檻橋園幽絕堵荒麋苑穿巖破虎丘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鈎故館曾閑訪遺基亦徧搜吹臺山木盡香徑佛宮秋帳殿菰蒲掩雲房霧露收苧羅妖廢滅荊棘鬼包羞風月俄黃綬經過半白頭（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後再至蘇州時范十五傳正爲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半巳廼謝及宴而伶人酒徒忝無往日者問客惟令起二人巳疾）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和七年余起鎮會稽劉禹錫爲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識知與不知索然皆盡河柳衰謝邑居更易乃甚令威之數也）候火分通陌前旌駐外郵水風搖絲旆隄柳引鳴騶問吏兒孫隔呼名禮敬修顧占殊宿昔語默過悲憂

義感心空在容衰日易偷還持滄海詔從此布
皇猷〔韋應物軍中冬燕〕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
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
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
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丸
劒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
醪昔所感大醵況同忻顧謂軍中士報答何由
申〔曹松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勝異恣
遊應未遍路岐猶去幾時還浪花湖闊虹蜺斷
栁線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畫戟兩州絲竹
合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王
元之〕盡怪吳蘇地頊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
氣似中朝密逐江雲墜輕墮海吹飄影沈松塢
亂片響葦蓬焦粉拂龍頭舫縉鋪鳫齒橋煮茶
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笄芽先出欺梅蘂自凋
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齊黃霸明君邁
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李嘉祐自蘇臺
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

從弟紓〕〇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
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illegible]作
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
苑烽火年年報虜塵〔梅摯五日公宴〕虎符新合
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自公求治切下
車三月始開筵帕參胸嚷關鉉下〔蘇軾閭丘注
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小圃陰陰遍酒塵方塘
灩灩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
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
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〇五紀歸來鬢未
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
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傳敢將百草鬬吳王
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燕寢香〔皮日休吳
中言情寄魯望〕古來倉父愛吳鄉一上胥臺不
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作膏肓宴時
不輟琅書味齋日難判玉鱠香為說松江堪老
處滿船煙月濕莎裳〔陸龜蒙〕菰煙蘆雪是儂鄉
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為點畫閑披左氏

得膏肓無因月殿聞移礫秖有風汀去採香莫
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蘇子美）九月
五日夜出盤門書呈黃（尉）紺紬幕見黃金鉤珠
幾磊落澄一作冷不流紛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勢
生一作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秋
于方弭櫼對此景時欲乘典長城遊青娥蕩槳
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嚬羞綵舟鮮明四窓闊蘭
酎幸滑佳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
香構玉盤鱠鱸光一色飣簇肴核隨所搜河斜
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
得邂逅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
從多悲憂巳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
（蘇子美）邂逅劉公尤於平望之西聯舟夜語走
筆敘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闊幾何時
遺囀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
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
影月照戶遙音鴈南翔攄意艮未盡詎及羅酒
槳子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嶔崎愼所歷無令

馬從它從公黃（林歆）寒食家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
城幾灣野水迎人白數點家山剗眼明巳有鴿
原聯乘樂何須鷁尾並橈行山前父老應相笑
爲我頻來學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
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與守符新
便推白傳爲前政更得粱鴻作部民入境喜逢
餘秉穗舉杯無復歎鱸蓴左司西掖誠非據尤
是詩情愧昔人夢得與樂天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昔左司余從西省故偶及之

四曰懷古

（許渾）宮館餘基輟棹過黍苗無限獨
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鳧鷖占
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可憐
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陸龜蒙）疊韻吳
宮詞二首膚愉吳都妹脊戀便殿宴遨巡新春
人轉面見戰箭〇紅權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
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皮日休）浸深尋嶔岑勢
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〇衿指替
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嬙亡房廊香（杜
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

麋跡多茱萸垂曉露菡萏落秋波無遺君王醉
滿城嚬翠娥○香遲遶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
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連秋蓼紅
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
下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
倚秋明雲白萬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
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臺前夾月吹玉鸞
臺上迎涼撼金翠銀河倒瀉君王醉灩酒巢冠
聘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颭四蝨眞珠墜伍
貢結舌長獻欷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啼畫海
霞銷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負死河斗
中間瞻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里馬蹄掃空
壘瓦解冰消眞可恥凝艷妖芳安足恃可憐荒
苑雨冥濛麋鹿呦呦遶遺趾君懷逸氣還東吳
狂吟日日遊姑蘇與來下筆倒奇景瑤盤迸灑
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危峰霽後凌天孤海
湖秋打羅剎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凝思萬
慮無霓蟬髩鬟遊仙都琳琅瞎戞玉華殿天香

靜臯金芙蕖君聲日下聞來久清贈何人堪敵
手我逃名迹遁西林不得灞陵傾別酒莫使五
湖爲隱淪年年
三十昇仙人

五曰題贈

〔蘇舜欽答章傳〕廢官旅吳門迹與世
俗歸縱樹亭滄波間築室喬樹杪窮
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蓁藿日亦
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
字傳道清晨闖予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
欄漫風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
與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
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故委衰
草秋風還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
當自保〔王元之贈草庵禪師〕陽山山下草庵深
陽山林名餘杭寂寂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
禪爲政一般心〔梅製酬張無夢〕一夢浮生無夢
身先生眞是古之眞莊子曰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棻函
裁得瑤章祕還寄吳門吏隱人天藻初先生諸有詩寄前牧宗

(人學士石刻今存壁右相去三十年予領郡復承惠有以見先生之長年郎南昌之遠派手)

六曰寄贈
(樂天)重答劉和州(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闘百草不如誰應一作是欠西施)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採香徑臨館娃)

(張籍)寄白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皮日休)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鎮蘭橈鄉味腥多厭紫薑(江文通集云紫薑石劫也)水似碁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儼遮橋青梅帶重初迎雨白鳥群高欲避潮唯望舊知憐此意得為傖鬼也逍遙

(陸龜蒙)風淸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寂寥三茆涼波漁蕝動(遠祖社衛對晉賦帝以三茆多溫夏溪)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雲藏野寺分金剎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王禹偁)隱舊遊寄致仕了倩寺(丞)橋映家家柳逕通處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草沒潮泥上沙明蟹火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

(蘇子美)贈荊驒求(詩)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趨古淡先可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王禹偁)除夜寄羅評事同(年)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燈搖浪開聰雪滿天無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

(胡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間歲移星座溋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風月屬高本一作空傳宴寢凝香句(公吳中稱後題詠好言者郡膾往句傳誦郡倅)文酒無因得仰陪

(又寄子美學士)皐橋羈旅有棨鴻洛下嚶嚶信未通金谷經爲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次風月高情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

(蔣之奇賀兄之翰寵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

懇求茂苑得州麾却尋舊日池臺勝（蘇臺有池閣之勝之奇奧太尉日遊此）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車修敬日過家上冢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遠帥熙（之奇兩乞東南一麾以遂拜掃皆不允）○早同侍宦向長洲今擁旌麾訪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章蘇州後蔣蘇州〔蔣之翰〕聰向承平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猶疑筆硯隨（伯翁太尉凡有撰述翰與穎叔必預檢閱或口授書之）忠義一門均許國箕裘萬石亦遭時（太尉之後帥邊典郡者五人矣）朝廷虛日方圖任功業當看帝載熙（謂穎叔也）○從來踈拙懶身謀攬轡登車已倦遊幸有醉鄉為樂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丫頭小兒盪画槳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逶迤遶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鬢髮飛逸韻至今

傳在人人口報白君相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黯石榴裙（白君有妓近自紹歸錢塘）〔劉禹錫〕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盛因以酬戲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鬬百草不知應（一作惟）是欠西施

七曰畱別

〔白居易別蘇州〕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慙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悵望武丘路沈吟滸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崔璞蒙恩除替〕兩載求人瘼三春受代歸務繁多簿籍才短乏恩威共里乖天獎分憂值歲饑遽蒙交郡紱（到郡十二篇朝闕鄉未及二年）安敢整朝衣作牧慙為政思鄉念式微儻容還故里高臥掩柴扉〔賈島赴南巴畱別蘇臺知已〕人過梅

嶺上歲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只應持釣竿○（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睇闔閭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郢宰語姑遂亡吳宮毀無巢燕城空有樂烏茲邦號端委離已林多士自相趨照廡同燕石光車等魏珠言東海隅夜以賢紛紜知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惆悵希將之宣城吳門效白樂天體被詔守東海隅林（原）夜以賢紛紜知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渡楊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吳賢以旬應紛紜知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豪況復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應紛紜知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紋契闊豈徒樂吾身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知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爲賓樽酒未重持行樂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何因物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趣整霞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揖敬亭春五月而報政速哉彼齊人今我澤帆若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郵何德於吳民舉手謝吳民白笑行役愧謝宣城君置遙君恩乞與一句

不能詩煩如迎送勤來慰白太守去頻使君恩乞與一句

疊嶂樓有懷吳門朱伯原虎丘換得敬亭山與一句

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兩州好君恩乞與一句

身間漸無牒訴煩敲朴喜有林泉數往還猶想明雲隱君子思歸時見鬢毛斑

八曰贈別

（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

嘗洪州序（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網不紊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毀孟子之徒得騁其媒孽子於是竟謫爲南巴尉而吾直爲子已仕慍不見色於其胷臆未嘗蒂芥之會同譴有叫閽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辨其濫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議船吳門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知去南巴之不爲大來之機括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唯乎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別何同乎道者盍偕賦詩以貺吾子（歐陽詹送許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

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
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
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
官夏四月隨牒之官玉貌青春芬芳有儁望棠
陰而委質鬱蘭陔以辭親征車轔轔所往在目
異時九仍由茲一賛在邦由家不出於思信許
君常以為已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
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為士也行乎(權德與)送從
兄立赴崑山主簿序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
德麻麼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祿與秀
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其於獎
人為善之義深矣從兄承烏奕簪纓之後荷藏
褻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令調於
天官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
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有良二千石為東諸侯
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勤敏椎輪積水武在茲
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與序其所由俾群從借賦
劉禹錫)三載為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謝綵黠

且為一徘徊○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
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贈送周判
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泛扁
舟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
娃館秋凉却到無好與使君為老伴歸來休染
白髭鬚　(皮日休)和崔諫議歸以六韻賜示因
佇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露濃春後澤
霜薄霽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療飢隔花攀
去棹穿栁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
將千感淚興日拜黃扉(陸龜蒙)謹和諫議罷郡
敘懷六韻巳報東吳政初指左契歸天應酬苦
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朝端望載飢紫泥
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極微
待升鎔造日江海問漁扉(李白)送客歸吳江村
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
島花開灼灼汀栁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
釣磯(張衆甫)送李司直使(吳)使臣方擁傳王事
遠辭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

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恨春江無限沙（杜牧送
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山城樹葉
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
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
空山三十年鹿裘挂聰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
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爲君起懸弓三百斤囊
書數萬紙戰賊卽戰賊爲吏卽爲吏盡我所有
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當思
掄群材一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
大者矗十圍小者細一指楄櫪與棟梁施之皆
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爲者亦
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爲大豕常恨兩手
空不得一馬箠令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
刺史材當坐巇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
東吳饒風光翠巇多名寺疎煙臺臺秋獨酌乎
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憶姓名爲
說都憔悴（杜牧懷吳中馮秀才）長洲苑外草蕭
蕭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

雨過楓橋（許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
庭歸風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
山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崦巇谷初寒蓋藥
畦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
晝上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鄉南宅春深碧
草長共醉八門迴画舸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
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盡
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頎送顧朝陽還吳）寂寞
俱不偶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
舊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
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
何峰未人連雲寺先齋越浪鍾風香迴棧橋秋
色出庵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殷堯藩送
客還吳）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
船入稻花香海底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如蘇
小小君始到錢塘（李頻送劉山人歸洞庭）去意
無人命唯應道是從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鍾
秋盡戶蛩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

千里鬱朋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處起振錫不留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苧山清幾夕巖牕下忘眠聽瀑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庭五月水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蹡拜上官曾過楊州能慣否劉郎盞底勸須寬（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粳粳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薤飽食不爲贅六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躍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秋鷹掣（黃鑑送李殿省赴任常熟元即見都尉）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田方稼稔春生香逕雜葩紅綠艫銜尾凌波駛頰鯉駢頭薦俎豐王季情深重聯索南雲延眶極飛鴻（郭祥正姑蘇行送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使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韋猛則虎只今臥治聞黃公更得

株松（即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丘煙到時自見成行鴈別處休聽滿樹蟬賣劍爲賒吳市酒攜家猶借洞庭船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日送人歸覲）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山寺孤帆過海門蓬聲潑火雨柳色禁煙村定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送羅著作兩浙按獄）著帢驛騮使印星車適舊遊陶潛今日在瀛洲科條盡曉三千罪囹圄應空十二州蒨綬有香籠驛馬皇華無暇卸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題名向虎丘（蘇子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垂索寞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促迴棹羨他雙燕逆風飛（胡宿送楊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潯嘔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坊秩榮歸里閈心名參天下儒歌著邑中黙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餘疊秋帆臥半陰平時按方驥後夜望橫參陶菊何妨醉江亳且剩吟悠悠河上別

高才歸幕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
土昔年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往使
節臨朔方威霽秋霜愛春雨玉上壽蠅誰强指
鼻端有堅寧傷斧升沈偶爾非吾嗟不用東方
且爲鼠豈聞絶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
頃緣酒鮑肥鱸承詔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
祕校冷冷皖溪水悠悠天柱雲雲行水光動水
洗雲影分幽人坐臥吟孤絶迴出群資彼雲水
香釋此塵垢紛胡爲倏言剛扁舟連夜發往登
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
覽古竟論今治吳枝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
後世何必腰黃金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
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鄧侯歸旆已臨岐
西郊祖帳傾簪紱南國離聲動管絲千里去思
歌邵父三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正
是清陰蔽芾時程俱送葉善卷致仕歸吳衛尉
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紱向江東秋鱸正與蓴絲
美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
壑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
許渾吳門送客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
樓臺迴聲雜鍾江秋管吹清早潮低水檻殘月
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敬送裴二
知蘇州著書縱公尚白送客鬼揶揄積水望江
海秋風吹軸轤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
明南國驃聲接舊吳曉霜繁橘柚過雨熟菰蒲
安得如吾子從君飛隻鳧蔡肇送錢齊明倅蘇
州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舊兒童郎君扇
枕家山晚侍史焚香省戶空十里浮梁晴臥蜨
一江春水淨磨銅三年官滿東吳去爲具扁舟
破淚風○洞庭飛雨打湘絃燕寢凝香思窈然
四者難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蹊徑
迎籃輿春鳥喧洲起畫船聞道
山公方啓事重看一鶏在秋天

吳郡志卷四十九　終

鳳麓後學毛晉訂正
董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五十

吳郡　范成大　撰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胛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

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鋧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

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亘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亘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勑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

祖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亘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隄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隄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隄瀆恩遂遠遁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

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悗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悗悗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悗要擊戰于高

茬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没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

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衆軍至路丘卽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已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闓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徵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亘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廙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廙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廙卽畢經合衆誅殺

異已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與義興
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群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
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
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
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
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
門義劫寺中沙門笞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
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黠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
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
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
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

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署汙垣塘而去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鉞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將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既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既平孫儒命從弟鉞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鏢鏢

帥江海遊奕都虞侯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從良從月間丘眞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鎲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號孫百萬專製守禦之具淮人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牛絙運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琰乃盡取公私絙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

屋石之墜者悉着網中賊計遂沮（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脩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

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巋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巋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巋立柵於晉陵城東固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廻兵擊巋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巋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巋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從士從ム感將渡江而從士從ム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帝令江都郡丞

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犇吳杜伏威遣輔公祏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

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自潤州犒宣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恒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爲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

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武丘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白居易憶舊遊）憶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閶門曉嚴旗鼓出皐橋夕閙船舫迴脩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夜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周殷態蘇州歌妓名一又夢蘇州水閶寄馮侍御）楊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閶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曰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灾異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缺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

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曆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它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綻爲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群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
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
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詣郁居拜之堂下
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少年
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
賜也郁没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
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
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
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
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郁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
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
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爲南北章今其
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

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卽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强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送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

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溫能以錢米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動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折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即其家作雙節堂又画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動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動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令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令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

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鮮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余舞象之年應童子試入郡受業于伯暐
高師師為府學博士負笈余登大成殿禮
夫子像次謁韋刺史祠見西廡方策半架
塵封蠹蝕抽而視之迺吳郡志不知何人
所作何代所鐫也裒從太史公錢師榮木
樓獲宋刻范文穆公吳郡志珍為髹珠亦
不知其板何在也適禹脩方公為雲間刻
史葺理郡志馳書招余與眉公先生共事
曰携此帙入頑仙廬眉公開卷見門類總

又是志汲古閣刊本有郡人毛晉跋余舞象
以畜神貺至新安汪瑞齡跋

吳郡志卷五十終

崑陵後學毛晉謹跋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目擊節嘆賞得未曾有題數語于後時有
史辰伯在座眉公指謂余曰貴郡文獻都
在此老腹笥中史曰掀髯縱談撫卷曰此
志為趙宋紹定刻板藏學宮韋刻史祠中
余恍然昔年所見深媿童蒙覿面失之亟
理棹入吳門再拜韋祠但見朽木五片疊
香爐下摸板尋行與藏本無二叩訪其餘
已入庖丁爨煙矣嗚呼惜哉異代異寶不
遇賞音竟付煨燼尚留蠹餘木屑豈神授

余耶亟錄諸梓以畣神貺惜文穆公全集
杳不可得活字詩稿夾豕不堪着眼僅存
田園雜興石版在石湖草堂當與白太傅
詩石記為一郡雙壁郡人毛晉識

余家新安之西麓邨幼從先人游學於吳今在吳十有五年矣余聞先人之訓曰君子居其邦必不敢苟且以混俗況吳大郡也山水清嘉衣冠所聚繪圖續記代不乏人然世遠迹湮不可得見者僅存其目於藝文誌中收殘綴軼曷可緩哉乙亥季冬雲山毛子修遠寓書吳門載所刻范文穆公吳郡志板屬余校修行世余觀其剞劂盡完好數十年東之高閣者略不為蟲齧鼠

傷其愛護之如拱璧也亦可知已甚為嘉美不置云及讀南塘趙先生序反覆証明乃益曉然於古人之紀載如此其整嚴也彼求附入者則拒而不許一時譁然姑俟之越四十年而論始定何其難也今學者易言作志然而散散將順罔識剪裁不幾以千載之褒貶為一人之愛憎耶良可歎也夫作志而不得其人不如勿作作亦勿傳若文穆公所編之志非但譁然者欲阻其傳而不可得且以譁然有阻其傳者而傳乃益可久已新安後學汪瑞齡謹識